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子樟 先生

《追蹤師三部曲》中的成長



研究生：何易儒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何 易 儒 君

所提之論文 《追蹤師三部曲》中的成長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郭建華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許建忠

張子榕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97 年 8 月 4 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1. 本表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所)
組 97 學年度第 一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追蹤師三部曲》中的成長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權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位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國家圖書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
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
載或列印。

同意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
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
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
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
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張子樟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何易儒 (親筆正楷)

學 號：1594017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18 日

1.本授權書(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
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2008/05/29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_____組 97 學年度第_____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追蹤師三部曲》中的成長

指導教授：張子樟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何易儒

簽名： 何易儒 中華民國 97 年 08 月 21 日

94（就是）愛兒文

一篇論文的完成，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亦是另一種生活的開始。站在人生旅程的逗點上，將我特別的謝意，對特別的人說出：

文學世界是豐美的，最要感謝引領我進入兒文所、指導我寫作的張大俠。還記得那時您靠著椅背問我：「何小姐！要不要來唸兒文所阿？」。即至面臨論文這個大作業，困惑時、因知識的獲得而喜悅時，甚至肆無忌憚的嬉笑時，總在轉眼間看見您抱以理解、會心的微笑，老師不厭其煩的鼓勵，一直是我勇敢往前走的強心劑。大俠總是這樣關照著每個小徒弟，真是萬分感謝！您曾說過：「因為不知道未來會如何，所以要努力。」我想，我的努力就此開啟並且持續，望來日除了請益，更有分享。

兒文所是個有趣的大家庭，感謝各位「奇妙」的老師們讓我的學習充滿色彩。阿寶師告訴我人在學海的渺小；杜老師給予生活哲思的趣味；楊老師說，看不見依然存在；游老師的才氣如微風徐徐但撼人心弦；郭老師總是睿智的排出解題方程式；吳老師開懷縝密的言談；許老師的陸軍地毯式橫掃，讓我無所遁形；美麗典雅的彥芬學姐，即使疲憊仍微笑以對；淑女學姐人如其名。感謝為所上忙碌著的每一個人，讓在兒文所的夏天，總是讓人期待。

覺得自己很幸運，在充滿愛、零食與歡樂的 94 兒文暑，大家總是彼此關心與照顧，讓我過足了當小妹妹的癮。同窗四年，夏日在台東的海風、山景、瘋狂玩樂、放聲狂笑、與你們在一起所有的身影，是我最為珍視也努力收藏的美好。永遠的畫面在心裡定格，希望大家仍能延續在藍天白雲下的回憶。感謝同組的後山小俠女，愛聽怡潔那沉穩冷靜的鼓勵，難忘和子芳一起作夢、在電腦前誓師吶喊，佳蓓的溫柔與博學。繼續練協奏曲，偶爾來個狂想，最重要的屬音，我們要常常找到喔！於我最親愛的家人，大恩不言謝，回家再說啦！

離別時沈靜的內心，是為了將一切歸零，仔細恭聽。還要再見，不說再見，我靜靜體會著，你們讓我感受到的，生命的興味所在，生活的不可思議。

《追蹤師三部曲》中的成長

中文摘要

少年小說是青少年通往成人世界的橋樑，今日此文類的改寫蔚為風潮，在現代文明卻疏離的生活中，成人與孩子同樣都從中獲得閱讀的樂趣與成長的引導。小說中的啟蒙與成長，多以歷險為外殼，包裝生命的核心課題，二十世紀末出現了許多以真實經歷為背景的成長小說，主角皆在自然中習得面對人生應有的態度。自然成長小說蘊含廣泛，可敘寫求生的刺激冒險，在轉述個人內心的獨自思索上，也能細膩微妙的捕捉。

弗萊將四季對比人生，人類將自然中的秩序反映在生活。坎伯將自然界的象徵意義加以解讀，對應人的內在轉變，「英雄之旅」成為歷險的最佳詮釋。卡蘿·皮爾森歸納歷險的啟程、探索、回歸中各種心理變化並加以分析，以內在原型的進化說明成長中少年內心呈現的層次與感受。本研究以坎伯的英雄之旅為基調，探討外在空間轉換與內在心靈掙扎的呼應，說明成長者經大自然啟發，重生新觀感的過程。輔以內在原型探尋少年在成長路上面對的陰影，說明其如何逃避、與困惑相迎進而透過原型整合使自我加以提升。後用弗萊的四季敘事看少年與社群的爭執與融合。

人類為了發展文明悖離自然，在心靈上卻不停向自然回歸。追蹤師的成長顯示，他不但踏上個人追尋之路，印證內在原型轉換，且突破當代英雄主義的認知，豎立獨特的「獵人」形象，對環境與人加以反思，並從孤獨中尋回面對疏離的勇氣與方向。透析此追尋，期能為心靈空乏的現代人鋪陳依循足跡，並注入源自大自然的心靈點滴。

關鍵詞：人與自然、成長小說、孤獨、追尋、內在英雄原型

The Growth of The Tracker Trilogy

Abstract

Young adult novels for the early youth are the bridges for teenagers leading to their adulthood. Meanwhile, adaptations of such genre nowadays have gained popularity. In the modern civilized but alienated life,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obtain the pleasure of reading and the guidance of growth through the works. The initiative effects in the novels are usually wrapped with adventures to decorate core issues about life.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many bildungsroman novels with factual experiences as their backgrounds, where the protagonists all acquired the necessary attitudes towards their lives during the natural processes, came to existence. The bildungsroman novels extensively range from vividly narrating the challenging adventures for life to explicitly capturing personal internal mono-meditations.

Northrope Frye compared four seasons to the life, where human beings reflected the orders in the nature of their lives. Joseph Campbell decoded the symbolic meanings in the nature and well defined the internal transformations of mankind as “Hero’s Journey.” Carol S. Pearson induced and analyzed various psychological changes during the adventure, including the set-off, the quest and the return, and then utilized the evolution of the heroes-with-in archetype to explain the mental gradations and feelings of the early youth. This research, based on Campbell’s “Hero’s Journe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ternal spacial transfer and the internal spiritual struggle, and to illustrate the process how the protagonists reform their new thinking through the natural illumination. Then the heroes-with-in archetype is adopted to explore the shadows that the early youth confront in their growing path, and to demonstrate how they flee, get bewildered and hence improve themselves by means of the archetype integration. Later, Frye’s four-seasoned narration is employed to interpret the disruption and fusion between the adolescence and the social groups.

Mankind revolts against the nature to develop the civilization, while their spirits continuously approach to nature. The growth of **The Tracker** reveals that he not only stepped into his way of personal quest, responding to the heroes-with-in archetype transformation, but built his unique image, breaking contemporary cognition of heroism, as “a tender hunter” as well. He also refl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beings, and searched back for the courage and direction of facing alienation from lonely company. With the analysis of this quest, traces are expected for the hollow-minded modern people to follow, whereas the mental nutrition from the nature is instilled.

Key words: mankind and nature, bildungsroman novels, loneliness, quest, the heroes-with-in archetype

目 錄

第壹章 尋找心靈地圖	1
第一節 年輕世代	1
第二節 永恆的追求	5
第三節 探問與追索	13
第四節 看見松林少年	19
第貳章 行旅的開端	23
第一節 疏離	25
第二節 天真者與孤兒	41
第三節 啟程	47
第四節 跨越第一道門檻	52
第參章 準備與探索	62
第一節 英雄之旅的準備期	63
第二節 終極的試煉	75
第三節 從抗拒到接受	96
第四節 走入神聖空間	105
第肆章 旅程的回歸期	109
第一節 大智若愚	110
第二節 歧異與統一	117
第三節 森林守護員	123
第四節 回歸的進程	132
第伍章 旅程的意義	145
第一節 成就自我傳奇	146
第二節 參與社會喜劇	154
第三節 回歸自然懷抱	158
參考書目	163

第壹章 尋找心靈地圖

第一節 年輕世代

一、消逝與茫然

在現代社會中，青少年族群是被重視的一群，也是被批判的一群。他們的流行用語顯示著代溝，他們的思考方式標示著世代間的差異。「草莓族」、「彼得潘」、「飛特族」……各種封號紛紛出籠，年輕，不知不覺已成為一種次文化的代表。就心理發展的層面來看，人類的青春期可延長至 25 歲，現代青少年的年齡界定，從 15 至 18 歲延伸到未滿 30 歲的世代。他們脫序的行為隱含著不被理解的悲哀，但長者給予的，多是指責而非嘗試去親近與瞭解。

縱觀 20 世紀 60、70 年代出生的青少年，在電子媒體的包圍之中，習於影像的直接灌輸，缺少了是非價值的判斷與思考能力。資訊傳播的速度造成學習知識倍數成長，加速童年的消逝。說著成熟話語的小大人彰顯其內涵的膚淺化，青少年帶著一個空虛、缺少處世哲學的自我，真正貼近生活的體驗變得距離遙遠，在光鮮華麗的外表下，面對人生的迷惘、失落，與自己相處等問題都不停的讓他們對人生產生質疑。

成長時期的匱乏，也許源自於同樣對生活感到無奈的成人，回映到社會整體文化的空洞。從另一個角度看來，現代人的生活存在著許多違反自然的奇特景象，人們不斷遠離自然，又用大把的金錢與精力企圖靠近自然，在自然中生活的型態被誇大成豪華享受，追求進步生活的同時，現代人同時擁有充裕的物質和空乏的心靈。為數眾多的人企圖模仿自然生活的秩序當中找到自我失落的靈魂，諸如有機飲食、樂活¹與慢食主義等形成風潮。在自然家園破敗之際，人的內心仍

¹ 樂活又稱樂活生活、洛哈思主義，是一個西方傳來的新興生活型態族群，由音譯 LOHAS 而來。LOHAS 是英語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的縮寫，意為以健康及自給自足的型態過生活。此名詞最早出現在 1998 年的書籍《文化創造：5000 萬人如何改變世界》（*The Cultural Creatives: How 50 Million People are Changing the World*），作者是美國社會學家雷·保羅（Paul Ray），書中對 LOHAS 族的定義為「一群人在做消費決策時，會考慮到自己與家人的健康和環境責任。」（網站資料：<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507111204330>）（2007/12/5）

希望透過保有自然建立起安全感和歸屬感。這是十分荒謬的景象，人類原本就能夠與自然休戚與共，卻在文明進步的同時漸漸遠離它，大肆破壞之後又製造出各式各樣假性的自然，企圖讓自己與自然仍是緊密相連的。我們過著與自然、與人都疏離的生活，無視於外在生活環境的頹敗，也不企圖去保護改善，只想用重金買到處於自然之中的安全感，總總的不協調，是現代生活的翦影，也是促成心靈空洞的原因。

華麗的表象之下，原有的價值觀已被隱藏扭曲，孩子長期接收短暫記憶刺激，閱讀斷章取義的片段，整體社會散發出強烈的物質欲望。人的自我價值不斷被物化，舉凡蘿莉塔旋風、對外表年輕的渴望、甚至以兒童為時裝代言，實際上都是產業的銷售手法。現代人汲汲營營，建構的卻是一個空幻的未來，遠離自然的人類文明已被無節制的扭曲，人類在發展的同時，已造成生存環境與心靈的無可補救。

青少年背負成人的期待，卻沒有自己獨立的世界觀，對自我或他人的生命，亦無憐憫同情之心，成人也期望在下一代補足自己成長的失落，卻總有力不從心的時候。現代人失去了跨越成長的儀式，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從上到下對於人造英雄的瘋狂追逐。步調快速的生活、科技無遠弗屆、越來越深的疏離感成為現代生活的寫照。困惑的現代人，會有怎樣的生命觀照相互傳承？青少年繼承提早消逝的童年，面對未來感到茫然，而成人在喟嘆之餘，面對自己的心靈呼喊應做出怎樣的改變？又會給青少年怎樣的影響？

二、成長的需求

在批評的同時，有知覺的成人會想以自身對生命的觀察為青少年與兒童提供有用的建議。誠如 1976 年「國際安徒生獎」的得獎人丹麥女作家瑟希·包德克（Cecil Bodker）在頒獎典禮上所說：「青少年時期是生命長河中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是人生觀、價值觀逐漸成形的重要時刻。青少年思想單純接受力強。如何

去引導，怎樣去關懷，是社會不容推卸的責任。兒童文學創作正是達到此一目標的最佳途徑。」²

好的文學作品能在青少年成長的期間給予良好的啟發，反觀之，也能填補成人心靈的空虛。現實生活裡失落往往會反映在文類的偏好上。近幾年來，少年小說改編成各式文本（電影、繪本、套書等）蔚為風潮，諸多以兒童或青少年為對象所寫的成長小說屢屢登上暢銷榜首，《小王子》³ (*Le Petit Prince*) 持續不墜，《牧羊少年奇幻之旅》⁴ (*The Alchemist*) 再版翻新，《手斧男孩》⁵ (*Hatchet*)，在精彩的冒險求生背後，蘊含少年對現實生活的思索以及對生命的熱情。出版品當中，旅遊書大行其道，出走的風氣呼應現代人找尋自己的渴望。奇幻文學漸成經典，滿足青少年幻想與冒險的渴望，也是成人們逃避現實最美麗的奇想。許多充滿都會冷調風格的小說，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偶有觸碰到心靈的角落，就引起一陣瘋狂的汲取與啃食。探討內心旅程的書籍紛紛暢銷，或許反映人們內心的匱乏與尋求滋養心靈的渴望。現代人在忙碌之餘開始警覺到，空乏的內在體驗與外在經歷，已漸漸對自己生命的質量造成影響。反映在青少年身上的，是最直接的成長問題，他們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他們所面臨的生存環境與競爭已不似以往單純，成人在教導同時需要調整的，還必須包括其背後的社會文化給予的固著觀念。

現代人在生活中建造各種中間景觀作為人與自然的替代聯繫⁶，然而不只是

² 轉引自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臺北市：天衛文化，2000），頁26。

³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 (Antoine de Saint-Exupery)，馬森譯，《小王子》 (*Le Petit Prince*) (臺北市：聯合文學，2000)。

⁴ 保羅·科爾賀 (Paulo Coelho)，《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The Alchemist*) (臺北市：時報文化，1997)。

⁵ 蓋瑞·伯森 (Gary Paulsen)，《手斧男孩—首部曲》 (*Hatchet*) (臺北縣新店市：野人文化，2005)。

⁶ 引用段義孚，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 (*Escapism*) (臺北縣新店市：立緒，2006)。「中間景觀」，它們處於人造大都市與大自然這兩個端點之間，人們將中間景觀稱做人類棲息地的典範。……這種景觀使得人類不必進行遠距離的遷徙，就可以逃避自然界的原始與蠻荒。(頁31)……中間景觀，譬如農田、郊區、花園城市、花園、模範城鎮，以及強調美好生活的主題公園。……中間景觀都被證明是很不穩定，都有可能轉化為自然，或者更糟糕的是，不管它多努力想保持自己原有的狀態，它都將一步步地轉化為城市中的人造物 (頁32)。

這些人造的綠地、院圍，在精神上，下一代同樣也迫切需要能夠引導他們走向自己的成長媒介。文本裡的替代成長經驗仿若創作者在紙頁間塑造的中間景觀，如自然生態作家劉克襄所言：「面對成長經驗缺乏的青少年讀者，他們缺少媒介去體驗自然、觀看自己的生命，自然小說與成長小說有其存在的必要，甚至是一個讓他們與人生接軌的重要橋樑。」⁷少年小說所探詢的問題，除了為孩子的生活帶來啓示，也直指成人生活經驗中的空白與盲點。孩子在閱讀時看到一場精彩的歷險旅程，最終打敗邪惡勢力的英雄代表著克服困難成長的自我，閱讀能讓他們學習分辨光明與黑暗，澄清自我的渾沌價值。成人閱讀這類作品，也能夠看到更多更深刻的微言大義，書中蘊涵的提點，讓人深刻反思自身所處的地位與實際生活所遭遇的問題。隨著書寫的技巧與深度逐漸增加，成長小說不僅是兒童與青少年的啓蒙輔助，它同時也是現代人迷惘時的導航，成人與兒童在閱讀時，共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追尋，在每一個已完成的英雄旅程當中，讀者可以找到支撐自己立足的觀點與處世的箴言。

「自我追尋與成長」已成眾人的神話，是個亟待完成的夢，當代的生活日漸貧乏，促使成人與青少年都迫切的需要心靈成長的啓發。我們帶孩子走入自然，讓他們與生命原始的呼吸親近，也藉由閱讀帶他們體驗多樣化的成長經驗。當網路映射給予的只是浮光掠影，文學作品讓孩子的視野與腳步結實的踏在自己成長的路上。成人與孩子共同揀選有益的精神食糧，方能為生活上的迷茫理出另一個看待的角度與歸向。基於想為心靈注入更多活水的成長需求，少年小說實為一個能夠討論、發現的研究領域。

⁷ 轉述自 2007 年 10 月 20 日鐵道文學研習與作家之對談。

第二節 永恆的追求

少年小說持續發酵，啓蒙與成長是永恆的主題。⁸青少年讀物中的啓蒙主題多以奇幻的外殼包裝，成長過程中無法具體言說的衝擊、轉折、蛻變等，能夠藉著魔法力量摹寫種種超乎經驗世界的心理變化，在直接且震撼的刺激中，歷程直指成長各個重要階段。然所有的幻想其實都描繪一種真實，一種根基於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或困境，以真實經歷為背景的成長小說，若能深刻的點出成長的困頓，再鋪陳以細膩的情節，則更屬難得。故研究文本嘗試從少年小說裡，尋找以真實經驗為主的成長小說。

一、在自然中真實成長

在真實的生活裡，青少年不可能屠龍，但探看別人真實的成長軌跡，卻能指出更明確的成長方向。成長的困難若跟基於現實，則主角在解決問題時的各種反應將可做為青少年成長的參考。

2007年，野人文化翻譯出版美國著名追蹤者湯姆·布朗二世(Tom Brown Jr.)於1980年代所著之《追蹤師》(*The Tracker*)系列三部曲，書系以寫實的自然生活為背景，用細膩的散文筆觸道出作者從童年的跟隨學習到成年決定出走，終至找到自我定位、價值與人生方向的特殊歷程。書系在介紹中，特別強調主角經歷的真實性，並將作者在松林裡的冒險讚譽為當代傳奇。出生於1950年代的湯姆·布朗二世，於8歲時遇到祖父潛近狼(Stalking Wolf)，在巧妙的機緣下展開他至今將近半世紀的學習生涯，以獨特的白人身份繼承印第安阿帕契族傳統，少年除了面對自己成長的困惑，還以他仔細觀察的雙眼看待人類與自然的互動。在他細膩的筆下，受訓的經驗彷彿不可能的任務，在完成學習的同時，他不斷創造自己生命裡的神話，這些讓當代不可置信的事蹟，也讓他在美國享有「追蹤師」的美譽。

⁸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臺北市：天衛，2000)，頁15。

湯姆在青少年時期面臨的，正好是美國 60、70 年代的混亂景象，60 年代二次戰後嬰兒潮開始融入社會，富有理想、激情的青少年面對越戰的發動、美國內部的黑人種族問題、70 年代石油危機等眾多動盪，一則選擇以激烈的學運抗爭，更多的青少年則躲入郊區過著反戰的嬉皮生活。反主流的價值追求或以這種消極的形式存在，但在人們心裡，對心靈追尋的渴望是十分極端的，眾多青少年遠離塵囂，企圖在原始的環境裡獲得內心平靜，所謂心靈成長的書籍，在當時的書寫頗多。湯姆在邁向成年時剛好走入這樣的社會當中，歷經人我衝突，釐清自己的道路並且堅持，過程可謂相當艱辛。他以親身經驗做紀錄，在自然中成長的印記於今日看來，仍能做為心靈追求的一種途徑。

今日全球的青少年成長，或許面對的震撼沒有如此之大，但他們所處的世界，卻比以往來得更加複雜，舉世的青少年皆然，對於自己人生的方向，都有相同的、想要更加了解的渴望。野人文化的出版距離原文版本成書已三十年，不同的時空裡，人類對於成長與如何充實內在心靈，都有同樣的需要與求知慾。松林少年在追尋的同時，對自己、對他人、對地球都有貼近的關照，也許這樣的成長軌跡，正是忙碌卻無奈的現代人可以參酌的。

(一)、真實成長經驗的代表

真實的元素，能為成長增添深切的痕跡，對讀者而言，能夠加以信之的故事，會在記憶裡長久留存。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⁹為例，去除壯麗的冒險情節，平淡典雅的敘述卻能在千千萬萬的讀者心中深植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種子，萌發成長處世的積極意念，獲得心靈的平靜與富足。朝聖之路真實存在於北非與摩納哥之間，讓小說有種更加貼近現實世界的色彩。真實的成長經歷會比冒險的外衣包裹的教化來得更貼近生命，帶來的震撼也許不在當下，但卻能恬淡悠遠的久存於

⁹ 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牧羊少年奇幻之旅》(The Alchemist)(臺北市：時報文化，1997)。

人心。

自然是人所接觸到最生動的現實世界，於《追蹤師》出版前一年，以自然為背景的成長小說，以佛瑞斯特所著之《少年小樹之歌》(*The Education of Little Tree*)¹⁰最為人所知。書中小樹兒跟隨印第安查拉幾族的祖父母一同生活在自然中，在他兒時的歲月，除領略自然給予的學習，亦從旁冷眼觀看白人對印第安民族的壓迫。透過佛瑞斯特·卡特(Forrest Carter)的回溯，自然的沈靜、人性的良善，一一在文中展現。文末小樹兒面臨成長的死別，帶點悲傷卻真實的軌跡，深深的烙印在讀者的成長記憶裡。

相較於小樹兒，人類學家卡羅斯·卡斯塔尼達(Carlos Castaneda)亦於60、70年代在自然中的學習為，他遇見印第安老巫士，並將師事老印第安巫士唐望十年間的感悟加以記錄，成為《巫士唐望的世界》(*Journey to Ixtlan: the Lessons of Don Juan*)¹¹一書。同樣以祖孫般的兩人在自然中遊歷的模式，這位喜怒無常的唐望時而對「小卡羅斯」重重一擊，時而與他狂放的大笑。無法用常理解釋的行徑，為人文學者帶來的震撼，遠大於他生命歷程中所有的學習。此書出版後獲得廣大迴響，卡斯塔尼達繼續補綴與唐望相關的書籍達九冊之多。評論者將此書系譽為「成人版的《少年小樹之歌》」，在近似逐字稿的仔細紀錄下，唐望帶領讀者挑戰啟蒙，探求神話的心靈。書中提到印第安特有的「看見」、「暫停世界」、「覺察死亡」等觀點，為迷惘的現代人展現了文明之前最原始的神話思維，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再度探索，人與大地、與動植物、與自己之間的關係。

¹⁰ 佛瑞斯特·卡特(Forrest Carter)，姚宏昌譯，《少年小樹之歌》(*The Education of Little Tree*) (臺北市：小知堂，2000)。

¹¹ 卡羅斯·卡斯塔尼(Carlos Castaneda)達，魯宓譯，《巫士唐望的世界》(*Journey to Ixtlan: the Lessons of Don Juan*) (臺北市：張老師，1997)。

(二)、自然成長書系類比

《追蹤師》、《巫士唐望的世界》與《少年小樹之歌》成書在十分相近的年代，後兩者分別以成人和兒童為書中成長的主角，此類在自然中回歸心靈的成長小說，尚無以青少年為主角或閱讀對象的作品出現。同樣是以自然為場景，與印第安人接觸為啓蒙，將《追蹤師》與《少年小樹之歌》類比，它涵蓋的成長軌跡比《少年小樹之歌》寬廣，文字筆觸亦較《巫士唐望的世界》更加優美細膩。松林少年的追尋跨越兒時到成年的記憶，甚至延伸到創立「追蹤師學校」¹²三十週年的現在。文本少了諷喻、尖銳的批判，多了野外求生的歷險經驗與少年內心深層的省思，出版至今，追蹤師年歲已近六十，但他仍繼續傳遞這股哲學思維，持續對當代生活產生影響力。

不同於其他成長小說著墨於人我的衝突，湯姆·布朗二世的書寫扭轉了主人公自我為中心的既定模式。在真實的經驗中，讀者能夠看見自己也像松林少年一樣，潛入自己內心的荒原，體會內在與外在原始存在的連結。閱讀松林少年的追尋，似是開啓了成長小說與自我啓蒙的另一種格局。外在環境時刻影響著人的內心，追蹤師孤獨的處境引發眾多深層的哲思，以他融合多元文化的成長背景，外加旅途中一路的歷險與思索，關於松林少年如何處理困惑，在自然中學習，讓人產生想要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與眾多自然成長小說類比，湯姆·布朗二世的追蹤學習彷彿現代的傳奇，以印第安特殊文化加乘，更添一抹神秘的色彩。筆者進一步想要瞭解，如此真實的旅程留下了怎樣的成長軌跡，少年主角在其中如何檢視現代人與自然、與他人、與自己的關係。嘗試深入細究，在為孩子尋找啓蒙文本的同時，也填補了自己空乏無著的心靈。故待到 2007 年底，書系出版完成，即選定《追蹤師三部曲》為

¹² 追蹤師學校位於紐澤西州，由湯姆·布朗於 1978 年創立，以傳遞追蹤技巧與祖父的哲學思維為主，至今學校由湯姆的兒子主導教學，仍在運行不輟。詳情參閱湯姆·布朗的「追蹤師學校」：<http://www.trackerschool.com/>（2007/11/10）

探討的文本，並針對書中陳述之自然、成長等相關議題做研究文獻的查閱。

二、自然成長議題的相關研究

翻開少年小說，成長旅程舉目皆是，從十八世紀的冒險小說開始，每一個少年背後都有重大的人生問題待去尋求解答。跨越幻境回到現實世界，不變的是成長與啓蒙的主題，置換的是角色的性別、年紀、內心衝突與外在環境，長旅終須走回第一世界，人類最終還是逐漸向自然回歸。

(一)、牧羊少年的天地之心

蔣宛玲在《保羅·科爾賀《煉金術士》之研究》中提到：「人類使用象徵物是來自於其生活處境，主因是人雖為大自然的一部份，卻又企圖超越大自然。雖然處於與世界疏離，但卻努力在其存在中尋得內在的聯繫。」¹³生而為人都希望與自然有某部分聯繫，這讓我們雖獨立於生物界但不至於感到十分的無助。在早期的文學作品中，文學作品總是以人定勝天鼓勵人們去發展出更多的科學與文明。不論離得多遠，在文學作品中，總是有人類祈求回歸的韻律與變調，人類心靈憑著意識提供了一面鏡子，自然界才照見自己……正如榮格所稱，這是人類「自然神性傾向」(natural religious function)的體現。¹⁴在自然界中尋找自己，是英雄之旅最常出現的佈局。

論文研究《煉金術士》(即《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書以魔幻寫實為寫作基調，運用多種富含隱喻與真實存在的空間轉換，中間融入奇幻元素與多種宗教象徵的設計。聖狄雅各的尋寶之旅以英雄模式展開，在旅途中遇見多位智慧老人，與少年互動最為頻繁的一人以煉金術士的形象出現，術士原型有如魔術師，解讀

¹³ 蔣宛玲，《保羅·科爾賀《煉金術士》之研究》(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104-5。

¹⁴ 蔣宛玲，《保羅·科爾賀《煉金術士》之研究》(東大兒文所，2006)，頁121。

事物時流露出獨特的寧靜氣質，恰如潛近狼間接的教導湯姆，誘發成長者對知識的強烈渴望，善誘以天地之道，也從旁加以保護少年主角，他是少年獲得成長很大的關鍵。

奇幻之旅最終以現實世界的成年禮為目的，少年心境呈現以孤兒、戰士、破壞者等多種樣貌，內心面貌的遞嬗讓讀者在其中看見啓蒙的痕跡。從無知到變形、轉化後回歸，男孩努力追尋自我，符合聖盃神話原型對生命不停的追尋。大自然是追尋最佳的實踐場域，牧羊少年在最終融入自然並獲得致勝的力量，如葉舒憲所言：「見證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循環，通過畫入大自然周而復始的神秘的循環節奏，特別是季節循環，而獲得一種個人體悟的永生神話。」¹⁵呼應永生型神話的第二類型，這稱之為「天地之心」的特殊狀態，為魔幻氛圍的牧羊少年更添神祕。透過解讀文中各種宗教的象徵符碼詮釋外在環境。旅途的空間轉換是奇妙旅程的慣有設計，這些配置是心靈陰影的外顯。

成長並不全歸因於外在世界的造設，人對人、人對物、人對境的感知與內化也是促進成長的要素，若從各種面向的互動探討內心觀感的構築，也許能更具體說明主角是如何在往復中獲得啓蒙與成長。除了環境的探究，個人內在的交互作用，如何超越這些偏執與迷失，跳脫至更圓融的觀點。地景的思維哲學、人物於外在出走與內在歸返間的對位.....，不單是注視外在跨越的啓蒙儀式，關於聖狄雅各獨自一人蹣跚而行時，內心如何對話？心境成長與之後歸返的問題，或許有更豐富的層次可再探討。

(二)、細看人與自然

少年小說中的自然觀普遍認為，大自然的秩序是人類所倚仗的安全感，人們會將自然現象比對人生，道法自然、靜觀自得，我們在大自然中重新找到自己。

¹⁵ 葉舒憲，《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頁 138-9。他指出：永生型原型神話基本敘述形式有二。一是從時間中逃脫，如返回樂園一般完美的狀態，人類在不幸墮入腐敗與必死的命運之前所享有的永生之福。二是神祕地加入到循環時間中，無窮盡的死與復活主題，即是人通過畫入大自然周而復始的神秘的循環節奏，而獲得一種永生的感知。

自然具有既定的倫理法則，人類慣以自我中心的生活著，會忘記自己是與自然萬物是站在等高的水平線上，人應和諧對待、順應屬於自然的一切。自然似是有情，可療癒人心，卻也無情，它的運行無動於衷促使人類去積極思索。¹⁶自然做為英雄旅程的背景，以它的不變襯托人的轉化。賴木蘭在《少年小說中人與自然關係的探討》的研究中，細究人類觀看大自然視角的轉變：從以人類自我為中心，到去掉這層偏執，最後觀察萬物，發展出一地的生物倫理，一砂一世界，衍伸出豐富的深層生態觀。近代的生態學研究更把向來被視為非強勢的女性觀點與生態批評作結合，透過他們「弱勢」的視野，反而關照到更多人與自然間原有的聯繫。自然不再是呆板的背景，它也像是一個富有意識的有機體，與人類在意識與潛意識間互相交流。

少年小說呈現人向自然回歸的傾向，研究試析的文本，針對這類視角的緩降，提出形塑主角的比較。在較原初的成長敘述裡，人與自然的互動多半停留在「逆境求生」，就如湯姆·布朗最初也以野外求生手冊發跡，人與自然的對立通常是角色成長的來源，也是冒險最重要的組成因子。人皆尋求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生存方式，期盼能找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故多數自然成長小說焦距仍停留在以角色為中心，和自然奮戰的書寫。

關於人在自然中的書寫，多數少年小說仍著墨於外緣，少有深度的自我探尋。在論文比較的成長小說中，能夠同時兼論人與自然，在兩者互動中探討成長議題的作品，必定以其真切的自然經歷而有更高的閱讀價值。論文指出，《狼王的女兒》¹⁷ (*Julie of the Wolves*) 在凍寒的北極探索自我之於自然、社群、個人的存在，歷經文明與自然的衝突，是難得的剖析與反省，但一切卻在主角融入白人社會後嘎然而止，有些可惜。

從賴木蘭的整理，可在文本間看到人類放下身段的角色中心轉換，更能看到

¹⁶ 賴木蘭，《少年小說中人與自然關係的探討》（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48。

¹⁷ 珍·克瑞赫德·喬琪（Jean Craighead George），薑慶堯譯，《狼王的女兒》（*Julie of the Wolves*）（臺北市：英文漢聲，1993）。

自我價值的深植，以平等視野看待萬物的人類，總是比常人多分細微的體察，如梭羅在華爾騰湖畔的隱士哲思，勞倫茲在愛護動物中獲得更大的啟發，人類對於自然視角的緩降，實則換來自我心靈的提昇。在自然中學習，致使成長的少年角色謙卑而不至於卑微。有價值的少年小說，仍需要更深刻、更貼近自然的成長紀錄，外在書寫的討論已明顯建立，但如何對成長者的內在思考更加細究，看見文本裡涉及各種面向，討論自然成長小說裡人的各種交流與學習，更深入的切入角度與思考脈絡有待於進一步的釐清。



第三節 探問與追索

眾多關於青少年成長主題的論文多採用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的「英雄之旅」作為詮釋成長的典型。英雄之旅能夠當作成長追尋的基調，坎伯另外在神話的研究中提到「神聖空間」的建構，以這個觀點去看待英雄的冒險場景，則可以同時關照到環境，舉出大自然呈現的意象與自然對人類的影響。

然啓蒙不僅單來自於外在的刺激，內在的轉換往往更為劇烈，在理論建立的同時，將英雄之旅往前後延伸。以神話原型批評中的英雄戲劇相位，可以窺看少年主角與他者的互動，在社會中地位的改變，也象徵著成長的腳步。至於內在英雄之旅的轉變，則是古典的英雄之旅融入現代的另一種形貌。以後兩者輔助看少年的成長，除了企圖全面的探看角色的啓蒙軌跡，也希望為傳統的英雄之路找到新的突破。

一、成長的外緣

神話學家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以「千面英雄」指出眾多文化之間人類成長的共同軌跡，他將焦點聚集在主人公的歷險，運用神話故事中季節類比解讀自然事物對人類精神的啓發與蘊含，嘗試從眾多神話中歸納出一條英雄之旅。在成長的同時，外在的自然雖悄聲無息卻仍有一定的影響力，細究少年主人公的啓程到回歸，地景、遭遇、路線成為英雄內心變化的外顯。英雄必定被隔離、壓迫而出走，途中遭遇自然界的助力，從死亡的威脅中領悟內心陰影，並自大地的子宮中重見光明，這象徵人類心靈上的死去與重生。千面英雄存在於各個文化之間，屠龍的英雄會歷經時代轉變，悄悄衍伸出多種面貌。

英雄之旅可以連結文學作品中主角的際遇，《追蹤師三部曲》亦是一趟尋找自我的旅程。異於過往冒險小說之處在於，它偏向描寫個人獨立的思索中產生的特殊視角。呼應到坎伯的隔離與啓程，在探索初期，少年孤立的處境點出了很多人與自然、社會、自己的內在精神之間背離的情形，少年與外界有怎樣的衝突？

這些衝突如何促其踏上流浪的旅程？坎伯之論指出英雄之旅的典範，在這所謂古典型態的啓蒙之旅中，松林少年的際遇呼應了哪些成長與啓蒙？相較以往的歷險，松林少年提出更多常人忽略的觀照，少年與外界如何互動？背景中的自然是否就如坎伯所言，是大地隱喻的幻化？對少年來說，地域給他的衝擊、刺激、啓示，是否呼應內在神聖空間的建構？自然未曾從人的成長中離開，相反的，個人的體悟時時從自然而來，以坎伯的英雄旅程照看湯姆的追尋，捕捉英雄覺察內心陰影，心理轉折與環境融合的瞬間。

將英雄之旅往前延伸，文學作品從自然界獲得啓發的概念，最初是由諾斯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提出文學與四季的呼應。他認為人在觀察自然界各種現象的重複時產生了時間的概念，對自然的模仿構成了所謂的文明。生命中許多重要的週期，都可和自然界相互呼應，在人的世界裡，慢慢建構出相應的儀式。馬拉梅認為：「總有辦法把天地寫成一本書。」¹⁸自然的一切，向來是人類所模仿與書寫的最後依歸。弗萊用四季對照人生，衍伸出文學中的四季：春季，像是朝氣蓬勃的喜劇，夏季則是英雄傳奇，秋季的蕭瑟呼應悲劇英雄的死亡，冬季是諷刺劇，對現實的嚴酷提出批判。季節裡有各自的敘事結構卻又層層相疊，英雄的各個相位暗示著社會群體的隱喻，呼應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也對照到人生的腳步和位置。一切因自然而生，而人類的歷史，也充滿這種象徵的循環氣氛。

松林少年的成長恰如人生的春、夏，朝氣蓬勃，他是現代的傳奇，也是一個新概念的提醒。成長一定會牽涉到與他人的互動，以戲劇相位來看人生四季，能夠更貼近自然給生命帶來的啓發。少年眼中的自然循環，證明了自然界對人的影響，就他的歷練觀察，在人生的敘事裡呈現出怎樣的季節相位？湯姆即是主人公，相對於白人社會，兩者在這些相位的呈現帶來怎樣的提點？故事不斷的循環，人生如四季豐美，筆者嘗試以松林少年的歷險對照弗萊四季敘事中相應的結構，追蹤湯姆與當代社會之間的互動循環，尋出少年提昇的進化足跡。

¹⁸ 轉引自諾斯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著，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吳持哲校譯，《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天津：百花文藝，2006)，頁 175。

二、成長的內延

無論題材與時空背景如何置換，自我成長是少年小說中永恆的主題，小說主角經歷的奇妙旅程，將於終點得到成長的甜美果實，旅途中所見對主角而言，更是不同程度的啓蒙與領悟。成長的主題在現代必定不同於以往呆板的認知，它必須融入更多現世的元素才能見容於現代人的生活當中。英雄之旅在心理學家卡蘿·皮爾森(Carol S. Pearson)的詮釋下，英雄在準備、探索、返回三時期裡的心理反應，於現代發展出六種內在英雄，呼應外在的遭遇，依序完成原型才能有助於試煉的跨越。¹⁹在更晚近的研究中，她進一步將六個原型更仔細劃分成十二原型²⁰，並檢視當代文化中的英雄主義，將歷險做更進一步的解釋。在她的發現裡指出，英雄的歷險並非單向的、線性的，原型會出現在生命的各個階段，比重亦有所不同，內在原型反覆出現在成長的衝突當中，人類必須隨時慎防陰影的出現，英雄在現代的成長，已呈螺旋式的自我攀升。

《追蹤師》系列文本就湯姆·布朗二世回憶所及，似是後設、拼貼的處理方法，以分散短篇散文的方式書寫，各個故事可以獨立閱讀，同時期的事件之間又可相互串連，故事並未依照英雄之旅的序列，呈現與卡蘿·皮爾森所提出之螺旋往復相似。跨越陰影不代表這類的性格缺陷就此消失，成功的英雄更要慎防過度的自滿或是敵視他人。以此關照松林少年的追尋，湯姆在旅境中的心理轉折如何異於我們所認知的英雄？內在的原型似是有稜有角，然而置於現代生活的情境中，內在心靈對外界的反射必須獲得轉化，旅途中的機遇對照於內心的變化，松

¹⁹ 卡蘿·皮爾森在《內在英雄：六種生活的原型》(*The Hero Within*) (台北縣新店市：立緒，2000) 中，將人在英雄之旅的三階段內心轉換分為六個原型，分別是準備期的「天真者」、「孤兒」，探索期的「流浪者」、「鬥士」，回歸期的「殉道者」、「魔法師」。打破前一個陰影的限制，方才繼續在下一個原型中成長。

²⁰ 卡蘿·皮爾森在《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Awakening The Heroes Within: Twelve Archetypes to Help Us Find Ourselves and Transform Our World*) (台北：生命潛能文化，2001) 中，將準備期原型增加「天真者」、「孤兒」、「戰士」、「照顧者」四者，探索期則以「追尋者」(或稱「流浪者」)為基礎，增加「破壞者」、「愛人者」、「創造者」共四種原型，回歸期的「殉道者」心態刪去，改為「統治者」、「魔法師」、「智者」、「愚者」。

林少年如何成就自己生命的各個原型？又能給當代的我們怎樣的觀看視野？探索尾聲，關於人在自然、社會中與自我追尋上，文本點出什麼特殊的觀照與發想值得現代讀者去注意？身為自然的一部份，追蹤師回到所處的現代，如何在隔離昏昧的情境中，找到靜觀自得，心安閒適的在家感？英雄原型的轉變與調適，即是青少年在面對成長時所能引以為鑑的替代經驗，書中的替代經驗相對於時代，給予成人與青少年讀者怎樣的啟發？人在天地間如何自處？如何在社群中選擇並肯定自我的價值？依據上述提問，針對《追蹤師》系列獨特的撰寫視野與成長經驗做一深究，應能給予創作者不同的思考角度，也為讀者注入生活哲學，打破慣有模式，拉近人與自然、人與自己和其他人有形與無形的距離。

如同段義孚指出人類以中間景觀的建造逃離深處自然界的威脅，在逃避的同時，人類藉由這些面向相繼發展出因應的生活方式。「『逃避』的過程，也是文化創造的過程。」²¹出走的過程即似逃避，在這樣的遠離中，文本裡有什麼新的創見？在與自然秩序的呼應下，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積極的逃避嗎？筆者想要在此系列文本中找出線性的悖離、成長、與自我與世界重新融合的足跡，英雄之旅看似單向，但有多重面貌衍生，眾多理論為我們清楚的將無形具象為可辨識的臉孔。寫實的少年成長小說，必須提供更多內在的思索，展現多樣化的蛻變，讓主人公內在的辯證過程能夠清楚的展現在讀者面前。筆者欲從文本的類比與分析裡，找出原型的往復重疊與攀升過程，期盼可以印證少年在成長的同時，內心經過的困惑、拉扯與智慧開啓的瞬間。人在自然中走向內心，自然的雙重母性時刻考驗著少年，面對蘊含深切的文本，筆者嘗試以英雄的旅程為經，理出英雄成長的基本路線，以少年內心原型的轉換為緯，在自然實境中循跡松林少年的追尋，觀察少年成長時內心經過的轉折與掙扎。英雄神話的智慧未改，置換的是他越來越貼近現代生活的樣貌。

目前自然成長小說書寫，大多仍只停留在觀察、紀錄階段，追蹤師在真實環境中深刻的成長印記，在外文或國內作品看來仍屬少數。自然成長小說文類存在

²¹ 段義孚，《逃避主義》(Escapism) (臺北縣新店市：立緒，2006)，頁 13。

由來已久，並非因為人們心靈匱乏而被動的增產方受重視，相反的，它根基於眾人成長心靈的需求，在現代人迷失生命方向之際，它能給予提供更寬廣的視野與追尋的指引。在追蹤少年成長的腳印之餘，筆者想探看人與自然的互動，瞭解人是否在長期的遠離之後，懂得放下自我中心，與自然漸漸的交會融合。追蹤師以足印串連起自我與他者的生命圖像，而筆者希望藉由這些提問與探索，理出些微的頭緒與光亮，照見自己與他人在紛亂的世界中，得以依循的足跡與方向，並為勇於在此領域發想的創作者，解讀這部作品蘊義深遠的思維，提以作為創作者寫作時可供參考的素材。

三、探看的軌跡

綜合以上所述，以《追蹤師三部曲》中松林少年的成長為研究文本，從追蹤師整體的際遇裡歸納人如何處理自我與他者的疏離，又如何向自然母親回歸。擬定的篇章架構如下：

第壹章—尋找心靈地圖。簡言研究動機、背景與欲採用的方法並介紹作家與文本。第貳章—行旅的開始。以追蹤師的出走看人與他者疏離的情形。對照英雄旅程最初遇到的助力。第參章—準備與探索。以英雄試煉的探索期看少年需要跨越的門檻，觀察追蹤師在面臨最重大的危機時，如何扭轉個人的既有價值觀，成就新的獵人形象，並提醒讀者看待事物的多元角度。第肆章—旅程的回歸期。先用湯姆在書中呈現的形象說明個人成長最終可到達的原型，並從他與白人社會、與森林的互動中，整理出英雄在回歸的各個階段心理呈現的反應。第伍章—旅程的意義。總結研究歸納的結果與發現。

在文本細讀的同時，以坎伯的英雄之旅為底，看松林少年在啓程、試煉、回歸各個階段裡，外在與內在呼應的變化。再用皮爾森的內在英雄與十二原型看英雄內心在遇到挫折時的轉化，最後以弗萊的四季敘事觀看湯姆·布朗如何在自我追尋與人際關係中取得平衡。

《追蹤師》三部書系在台灣於 2007 年由野人文化公司出版，出版順序不同於原文，筆者將以《松林少年的追尋》和《追蹤師的足跡》為主，根據湯姆的經歷探究他的成長，冒險事蹟將融合討論，相關內容隨機列入後續的探討。《草原狼導師》多為祖父潛近狼的成長經驗，作為少年成長的引導，富有啟發意涵的絕地經驗亦會鋪陳在論述當中。



第四節 看見松林少年

《追蹤師三部曲》成書於湯姆·布朗二世跨越成年之際，但直到他度過成長的啓蒙與試煉，成爲精神導師與長者之後許久，台灣才有文本的發現與譯介，研究的焦點針對成長足跡，故以松林少年在書中的故事爲主軸，研究未了，才會以他在現世的生活景況輔助說明他的成長對自己 and 他人發揮的影響。

作家相關資料援引湯姆·布朗二世的「追蹤師學校」網站，由筆者將他經歷簡略翻譯轉引。文本書訊則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的眾多評介，簡介各部大綱背景，相關資訊隨文附於註腳說明。

一、湯姆·布朗二世—享譽全美的追蹤師

湯姆·布朗二世出生於 1950 年，是美國最受讚揚的戶外生活家，也是家喻戶曉的追蹤者、教師和作家。當湯姆 8 歲時在河邊尋找化石，遇到潛近狼(Stalking Wolf，祖父，印第安阿帕契族的長者，亦是族裡的巫醫、斥候)，當這位 83 歲的印第安祖父看見他拿起「會說話的石頭」，就知道這個男孩是他的傳人，此後開啓了湯姆學習與自然共存的追蹤人生，潛近狼開始教導湯姆追蹤的技巧，野外求生與自然感知，而湯姆與祖父的孫子—瑞克爲友，一起在大自然中進行探詢與學習。17 歲時潛近狼過世，在經歷過最終的試煉，湯姆繼承潛近狼教導的印第安文化，在與友伴瑞克離別之後，少年湯姆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孑然一身的遍訪北美大陸各地(甚至連隨身小刀這類所謂文明世界製造的工具都不加以攜帶)，他將潛近狼所教導的技巧加以實踐，並在自然的獨處當中自我追尋。

而後湯姆返回文明世界，企圖尋求人們對他所學是否感興趣與接納，但卻一無所獲，他感到十分失落與困惑，直到一位認識他的警長請他協尋一位失蹤人口，他找到了！同時也在這過程當中找到自己的憧憬。接下來的幾年湯姆因爲屢屢協尋失蹤人口和逃犯而獲得「追蹤師」的美譽，他與許多的執法機關合作，追蹤包括被脅持的兒童、迷路的獵人與登山者和逃犯等，足跡遍佈美國境內與國際

各地，在美的聲譽更勝台灣知名鑑識專家李昌鈺。大約三十年前，他將自身的經驗撰寫成《追蹤師》一書於 1978 年出版，不久之後，《讀者文摘》將他的故事刊登，並提及他成立的「追蹤師學校」。時至今日，湯姆·布朗的追蹤師學校仍是同類型機構中規模最大的，不僅教導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有關野外的各種知識與追蹤技巧，還帶領群眾體會大自然賦予的人生哲學，企圖引領學員在自然當中關照個人的人生樣貌。因為追蹤師系列的成功，湯姆另出了 16 本有關追蹤、覺知、自然觀察與生活技巧的書籍，包括 *Grandfather*、*The Vision*、*The Way of the Scout* 和一系列的野外指導手冊，多國翻譯版本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良好的銷售紀錄。²²

二、《追蹤師三部曲》

追蹤師 1：《松林少年的追尋》(*The Search :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the Tracker*)

²³

當 83 歲的印第安祖父「潛近狼」(Stalking Wolf)在河邊遇到了 8 歲的湯姆，潛近狼就知道這個拾起化石的男孩就是他的傳人，在他人生最後歲月中，他將一生的知識與技能，以及阿帕契族千年文化的精髓，全部傳授給湯姆，由湯姆繼續將這古老的生命智慧發揚光大，廣為傳授，並運用在現代社會中。

10 年之中，每星期超過 60 小時在森林中學習，是湯姆的人生體驗先修課。18 歲之後，他面對真實社會接踵而至的難題，每一次困惑與掙扎，耳邊總會響起潛近狼的話語：

「生命中真正的追尋，是生活在大地的哲學中。」

「我們不需要教堂、廟宇來追尋寧靜，因為我們擁有荒野自然的殿堂。」

「努力使韻律流暢，一如雨滴與樹葉間的流動。」

²² 有關湯姆的資料由筆者翻引自追蹤師學校網站：<http://www.trackerschool.com/> (2007/11/10)

²³ 參考博客來網路書介：<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79064>
(2008/4/2)

「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這裡沒有任何神祕學、魔術或宗教存在。只有對單純真相的理解。」

首部曲原文出版於 1980 年，記錄湯姆 18 歲以後獨自一人展開追尋之旅，遍訪荒野時的內心轉折，旅行也是成長的一種方式。藉由湯姆習自潛近狼的阿帕契族古老人生哲理，加上作者不時的內心對話，讀者在觀看的同時覺得一條通往靈性自然世界的美麗路徑。不同世界的青少年，卻相同的總需要面對人生的抉擇。作者以豐富的感知與獨特的視角對問題有所觀看和省思，在與其歷險過程偕行的同時，亦能發現看待困境的另一種方式。

追蹤師 2：《追蹤師的足跡》(The Tracker)²⁴

本書是湯姆·布朗二世 8~18 歲的故事，於 1978 年出版，是《追蹤師三部曲》中的第一本作品，更是全系列的暢銷代表作。隨著《讀者文摘》出版本書精華版問世後，湯姆收到數以千計的讀者來信詢問同年創立的追蹤師學校，因而雙聲名大噪。

在書中 21 個追蹤故事裡，湯姆和情同手足的好友瑞克一同接受潛近狼訓練，接受來自古老印第安的傳統智慧的洗禮——除了進行有如印第安戰士般的體力訓練，也學會如何觀察足跡、辨識足跡，學習安靜潛行，還要接受寒訓克服寒冷、保持間歇性的注意力與警覺，還要能夠在黑暗中做到觸覺追蹤，練習走出無形的足跡等追蹤技術。

一個故事訴說一項追蹤技巧，我們透過湯姆和瑞克的歷險遊戲足跡，看到了他們從小孩子長成大人，長成勇敢而無畏的男人；從學徒變成見習生，最後成為追蹤師的蛻變過程。

²⁴ 參考博客來網路書介：<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82010>
(2008/4/2)

追蹤師 3：《草原狼導師》(Grandfather)²⁵

此書為《追蹤師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原文出版於 1993 年，較接近補寫系列前傳的性質。在書中，湯姆跟我們分享他和他鍾愛的大地導師—「祖父潛近狼」歷經 20 年的藥靈師學習、63 年美洲流浪的 13 則生命故事。書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小男孩對祖父事蹟的孺慕之情，也看到了祖父對小男孩的守護、呵護之愛。祖父以自己猶如一千零一夜般的真實故事代替教誨，以問題回答問題，他給予的是印第安草原狼式教導，讓學習變得刺激，讓湯姆渴望知道，並從中學得如何自己學會領悟問題奧祕的工具。每個故事都伴隨一個寓涵靈性意義的故事，例如從祖父自己和白人成為朋友、遇見神父的故事，破解湯姆對於自己是白人、基督信仰的迷惘與衝突；從如何和水、酷熱、寒冷相處，誘使湯姆勤於學習生命之道。每一個故事都是人生的偉大洞見，並與我們內在的永恆靈魂對話。²⁶

²⁵ 草原狼原指潛近狼的祖父，即是湯姆的曾祖父—雷電草原狼 (Coyote Thunder)。但中文譯本以此名稱作為三部曲最後一本 *Grandfather* 的代稱，為避免混淆，論文中的祖父均指湯姆的祖父—「潛近狼」，遇有曾祖父「雷電草原狼」之處則會加註說明。論文中單獨出現的「草原狼」(Coyote)，則指美洲草原狼與其在印第安文化中的呈現的特殊動物圖騰意象。

²⁶ 參考博客來網路書介：<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87518> (2008/4/2)

第貳章 行旅的開端

2002年，由簡志忠²⁷主導的如何出版社發掘小女孩蒂皮·德格雷(Tippi Degre)在非洲與動物和諧相處的攝影集《我的野生動物朋友》(*Tippi, mon livre d'Afrique*)一書，因其純真自然，與萬物共生的特色造成書市的搶購，在當代忙碌卻空虛的生活中，向自然回歸似是眾人極度渴望之事。他在書的序言中寫道：

不論感性或理性，每一個人心靈的原鄉都是天人合一的。我們的心靈被封埋太久，人與人之間失去善意，人與動物之間失去信任，人與生活之間失去美好，人與自然之間失去溝通……人幾乎失去了一切，看似一天比一天文明，實質上，精神卻一天比一天耗弱！²⁸

人們吶喊內心空虛，徒呼青少年族群難以理解，卻未曾細看自身真正的需要。人與自然、青少年與成人，彷彿站在隔岸相視腳下的鴻溝，探看人與自然，嘗試回歸，才是成長的要領。成長者首先必須覺察到隔閡的存在，進而在跨越之後加以連結。在個人學習與成長的旅程中，青少年需經歷各種不同原型在成長中轉換攀升，一次又一次的蛻變，才能形成自己特有的生命雛形。成熟的轉變需要自我內心的調適學習，更須經過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環境不斷的溝通磨合，進而理解自我，將個人的獨特性融入於群體之中，形成特有的生命思維。如果我們不冒險走這趟旅程，只是遵循規範的社會角色，則必然會變得麻木不仁，並經驗到疏離、虛無和內心空寂的感覺。

遠離自然原鄉造成心靈上的失落，現代文學的基本主題就是這種疏離和絕望

²⁷ 前圓神出版社負責人，現負責如何出版社。

²⁸ 簡志忠於蒂皮·德格雷(Tippi Degre)、阿蘭德·德格雷(Alain Degre)、茜爾維·羅伯特(Sylvie Robert)攝影，黃天源譯，序言《我的野生動物朋友》(*Tippi, mon livre d'Afrique*) (臺北市：如何，2002)，頁9。

的經驗。²⁹張子樟在《走出傷痕》中引述了多位學者的說法指出：「疏離是所有人類歷史中，最典型的世界性與永久性的現象。」……「再也沒有一個術語比『疏離』更能廣泛使用來說明當代人的絕望與抑鬱。」³⁰英雄之旅的開端始於各種層面的「隔離」狀態，也就是卡蘿·皮爾森所說的：「建立在疏離上的，也就是將自己與世界及他人分離。」³¹



²⁹ 卡蘿·皮爾森(Carol S. Pearson)，徐慎恕·朱侃如·龔卓軍譯，《內在英雄：六種生活的原型》(The Hero Within) (台北新店市：立緒，2000)，頁2。

³⁰ 張子樟，《走出傷痕—大陸新時期小說探論》(三民，1991)，頁42。

³¹ 卡蘿·皮爾森，《內在英雄》，頁3。

第一節 疏離

無論是有形還是無形，自我的發展與界定源於特殊性的展現，我們藉著與他人不同之處確定自己的特性，並且經由肯定此特殊性發展出個人的成長模式，舊有的價值觀在衝突與平衡間不斷的死去，繼以新的認知替代，產生全新面對世界的方式。內在靈魂是如此，面對外界也不斷呈現這種細微的遞嬗，當全新的價值觀無法被舊有的個人或社會秩序包容時，就會促使英雄出走。

在社群之中，特殊的思索因為超出眾人的理解，往往被社會視為無所貢獻。在今日重視速度與表象的潮流中，人們已無心花費心思去理解一門需要時間醞釀的雋永哲學，蘊含豐富的思想沒有實質上的效益，就被排拒群體、生活之外。心靈方面的追求，總是存在於這個世界的外緣，必須遠離現實才能尋得。英雄旅程的開端常源於被原生社會排擠，看似因為無所用於社會被迫的出走，實際上正是深入探尋自我的絕佳時機。遠離社群，獨自追尋，向外會看見際遇的轉換與探險，向內則是自我的探索與挖掘。坎伯說：「從責任之道的立場而言，任何人自社會放逐出來便一文不值。但是從另一個觀點而言，這放逐乃是探尋的第一步。每個人的內在都含有全體；因此它可從內在探索發現。」³²放逐之無用，是自我探索的第一步。

這是一個缺乏神話精神的年代，追求物質的生活造成了心靈缺乏，若無法從現實世界彌補，就要往性靈去追求，我們每個人實際上是一體的，整體的富足才能拼湊出完整的生活覺知。只要還有人沒踏上探索之旅，發現自己的心聲與才能，並對世界做出獨特的貢獻，我們便會開始感到生命在枯萎。³³「隔離」，作為一種「召喚」，促使人們去看到自己的缺乏，並引發追求的動力。英雄正是因為意識到真實的自己被隔絕在自我、團體或是社會共識之外，他必須藉著人我的

³² 喬瑟夫·坎伯 (Joseph Campbell)，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新店市：立緒，1997)，頁422。

³³ 卡蘿·皮爾，《內在英雄》，頁4。

隔閡自日常生活中抽離，轉而面對自己真實的內在需求，從自我的追尋開始，進一步找到合於現世的存在價值與方法。待英雄歸返，喚醒內心真實的覺知，也或許能用這新的概念帶給所屬的社群全新的啓發。就如彼得·佛朗士所言：「追尋孤獨為的並不只是避世，也是為了讓自己處身在一個有教益的環境中。保持靜默與孤獨，就是讓自己向一種無形的影響力敞開。有些人認為，這種影響力，足以帶來靈性上的健康。」³⁴

我們常用不同於真實自我的面貌來應對社會生活中的自己與他人，經過長久時日後，這些面具無形中會成為自己真實人格的一部分。正值成長過程的湯姆，在白人的生活背景中巧遇身為印第安人斥候的祖父「潛近狼」，為他的生活帶來全然不同於白人觀點的生命視野，通篇作品是為成長紀錄，在其中湯姆以獨特的身份及觀察，除了體驗到自己的成長與改變，更感受到許多白人生活方式引伸出的人我隔閡。西門（Melvin Seeman）認為，當人對自身產生無能力感（powerlessness）、對社會秩序產生無規範感（normlessness）、認為生命無意義（meaninglessness）甚至倍感孤立（isolation），則對於人生會有相當程度的疏離；相對的，即便在社會中如魚得水，在面對真實的自我時，或許也無法避免在看到拆下面具後，與自我會有隔絕的感受（self-estrangement）。麥札勞斯（Istvan Meszaros）進一步指出人類疏離的四個面向，分別是：與「自然」疏離、與「自己」疏離、與「人類」疏離、與「他人」疏離³⁵。這些疏離感交互作用，會加速人對內在空虛的無法忍受，特別是正值成長階段的少年，疏離的層次或淺或深，都讓少年的成長增添茫然與困惑。

遠離自然、遠離人性良善的世界，是促使湯姆決定出走的原因，在心態的呈現上，他正符合卡蘿·皮爾森（Carol S. Pearson）所謂從「天真者」到「孤兒」的轉變。對照到今日我們逐漸遠離自我內心的情景，有許多前鑑值得借鏡，在尙

³⁴ 彼得·佛朗士(Peter France)，梁永安譯，《隱士：透視孤獨》(Hermits:the Insights of Solitude)（台北縣新店市：立緒，2001），頁 57。

³⁵ 張子樟，《走出傷痕》，頁 43。

未經歷成長之旅前，湯姆已多次提到自己與所處周遭格格不入的情形，此種人我的疏離，就是冒險旅程的召喚，讀者在這些隔離的情形中，不但能一窺英雄之旅發生的關鍵，對照到現代人際，也能有一番清楚的映照。

一、與自然疏離

《追蹤師系列》文本發生的地點都在自然界裡，書中探討最多的是自然給予人的成長啓示。文明與自然能否融合在自然小說中向來是被熱烈討論的問題，特別是從印第安人對環境永續經營的眼光看待白人與自然的互動，其中會指出許多背離自然的生活方式。追蹤師特別的是，以上下兩代，原住民與白人的視野交叉出更多人對土地的省思，有形的最遙遠的距離，是當代生活的人們與自然之間的鴻溝，或許我們也因為生活環境離開了自然，越走越遠，而感到生命有所欠缺且無法在現實的物質世界中找到彌補的方法。少年與他們的草原狼導師指出的，是現代生活的荒謬空洞，還有對人離棄大地的破壞提出譴責。湯姆曾對夥伴直言人類對大地的忽視：大地就像一幅巨大的拼圖，若肯花時間拼湊，它將為我們呈現出一幅圖畫。但我們只是忙著注意自己的腳，防止自己跌倒，從不曾花點時間看看腳下的土地（〈與獾共舞〉，《松林少年》，頁44）。

人類常用自己主觀的意識去看待其他物種，多用「以人爲本」的詮釋將動物行爲符合人工改造的需求，這樣的觀點根深蒂固。人類專注研究科學，企圖將自然所有的現象具體化，設定好觀察模式與範圍，認真在學術語言的象牙塔裡攀爬，卻無時無刻忽略身邊四周的生機。人們向來以少數的知識去解讀廣大的世界，我們常用已知當成認識未知的憑據與勇氣，偌大的宇宙充滿太多未知，令人恐懼，然潛近狼提出快速掃視世界，均衡的吸收各種聲響與線索，是前所未見的學習方式。

匆忙來去的生活步調，讓現代人忽略的存在於生活四周的大自然之聲，生活裡充滿各種影像傳播與接收，現代的兒童與青少年接收的都是聲光刺激，我們讓

自己無時無刻暴露在大量的人工、資訊聲響底下，卻遺失傾聽自然之聲的能力。人們總是從一處匆忙地趕到另一處，卻錯過之間的一切。他們趕忙赴約，然後抱怨時間不夠用（〈齋戒〉，《松林少年》，頁 202）。我們花費眾多的金錢與時間，只祈求自己能夠與自然的母親更加親近，但所作所為卻在拉遠兩者之間的距離，一切的行為充滿著矛盾與弔詭，遠離自然始於對它的忽視，加速於對它的恣意破壞。

（一）、對自然的敵視、畏懼

從農牧生活形式產生以來，人類將自己對大自然的取用歸諸於生存的需求，從文字產生之後，眾多文學作品都提到「人定勝天」的觀念，借著人能夠戰勝大自然的故事敘述，作為生命中持續奮鬥的希望與目標，這種想法與原初的世界觀有很大的出入。原始人類對於自然的力量有所敬畏，儀式的產生即在緩和人類對自然破壞時內心的衝擊，企圖與上天有所聯繫。但隨著文明的進步，維持生存基本的需求變成欲求，我們祈求更便利舒適的同時，將自身的地位抬高到大自然之上。大自然是溫暖孕育的母親，也是無言奉獻的愛心樹，祂更加沈默也更加脆弱。人類自喻是逐漸茁壯的青年，在心理上卻永遠像那個只會向樹媽媽要果實的小孩，現實生活裡我們離自然愈來愈遠，在心靈上卻始終保持著回歸自然的渴望，但這層渴望卻常在錯誤的認知裡，以更鋒利的面向加深對自然的傷害。

從潛近狼或是湯姆的眼中所看到的白人，只是人類破壞大自然的代罪羔羊，他們生活方式的荒唐與疏離，即使在相隔近四分之一世紀的今日，依然是全體人類必須去思索的重要課題。以草原狼導師為例，追尋旅途中遇到白人殘酷對待大地的情景，讓他對白人生活方式不解，產生問題之際也點出人心的恐懼與生存目標的空洞：

這些人真的很奇怪，他們無法融入大自然，還心生恐懼，把大自然當作上握

在手上的毒蛇般，保持著安全距離，對土地、動物、植物甚至水都漠不關心，……他們甚至不如自己養的牲畜，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穢物之中，似乎除了增肥等死外，沒有其他生存目標可言。……祖父不禁懷疑究竟是什麼把他們帶到這般腐敗的境地。（〈祖父的追尋〉，《草原狼》，頁 36）

他們是一群沒有希望的人，作繭自縛、生活苦悶，對自己、對別人和對世界都沒有覺知力，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過得不快樂。在祖父看來，這些人的快樂與成就完全建立在身外之物上，其他付之闕如，他們苦惱、努力、做牛做馬只為了追求生活的便利，而沒有別的生存目的。（〈大地之子〉，《草原狼》，頁 123）

祖父在這裡彷彿站在高視角看人的生活，不同層次的諷刺讓現代生活成為怪誕的、荒唐的。也許人類不曾思索過，努力追求的良好生活竟是如此不堪，此處的語言像是嚴厲的指控，只追求物質表象的舒適，不往心靈深處探求的近代生活，讓人類生存的樣貌比起動物都還要來得低劣。

祖父從不知道有人會如此刻意而極盡所能地抗拒大自然和生命。（〈祖父的追尋〉，《草原狼》，頁 36）

白人為數眾多，武器強大，但與大地共處時卻極度無能，也因為他們對大自然充滿恐懼，因此冠之以蠻荒、惡地之名，好像大自然是有待他們征服與馴化的對象。（〈祖父的追尋〉，《草原狼》，頁 39）

自然被敵視、被視為待征服的對象，人類在它無私的對待中成為被豢養至無能的生物。大自然已為我們提供了一切所需。我們生活在伊甸園中，卻認為自己活在荒野裡（〈愛的本質〉，《松林少年》，頁 270）。人類總是認為自己無助，習於向大自然索取一切，彷彿長不大的嬰兒，我們對自然的殘酷面有所恐懼，遂認為自然總是站在與現實生活相對的地方，但又無法抑止自己對這個母親的需

要。每個生命開始時都是脆弱的，嬌小的身軀因為需索發展出各種行動的能力，生命開始於生存的需求，強化於對原生母親破壞的手段。當人類視大自然為母親，而脫離母親為成長之必須時，他不會想和自然和諧一致，反而會要控制它。控制慾產生緊張焦慮的情緒，這種想要控制大自然的氣氛，將造成人類和自然的分離。³⁶

我們總是設法對抗大自然，敵視它，想要逃離其他生物與天候的種種威脅，從仇視自己原鄉的角度出發，以致於各種文明的手段都只是加速自己與自然母親聯繫的斷裂。這樣的震驚，燃起祖父保護大地的渴望，也讓人不禁思索，我們所追求的理想生活，是否就是斬斷我們與自然連結的利斧？

（二）、與動物朋友的疏離

原始洞窟藝術與信仰崇拜的多是動物神祇，在人類眼中牠們以同等或是更優越的地位存在於生活之中，牠們提供生命作為人類生命的延續，人類接受供養，滿懷感激與敬畏。隨著人類與自然母親的疏離，原先是手足友伴的動物們，也漸漸走遠，牠們只呈現張牙舞爪、會威脅人類生命的樣貌。追蹤師的經歷十分特殊，長期於松林間與動物並肩同行，在如此貼近的觀察下，他們也體會到人類正與自己的手足持續的疏遠，我們不但錯失與動物們的親密連結，對於造成傷害動物的行為也回應予一貫的漠然冷眼：「人類大都喪失了去感知自己也能與大地和動物合而為一的覺知能力。多數人在動物的知覺中，是入侵者，是異類，必須千方百計避開」（〈與獾共舞〉，《松林少年》，頁 52）。「人類只想站在世界頂端，動物們只想成為世界的一部份」（〈與獾共舞〉，《松林少年》，頁 55），此處點出的，正是我們已經偏離的、同樣身為大地母親之子的概念，與動物同等的想法，一直到近代的深層生態學中才被重視。

³⁶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莫比爾（Bill Moyers），朱侃如譯，《神話》（*The Power of Myth*）（臺北新店：立緒，2002），頁43。

人類與動物的疏離，往往配合著殘酷的獵殺手法。在最原始的生活狀態中，生命存續依賴獵食其他生物得以維持，人類的成長儀式就從坦然接受這種必要的殘酷開始，在獵殺動物的同時，必須抱持感激其犧牲並且崇敬之。但文中被湯姆駁斥的「白人打獵」與「白人生活」方式，在在的都忽視這種與萬物休戚與共的關係，現代的獵人視動物的犧牲為理所當然，滿足自己物質慾望的同時也丟失其他動物能給我們的美好影響：

獵人表現很好……只不過因為是為了獵殺而來，所以依然只是外來者。他們錯過了這片廣大荒野最美好的事物。我確定他們注意到山脈河谷的美，也和任何人一樣會享受夕陽之美，但卻與絕大多數始終圍繞在身邊的豐富動物生命擦身而過。（〈樹的靈魂〉，《松林少年》，頁 152-3）

人與動物分隔，敏捷的移動、掩飾聲息，為的只是靠近獵物，卻沒有將自己充分的融入在自然中，我們好似與手足站在不同的水平線上，獨立突出於自然母親的懷抱之外，於是無所依靠，無所回歸，在越趨進步的時代中依然漂浮在遠離真實的空氣中。湯姆曾經提出關於追蹤師的有趣著眼點，追蹤師一路追蹤的，是大自然被破壞的痕跡，獸徑或其他動物痕跡都是輕薄而細微的，因為不易察看，需要仔細的觀察與維護，相反的，人的痕跡是最好追蹤的：走在森林裡，我能知道附近是否有人類，就算只有一個人也一樣，因為他們移動時製造了噪音。多數人不懂得跨越或繞道，只會一腳踩下（〈遇見小鹿〉，《松林少年》，頁 77）。

動物對周遭環境的破壞是自然形成的，雖源於生存的需求，牠們仍會考慮到敵人，會放下姿態、盡量以保護色將身影與大自然融合，痕跡是隱蔽不彰的；反觀人類如你我，會在進入自然時留下一連串再明顯不過的破壞路徑，甚至我們可以依循「文明」的痕跡找到目的地。更多的對比，是各種人造景觀突出於自然的背景之中，人類學不會融入，只想要特出於大地之上，在自然之中永遠只是個格格不入的客體。這是因為我們都很傲慢。……我們不需要安靜，因為一切萬物都

怕我們。我們不知道我們錯失了森林裡或沿途上的多數生命，因為我們對自己的到來發出了警告。我們若想看見更多，就必須學會如何安靜行走，如何不被看見（〈遇見小鹿〉，《松林少年》，頁 77）。

以自我中心的想法使人類自認為高於其他動物，對於自然的力量，我們卻始終存在著一種「無法加以控制的無力感」，遂將自然視為威脅、敵人或是征服的對象，忘記自己也是倚靠它生存的一類。潛近狼與少年們終日懸念的「白人生活方式」，指的就是現代人這種敵視自然的態度：

白人把荒野視為險惡的環境，且避之唯恐不及，他們設法把自己隔離在賜與生命的自然力量之外，讓自己脫離自然，並且想要控制環境，在這樣的社會裡，人不斷地與大自然爭鬥，想要超越所有的自然法則，好讓萬物完全受他掌控。（〈大地之子〉，《草原狼》，頁 123）

求生對白人來說，是人與大自然之間的一種較勁，他覺得自己高於萬物，是大地的主宰，像這樣的生存型態，就會破壞大地而且持續惡化下去，遺憾的是，這個惡習現在已經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所有人都在犧牲孫子來養活兒子。（〈樹的話語〉，《草原狼》，頁 88）

人類往往只求眼前的利益，對於後代的存續沒有即刻的危機感與意識，常見在災後提到大自然的反撲，但眾人鮮少深入思考原因從何處來？漠視自然的回聲，曲解環境發出的警訊，都將我們慢慢推離生存該有的風貌，也推離原本富足的內在與外在世界。我們離開永續的經營概念，對大自然只是無情的奪取，換得的獎賞是看似更進步的文明生活，卻也帶來更深層的疏離感。人類一直無法將自己融入在自然界中，只是將自我隔離在原生環境之外，客體的意識加劇人們在行動上以更具體的方式離開自己心靈的呼喚，這種無法抑制的優越感所造成的距離最終會變成我們歸返的障礙。

(三)、文明發展的荒謬性

根據段義孚的說法，逃避得以創造文明。人們主要以空間移動、改造自然、建造物質世界、創造精神世界等途徑作為逃避的手段。人們拒絕自然的懷抱，衍伸出自己的庇護所，還發展出獨特的建築文化。只是這樣遠離自然的結果，是否就是人類想要的文明？從追蹤師的眼光看待，一切的文明都是人類將自己隔離在人造物中的荒謬情景，例如：「白人搭建遮蔽所，然後成為它的囚犯，將具有淨化力量的自然元素阻擋在外。人們用屋棚阻擋陽光、風和雨，將自己與大地分離，並且拒絕移動。所以人們總是生著病」（〈松林荒原年記〉，《松林少年》，頁 168）。

我們處於自然中並不感到舒適，那需要極度渴求回歸的純淨心靈才能體現，人們總是戒慎恐懼，把自己裝扮得像個登陸月球的太空人般進入自然，戰戰兢兢地熱愛與思念自然的都市人（〈跋〉，《松林少年》，頁 284），即使到死亡之際仍然維持這份疏離。在追蹤師的眼中，

人類害怕大地，將大地視為必須與之競爭主權的敵人，甚至在要回歸大地永眠時，也得將自己包裹在金屬與水泥之中。「塵歸塵」變成了「塵歸水泥」。是恐懼抑或是貪婪，驅使我們摧毀自己生存的基礎？「塵歸金屬，土歸水泥！」是什麼使我們否認自己的根源，逃避自然的結局？（〈齋戒〉，《松林少年》，頁 205）

造成逃避根源的原因就是這種敵視自然界的觀點與自我為中心的認知方式，我們體認到人、文明與自然遠離之餘，在哀嘆生活心靈空虛，想要尋得自我之前，是否應該先向自然鞠躬行禮，謙卑為懷，放下自己直立的、高高的身段以期與自己靈魂的來源與歸處多一分親近？科學越進步，人類的天生本能的失落越

多；人的勞力越「社會化」(socialized)，更多的個性將會消失。³⁷或許少年已經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文明世界無法供給成長的養分，想從自然得到更多的啓發與靈性。他從人類對文明的幻想漸漸走向真實的追求，故決心遠離人類所處的扭曲境界，毅然決然走向原始母親的懷抱，也走向自己的內心。與自然疏離，是全人類自我追尋的最大動力。

二、與自我的疏離

松林少年離群自我追尋，在與自己疏離的這個面向並沒有非常確切的例證，唯一比較明顯的提出，是在湯姆在 18 歲時，面臨踏入成人世界的抉擇，高中畢業後，爲了完成父母的期待，他選擇去找所謂「正常的」工作，但是這樣違背內心的生活，卻讓他在錄取這個應該興奮的時刻若有所失：「接受一份工作，讓我覺得自己背叛了什麼，有些不對勁，我感覺得到，就像小鳥能感覺到暴風雨即將來臨般，但我無法解釋為什麼」（〈與權共舞〉，《松林少年》，頁 38）。

即使之後的探險過程裡，湯姆運用自己學得的追蹤技術得到團體的認可，但他仍不快樂，認爲自己被困在家庭與社會的責任義務當中。拒絕召喚，就是拒絕與真實的自己面對面，因而在人格面具底下的生活始終無法真正的感到快適。這種與自我隔絕感 (self-estrangement) 常出現在他嘗試融入社會規範時。人們普遍藉由社群的肯定來確立自我價值，在自我認同尙未成熟之前，青少年常以社會期望的樣貌去表現自己，當他們習慣以人格面具示人，甚至慢慢的被這些特質滲透。個體會依照社會需求去操縱自己的外顯行爲，並且斷絕自己與社會模式不一致的意願、欲望，雖是符合社會的價值，但這樣將自我隔絕在內心真正的渴求之外。停止傾聽內心的聲音，讓人產生與自己的疏離，更有甚者，當發覺自己無法控制這樣的行爲時，會陷入自我與假性自我的極端拉扯。

湯姆嘗試依照他人的期望去成就社會認可的形象，但卻總是無法說服自己的

³⁷ 張子樟，《走出傷痕——大陸新時期小說探論》，頁 42。

內心，當他西裝畢挺的去找工作，其實仍隱含想要與社會對抗的心態，經歷過書系中種種的歷險，證明他與自己並未疏離，且能汲取自我與他處疏離的反省，勇於踏出自己的步伐，對於自己人格面具的去除，他的經驗對讀者有極大的啟發。

三、與他人的疏離

在青少年時期裡，同儕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社群，我們藉由這個社群對自己的肯定來界定自我的樣貌，形成自我認同的模式，同儕之間的力量與共識往往能夠指出人生行進的大方向。不同於其他兒童的是，湯姆在 8 歲時與潛近狼奇幻般的相遇，他以白人的身份承襲了古老印第安的傳統觀點與生活方式，造成他與自己的社群有明顯的分隔，特別是在白人強勢的自我主義下，他的種種言行就像舞臺上的小丑般引起眾人的訕笑。童年時太多的不愉快經驗，促使湯姆在年幼時就把自己與他人隔離：

當時我與某些朋友起衝突，因為他們抨擊我的生活方式，認為那是逃避責任的作法。言語中，他們暗指我永遠長不大，對社會毫無貢獻。他們說我將永遠只是個在松林荒原沼澤中，玩著印第安遊戲的小男孩。他們對我價值觀的質疑，令我非常沮喪。（〈最終的試煉〉，《松林少年》，頁 242-3）

燕雀焉知鴻鵠之志？標準化的教育環境直覺的認為他該接受特別鑑定，以特出的歷練卻要屈居於常態的體制，壓抑的痛苦不可言喻。

人是群居的動物，社會因為人各有其獨特性而顯得多采多姿，但弔詭的是，社會一方面倡導個人主義的蓬勃，一方面在群體生活中貶抑這種獨特性，兩者無法平衡，造成衝突與壓力。同儕生活中，這類被排擠的現象很常見，這些為數甚少卻鮮明的記憶，讓湯姆去感受到自己與他人不同所帶來的挫折，疏離也點出英雄與眾人的差異，這與他在野地生活的快樂形成強烈的對比：

唯一感到寂寞的一次，是在高中的舞會。我不會跳舞，並且察覺到自己羨慕那些會跳舞的男孩。最後我獨自坐在看臺上，因著自己與其他孩子沒有共通之處而感到孤單。或許在那場舞會上我不該有那樣的感受，但事實就是如此。（〈齋戒〉，《松林少年》，頁 209）

同樣是孩子的年紀，湯姆的所見所聞已與他人不同，在玩樂至上的青少年時期，竟然無法融入這類群體的儀式，以他更深的見識，已經不能回頭理解青少年空洞的想法，於是他成為旁觀者，同時因為自己的不同而倍感孤獨。

在湯姆即將成年的那段期間，他感受到一股因為自己背離父母、社會的期望所產生的壓力，加上當時社會背景的紛亂，少年面對世界與即將成人的自己時，中間摻雜了許多的迷惘：「高中剛畢業的我，感受到來自朋友和父母的壓力，他們期待我安定下來，找份工作或繼續就學。但這意味著我必須走出森林，展開白人的生活。……我並不屬於任何團體，也不認為自己能融入其中」（〈與獾共舞〉，《松林少年》，頁 26）。

湯姆首先感受到的是孤立感（isolation），他不認為自己能夠融入任何團體之中。青少年眼中的世界也不如想像中那樣美好，因為戰爭，人性的醜惡面很常顯現出來，面對紛亂的世界，找不到可以依循的方向，白人的生活方式在湯姆看來其實是沒有希望的：贊成戰爭的團體號召更多人上戰場，以取他人性命作為自己群體的勝利依據；反戰的團體脫離人群，過著反政府、波西米亞式的流浪生活，在當中更多迷失的行為出現，諸如沈溺於迷幻藥、浪蕩的生活等。對當代亂象無能為力，社會無所規範，甚至自己的志向在其中看來毫無意義，各種感受相互堆疊造成疏離，外在世界只是加深青少年的疑惑。「我打算撤退……我覺得自己與人類同胞並不親近……我對我們的社會不再抱持幻想」（〈與獾共舞〉，《松林少年》，頁 30）。自我與他人，雙向的都在推拒對方，與他人的疏離變成少年親近現代生活的阻礙。

乍看之下，湯姆像是一個畏懼陌生感而守舊的成人，同時間，他也是個比別人更有清明意識的少年，瞭解社會組織的各種偏見後，他並不認同投入社會某個群體就可以喚醒許多人昏昧的覺知，得不到認同伴隨而來的，就是動搖自己的信仰。你以為與眾不同是很好玩的事嗎？在沒有人認同的情況下，質疑自己所相信的或許是錯誤的，這樣好玩嗎？還不如乾脆讓步，隨波逐流，沒入人群之中（〈與權共舞〉，《松林少年》，頁 31）。如同「海上鋼琴師」³⁸面對無法掌握的世界的迷惘與裹足不前，湯姆覺得外在環境會造成他更多的迷惘。恐懼未知，恐懼那無法預測的將來，英雄若牢記社會給予的負面互動，他會像個無助的孩子，對世界產生抗拒，甚至深覺自己無助而不願意採取行動。走向內心的負面陰影，除了吶喊，湯姆漸漸的退回自己的世界，遠離自己原處的社會，並拒絕與他人有更深度的互動。少年勃發的人生故事，雖然像春天一樣充滿朝氣，散出欣欣向榮的氣息，但是因為他偶有逃避的想法，讓這齣喜劇只停留在第二相位，主人公尚未改造社會，僅僅想借著逃避尋找心靈的庇護。英雄首先必須成就自己，決定逃離現實生活，湯姆更確定站在與眾人相對的位置上，個人遭逢的差異若無法經由調適對社會有所妥協，就會是促使英雄出走的推力之一。

四、與人類疏離

與他人的疏離肇因於認知上的差異，表現於生活方式的不同，此是可以眼所見去分辨的、有形的隔離。湯姆之所以不被接納，從他人眼中看來是因為他的行為與團體認同的不一樣，但換個角度來說，湯姆眼中看到的鴻溝，比他者所能經驗到得更加深廣。故事總是企圖再現人在現實生活中所受的束縛，與人類善性的疏離最是讓湯姆無法忍受。無論是否是相信性善說，每個人在原始的認知上都對人類有一定的信心，相信良善的人性，也相信道德規範的影響力，對於社會既定

³⁸ 原名 *Legend of 1900*，描述一名具有鋼琴天賦的孤兒出生於 1900 年，歷經一切的苦難：音樂、愛情及兩次大戰，但他從未放棄過他生長的地方，終其一生於船上度過，雙腳未腳踏在陸地上。網站資料：<http://www.blockbuster.com.tw/Movie/MovieInfo.aspx?Id=1443>（2008/6/9）

的風俗習慣也相信那是維持良好傳統的一種方式，光明與希望是支撐人類心靈的重要力量。但在湯姆、瑞克與潛近狼眼中，皆看見白人對原始人類良善的違背，此類的疏離不在湯姆身上發生，卻讓他質疑自己是否能在這種猶疑中堅持，最後他遂從這種疏離中退出。

人類擁有優於其他生物的高等智慧，但湯姆看到在生活實際的操作中，智慧卻是促進殘酷手段的利器。我們除了對土地進行剝削，對同類的人們，也顯現出其他生物少有的戕害行爲，這種殘忍對於少年來說，是最不良的示範，無法給予他們正確的指引，只有加深他們對人類的疑惑更加的不認同。在一個難忘的經驗中，湯姆對人性提出嚴厲的詰問：

「什麼樣的動物會為未知的神犧牲生命？什麼樣的動物會為了覓食以外的理由殺害別人？什麼動物會對能危害自己性命以外的事物感到恐懼？」

「都是人類。」

「人類是唯一脫離天然狀態，唯一會為了玩樂、激情或權力而殺害生命的動物。我們是唯一會摧毀具有養育之恩的大地的動物。」（〈巫師壞藥靈〉，《松林少年》，頁 88）

他在指導少年營隊的同時，面臨到讓他認為是此生難忘的邪惡人性，小群體爲了召喚魔法恣意奪取小動物的生命做爲血祭，除了令人厭惡更覺得反感，他認爲，只爲自身利益著眼的人性，是存在於世界中最大的壞藥靈(Bad Medicine)。³⁹最原始的獻祭，是祈求人與上天恩賜之間連結，然而湯姆在沼澤邊發現的這個儀式，不知是因爲好奇還是對魔力的執迷追求，他看到人們肆無忌憚的對生命趕盡

³⁹ 《松林少年的追尋》，頁 16，譯者註：藥靈(Medicine)：Medicine 這個字眼在北美原住民部族中，不只具有可以恢復健康與生命力的物質，它也意味著「力量」(power)，一種可以受到召喚與運用的生命力，它也具有「完整」(wholeness)之意，也是知識的體現。換言之，medicine 是藥物、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精神力，是具有召喚或徵兆力量的景象、事件與物體等。Medicine 是自然之靈與人類溝通的管道或工具，有好的善的精神力存在的好藥靈，也有壞的邪惡的精神力存在的壞藥靈，它們都能指引追尋萬物知識的人如何找尋力量。因此本書選擇以不同於一般譯法(即巫術、魔力、咒文等)，而選擇更適合詮釋其療癒與徵兆意涵的譯法—藥靈。

殺絕，無視於幼小的動物生命以及他們對人類心靈造成的衝擊，血染的岩石正在哭泣，而群眾的眼神透露的，是無比的空洞，彷彿奪去他人的人性就能使自己得救。受到驚嚇的不只是八歲的男孩，湯姆也同樣驚懼於這些人與人類疏離的猙獰面孔。毫無惻隱之心，可以隨時在自己認為必要時取他人性命。無緣由的、單純的殘忍，偏離善良人性的行徑，讓英雄無法想像這是他所熟知的人類。

另一個更駭人的經驗，發生在湯姆的協尋記憶裡。他以追蹤術所尋得的，是對更龐大的生命整體感到完全無力挽回的頹喪，隨著褐髮少年的足跡，我們看到的腳印，是從愉悅的玩耍、擺盪、猶疑，到最後絕望的被棄置，任憑掠鳥群吵雜的包圍，經由追蹤師的敘述，讀者彷彿一步步踏入褐髮少年的死亡旅程，正是要展翅的年紀，被發現時已剩頹然的折翼，如此強烈的對比引發的不只是質問，湯姆對人性的冷酷已經無法理解也無法忍受，發出深沈的譴責：「有誰會發狂到要對另一個人或任何生物做出如此殘酷的事情，這已經超乎我的理解範圍。……我是為自己感到難過。我無法接受挫敗。找到了少年，但他已經失去生命。我責怪所有的人，這樣我才不用責怪自己」（〈失蹤少年〉，《松林少年》，頁 130-1）。

對照到現在的青少年常以危及自己生命的危險舉動獲取他人目光，甚至以此為樂，這關係到自我存在感消失的問題。奪去個人的，或者他人的生命才能證明自己是活著的？這個現象在現今犯罪社會學中是一種特殊的文化。不看罪犯或兇手，生活在繁忙社會的我們，對他人生命的殞落也漸漸的沒有感覺，漸增的案例顯示人類心靈的漂浮無著，近距離觀看他人死亡以肯定自己的生命是真實存在著，這說明對自我內在的空虛與否定。人類吞食其他生命以維生，已不像最原始的意涵，是出於生存需求，這些扭曲的行為在現世已經產生了更徬徨的心靈缺憾。湯姆斥責人類脫離良善的狀態，喜愛松林的他說：「……我感到悲傷，只有在這種時候，我才會深深以身為人類而感到羞恥」（〈失蹤少年〉，《松林少年》，頁 88）。

向來堅守在松林裡的少年，目睹這令人震驚的一幕，人性的醜惡將林相破壞，昔日的單純不再，對人性自私的厭惡首次讓他有離開松林庇護的想法：「在

這一夜之前，我從未想要離開過鍾愛的荒原，但此刻卻迫不及待，想離去。荒原出現了異狀，憎惡感迫使我離開此地，離得越遠越好」（〈失蹤少年〉，《松林少年》，頁96）。

當代人類行為的不義，與我們對人類的原初印象相隔如此遙遠，湯姆所感受到的疏離，不僅關乎自身，更深入的，是牽涉到全體人類的價值觀偏差，他跟一般成長受挫的青少年一樣，會有逃避的想法，對於人類信心的喪失促成他與人類的另一種疏離，成為走向探尋道路開端的另一個動機：

我對自己和我所生活的世界感到厭惡，對身為人類感到羞愧。我只想逃開，逃到荒野之中，倚賴大地生活，從此不再跟人類有任何關係。我想要拋棄我對社會的責任，想遠離社會的真相，躲進自然的懷抱，在那裡冬眠，直到人類毀滅自己，直到動物重新掌控世界為止。（〈失蹤少年〉，《松林少年》，頁131）

對於人性厭惡到甚至想要它毀滅得以重生。在混沌的社會裡，松林少年有如大隱於世的先知，提出眾人所知範圍以外的警語，追尋自我也遭受攻擊。然而，追尋最終的目的，是要自己能夠自在呼吸的同時，也填補這些成長過程中的不平坦，弭平這些心靈的衝擊。即使人性的邪惡面讓湯姆想要逃離，但他並未忘記逃離的終點仍是歸返：「我已學會不要因此喪志，反而更堅定我要改變人類本性的決心，使人類能重新與地球融洽相處」（〈失蹤少年〉，《松林少年》，頁88）。人性疏離讓他有更多啓程的衝勁，有如普羅米修斯為人類盜火的氣魄。或許人性的邪惡與殘酷造成他莫大的失落，決定離開這個讓人不滿的現世，但英雄開啓追尋之路，會期待舉回的火炬能給原來世界更大的改造力量。

第二節 天真者與孤兒

每個人出生時都是與世無爭的純潔天使，童年早期的生活經驗，是最接近天真無邪境界的。隨著年紀的增長，當天真的信任屢屢遭受挫折與背叛，「天真者」漸漸不再相信他人，甚至會墮入極端重視他人給予傷害的「孤兒」原型，從整體的旅程看來，湯姆從純真的信賴出發，因為疏離，不免對他人有些憤恨，站在孤兒情結的邊緣，但在啓程的同時，他對於自己的成長，仍然也抱以最終回歸的渴望。內心的原型從天真者到孤兒，代表隔離、出走的動力，兩種原型並非壁壘分明，在經歷各種視野之後，英雄會從中整合出一個處世的模式，既天真又謹慎。

一、純真之歌

自 18 世紀浪漫主義興起後，童年被視為人類歷史中的黃金時代，人類不斷在心靈上追求的，就是重返這個純真神話中的伊甸園。處在當代進步的生活圈裡，許多人對自己生活目標卻顯得茫然，人們花費大量的金錢創造出模擬自然的情境，企圖以一個穩定的外在環境喚醒心靈的空缺，自然界的滌淨作用和更迭的氣象與我們靈魂的更新狀態十分接近，沈浸在其中會讓人有穩定感，宛若新生的孩提時期靜謐的氛圍。在每個黃金年代的憶舊遙想中，人類都以重返天真作為起始與最終的目標，所有有關「天真者之旅」的敘述，都是由一個溫暖安祥、充滿安全與保護，一個夢幻般的理想世界開始的。無論我們內在的「天真者」是沈睡、是活躍，基本上我們都相信，未來的生活會比現在更好，這就是人類初次體驗的天真者原型。

天真者特質涵蓋了內心探索之旅的全程。因為每個人內心深處，都為那深信不移的信念所激勵，並企圖重建一個曾經存在的美好世界。經歷人生的一切後，才終於洞然明白，而致力開創一個彼此尊重、互相瞭解、安詳平等的世界。⁴⁰在

⁴⁰ 卡蘿·皮爾森(Carol S. Pearson)，張蘭馨譯，《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Awakening The Heros Within: Twelve Archetypes to Help Us Find Ourselves and Transform Our World*) (臺北：生命潛能文化，2001)，頁69-70。

現代社會中，人們同樣朝著這個方向回歸，不同的是，我們被紛雜的物質帶領到偏頗的方向，以為拒絕老化就能留住童年，「不想長大的彼得潘」明白標示著人們亟欲留在童年時光的夢想。成人畏懼面對成長後紛至沓來的責任與負擔，停留在童年時代似是保有心靈美好純淨的策略，心中的天真者茁壯，面對未知的世界似乎也多了些許的力量。故人類一開始是無意識的天真者，在成長過程中會變成有意識的想要保有天真，生命的起與終，都建立在對天真者形象的追求與維持。

一個孩子若是從小充分被照顧和關愛，會對世界充滿信心，他會覺得世界是個安全的地方，能夠信賴別人給他的一切支持與協助。這樣天真的信念會全然相信世界給予的善意，並用那份純淨的信任去對待每個際遇，也渴望被愛、被接受，本質上是樂觀和信任。天真者原型教導我們放心去信任，面對艱險，只是滿懷信心，並以信心開啓奇蹟之門，信心總是會有回報。在探索的初期或是考驗中，追蹤師全書皆是這種充滿希望的狀態，面對自己內心的追尋，少年湯姆和潛近狼導師對於所處的大地秉持一派的天真信任，將自己完全交付在自然的懷抱中，往復的面對衝擊之下也獲得成長。

天真者經歷的危險愈多，世界就變得愈寬廣。生命仍須付出痛苦的代價，接受挫折與幻滅，這種失落會在生命中不停的出現。我們不斷經驗到自己和別人的背叛遺棄和理想破碎，若幸運的話，每一次，我們都能重回天真者的態度，那不僅是一個新的境界，更是讓我們能以天真的態度來感謝祝福的。天真的態度是出於歷練過後的智慧，而不是被動承受拒絕、否定，累積挫折經驗就能尋得。關乎自己成長的每一個經歷，必須經由這樣的學習。成長過程中，人會慢慢發現自己與他人、環境，都不是非黑即白可以清楚劃分的，相反的，每一個存在的個體都是複雜的組成，在理解善惡交織的基本形成後，少年在導師的指引下屢獲看待事物的新角度。

二、吶喊的孤兒

天真者對他者的全然信任，會受到環境影響悄悄的趨向陰影深處。筆者相信，相對於當代的生活模式，堅持特殊理念的湯姆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挫折必定是大於書中記載。自然界仍一派天真的接納人類；但在文明世界中，一切都讓作者的成長佈滿荊棘，舉凡同儕的嘲弄、長者的不信任、家庭責任的背負等，挫折使人成長，但無止盡的打擊對成長是無法產生鼓勵作用的。在與他人、社會疏離的狀態下，睿智如潛近狼導師都不禁懷疑，忙碌的現代生活是否會有終止的一天？在絕望、老邁以及靈境開始模糊的情況下，潛近狼覺得靈的世界遺棄了他，一切將無可挽救，這樣昏昧的生活觀感永無止盡。失望之餘，他決定回到最初靈境產生的起點，終結自己的生命，還好靈境又一次的顯現，之後巧遇在河邊撿拾化石的湯姆，開啓了他生命中最後的希望……。

面對外在強勢的挑戰，為師者與學習者容易因為強大的失落感而陷入天真者的陰影當中。湯姆發現褐髮少年好似宣告地獄真實的存在人世，令人震驚且恐懼，這讓他對人性的懷疑直接上升到最高點，感覺極端憤怒與無力。湯姆無法面對內心的錯愕，遂對他人大聲咆哮。自責或責備他人的行為，都是為了使我們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將錯誤投射在他人身上加以指控，是最迅速得到心靈平靜的作法。如此作為，人不需去面對批評、敵意，更不用去注視自我是否對事物無法掌控、對人生無能為力。當眾人都行走在錯誤的軌道上，偏離自己良善的本心，隨波逐流是容易的。心靈純真的追尋者，面對現實與理想的落差，多數會落入說服自己閉上眼睛的鄉愿情結。天真者要面對的課題，即是要處理這道陰影，並且避免被它掩蓋或吞噬。

如同眾人忽視盲眼卡珊卓拉的預言，眼光深遠的先知發出警告常被社會忽略，甚至引來譴責。眾多時代的先驅犧牲在群眾意識的洪流裡，無力改變外在世界，會迫使追尋者更往自己的內心去探索。少年的信念若陷入天真者的陰影，則他會變成一個有孤兒思想的孩童，將焦點聚集在他人造成自己的痛苦這個點上。

卡蘿·皮爾森指出：「孤兒是個失望的理想主義者，一個夢想破滅的天真者。雖然天真者堅信純良和勇氣必將獲得回報，孤兒卻知道善良和正道不一定會獲得報償，他認為事實上總是邪惡的人得到好處。」⁴¹在天真者的眼中，失敗能夠藉著全副的信任得到弭平，追尋是不斷的攀升，但在孤兒的觀點看來，著重點卻是他者給予的痛苦。面對自己的創痛和限制，以及體會那其中的苦痛，是產生力量的泉源。⁴²這樣的體會不見得是不好的，孤兒會理解，除了自己，沒有人會為我們努力。湯姆在學習歷程中，生活方式屢屢引起衝突，消去他對白人社會的信任，當天真換來眼前殘酷的現實，少年的視野裡看到自己的無助與他人所加諸己身的痛苦。孤兒原型的益處是，當他認為外在力量無法幫助他獲得成長，幻滅能換來向自己內心求助的正面動力。幻想破滅時，才會促使我們離開依賴的安全範圍從事探索之旅，為自己的生命尋找新的答案。⁴³

梭羅在《湖濱散記》中曾提到：「如果一個人會不依他同伴的步伐前進，那有可能是因為他聽到另一種鼓聲。」⁴⁴遠離人群、與所謂的正常生活背道而馳，是英雄在經歷痛苦後所衍伸的覺悟。現代的生活方式與人的心靈、與自然萬物、與地球的生息都在遠離，這些情況都被採取自然生活的大地之子真實的體會到。否定外在的同一時刻，追尋者對內在的信任漸增，湯姆走入孤兒只信任自己的原型裡。對外界全然信任換來的是完全的絕望，孤兒想用阻斷信念的方式跳脫無知和否定的循環，在他深入痛苦根源的同時，他應當對痛苦和失落有全面的瞭解。我們應該覺知到，痛苦和失落是個人轉化的必經過程，他們並非生命的常態。追尋者應該擺脫孤兒原型的陰影，瞭解痛苦是一種訊息，它能引起我們的注意，並提醒我們沒有人可以免疫。失落提供我們一個肯定自愛和希望的機會，最壞的危機就是轉機，唯有嘗試學習、挑戰，才能迎接新生命成長的刺激。在旅途中，追

⁴¹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86。

⁴²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90。

⁴³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44。

⁴⁴ 轉引自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213。

尋者要學習到：痛苦不必然是無意義的磨難，反而是繼續成長和改變的燃料。⁴⁵ 學習傾聽另一種鼓聲，英雄學會自我信賴，承認痛苦存在，並從這些失落出走，他要找回最初被賦予的希望。

隔離加深人的孤寂感，在孤兒的出走旅程中，他需要極大的正向力量，幫助他由絕望轉至希望，並增加自我價值和行動力。面對孤兒原型的陰影，幫助它最基本的工具就是愛，這種愛來自成功的個人或團體。孤兒需要從相似的人身上，看到改變所帶來的生活滿足與身心健康，我們必須學習傾聽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並且去認識痛苦的癥結，將它們打開，朝向成長和改變走去，而不是用痛苦將彼此綁死。走出否定和孤立的心態，學習用愛去幫助他人，是孤兒跨出的重要一步。承認傷害的存在，若不經由出走去尋求歷練的勇氣與經驗，挫折在內心鏤刻的痕跡會更加難以抹滅。追尋者應從孤兒經驗中瞭解它所給予的恩賜，無助是幫助我們認清自己所受的傷害，學習與人共用自己的害怕、脆弱和傷痛，並不會招來更多的磨難。相反的，這可使我們與他人更密切地連結，追尋者應學習開放內心，並對人充滿憐憫同理之情。

確定人我情感的連結，能夠讓我們反思痛苦帶來的意義，並且在成熟後設法運用自己的力量，為他人生命中的失落注入一些活力，與他人交流學習，是在協助彼此脫離孤兒的狀態，並培養出能力，能回頭檢視人類與自然疏離之外的因應之道。孤兒的原型持續地教導我們，不管進化到那個階段，人永遠是必須依賴他人的。為了最根本的生存、呼吸和吃的食物，我們依賴地球；我們也依賴彼此。除了通力合作，沒有人可以獨得上帝的眷顧，為自己創造出豐裕富足的生活。生命的理想境界是重回伊甸園，這個回歸需要相依共存(interdependency)的關係。⁴⁶

隔離、出走，追尋者踏上旅程之際，做為孤兒，他為信任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哀悼；作為天真者，他仍保有一分天真和希望，不至於放棄對人類關愛能力的信念。少年欲將自己置於更孤立的隔離環境，踏上自我追尋的旅程，學習生命中所

⁴⁵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63-6。

⁴⁶ 轉引自卡蘿·皮爾森，《內在英雄》，頁 68。

有重要的課題。脫離現實世界，人能在異域發現生命的來源，將自己帶入另一個更多采多姿而且成熟的境界。



第三節 啟程

正因為生命的短暫珍貴，自我追尋十分必要，「隔離」是英雄旅程明顯的催化劑，另一個隱性的誘發點在於旅程的「召喚」，這個心靈的召喚是要人離開特定的社會情境，以進入自己的孤寂中，找到那世俗忙碌中所不可能找到的內在珠寶，也就是個人的生命中心。當人感覺被拋離了生命中心時，就是開始冒險之旅的時候。當英雄若有所失，即是冒險的開端。英雄要跨越的是邁向新生的門檻。⁴⁷召喚是持續不斷的呼喚，或是一連串有意義的巧合，像是命運對英雄發出的呼喊，召他往自己生命中心的方向前進。

一、召喚

在追尋的路上，作為先例的潛近狼在首次南美洲朝聖的旅途上，不停有莫名的呼喚催促潛近狼往前，即使他想要延緩或繞道，這種內心發出的呼喊也不肯妥協，直到他到達命運的應允之境，這股鞭策的聲音才會在耳際消失。潛近狼接受召喚，對這另一種鼓聲如下詮釋：「每個人都受著一股無名的力量驅策並支撐著，它使人即使百般不願，仍不自覺地朝著無形的目標前進，……而絕大多數人們處於苦難與挫折，是因為他們拒絕回應這股力量。這是一股內在的聲音，是一種『召喚』」（〈齋戒〉，《松林少年》，頁194-6）。

坎伯認為：「歷險的召喚」—象徵命運已在召喚英雄，並把他的精神重心從他所在社會的藩籬，轉移到未知的領域。⁴⁸召喚代表的是所謂的「自我的覺醒」，它揭開了轉化的簾幕。在完成精神試煉的儀式或過程時，個人在心靈上彷彿是一次死去和誕生。當人發覺自己原來熟悉的生活領域以及舊有的概念、理想和情緒的模式都已不再適用，就是跨越門檻的時候到了。⁴⁹召喚讓英雄從阻滯難行的環

⁴⁷ 黛安·歐思本 (Diane K. Osbon)編，朱侃如譯，《坎伯生活美學》（臺北新店：立緒，1997），頁100。

⁴⁸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5。

⁴⁹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52。

境裡淡出，在隔絕的境地中思索自己應該行走的道路，淡泊或退出，強調的是個人由外在世界轉向內在世界、由宏觀宇宙轉向微觀宇宙的思索，也就是從生命枯竭的荒原退到內在永恆寧靜的領域。英雄首先要從原來的世界場景退出，深入探索心靈中那些困難真正駐足的地帶並解開其因果關係，在遠方釐清、拔除自己個人的困難並破除蔽障，讓自我接觸未經扭曲的直接經驗，並從各種意象中獲得啓發。

當英雄從紛沓的世界退出，逃離令人耳盲目聾的社會生活後，他們在孤獨的生活中除了找到了平安和正確的靈性道路，也發展出對人的自欺的敏銳鑑察力。對人性的扭曲的洞察，正是人從孤絕中能獲得的最大教益。眾多苦修都源於這樣的目的，唯有隔絕外在環境的影響，仔細聆聽與回應召喚，個人心靈才會獲得安適，若貪圖現狀的安逸，或是懼怕未知而不願做出改變，則個人無法獲得進步，內在心靈的不安會持續折磨著應該奔馳卻停滯不前的人。若拒絕召喚，歷險的所得會轉變成抗拒它的負面活動。人終日困在無聊、辛苦的工作或「文化」的圍牆中，受限於生命的荒原，絕非生命的最佳位置。故聆聽鼓聲的引導，往無人處前去，吾人才能像松林少年一般，看見生命熠熠的光芒。

二、回應

社會整體追求的是安定，人們常因變動帶來的困頓而無法放棄手邊的安穩及地位權勢，基本上，拒絕召喚就是拒絕放棄個人據為已有的利益，在這樣的視野當中，理想的未來竟是固著、穩定、可預測且不流動的。在積極同理心的作用之下，人很容易希望他人過著跟自己一樣安定的日子，寧願衣食無虞，也不願遷徙流離。我們要求他人跟自己一樣，藉此獲得認同與安全感，面對未知，多數人充滿著恐懼。

拒絕召喚是旅程對英雄發出的首要試煉，英雄若接受安定的誘惑，背離自己的內心，則屈就的生活模式會在心底泛起無法滿足個人追尋的漣漪。潛近狼曾選

擇拒絕聆聽，召喚旋即變成縈繞的鼓聲，在他心裡盤旋不去：那是邪惡的鼓聲，要把他引誘到邪惡之境。……對那些聲音感到憤怒與困擾（〈另一種鼓聲〉，《草原狼》，頁 49）。召喚引發的震顫沒有消失，反而以更多困境向潛近狼襲來，一次的遠行就是一次的刺激。你拒絕以正面的方式去經驗的事物，便會讓你以負面的方式經驗到。⁵⁰拒絕接受召喚的正面力量，祈求會以負面的、空虛的形式圍繞在生活四周。拒絕召喚引來的困境，是上天再賜予的恩澤，它更提醒人類的受限，直到英雄終於願意面對內心的渴求與召喚，踏上正確的道途，生命才不會繼續困在這種進退維谷的處境。

回應召喚之後祖父明白自己原來一直跟著另一種鼓聲走（〈另一種鼓聲〉，《草原狼》，頁 65）。而湯姆也在聽完這個故事後得到鼓勵，他瞭解英雄接受召喚時的孤寂，並清楚知道的方向：「別人無法接受或瞭解靈的世界，並不代表我就要背離自己的方向與靈境，……我也瞭解到，身為人類的我們如果想要超越肉體，感受到真實靈性體悟的狂喜，我們就必須回應靈的召喚」（〈另一種鼓聲〉，《草原狼》，頁 65）。

當人拒絕心靈的召喚時，他會覺得生命充滿失落與乾涸。回應召喚，就是拒絕讓自己的生命乾枯。當追蹤師把靈性的召喚對應到他所處的當代生活，思索自我未來想要邁開的方向，他所釐清的「召喚」即為所有的現代人指出長久以來存在心底的回歸方向與期望：

「這個『召喚』就是我們想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渴望，……在我的心中，這股『召喚』就是想要體驗潛近狼所說『與大地一體』的渴望。……這股『召喚』來自我的存在的深處，我無法解釋，只能回應它。……人類自土地生長而出。然而不知為什麼，卻與自己的根出之地失散了。我渴望能重回人類的根，渴望瞭解並找到適存之地。」（〈另一種鼓聲〉，《草原狼》，頁 65）

⁵⁰ 黛安·歐思本編，《坎伯生活美學》，頁 101。

追蹤師選擇面對試煉，勇敢出走，當他這樣的勇氣揭示眾人新的可能，他便成爲一種英雄典範。無論任何時代，人類一直有回歸自然界的渴望，今日這個願望在人們有限的理解裡只能以大筆的金錢去追求，人們藉此獲得待在自然中的閒適與盈滿靈性，殊不知內在的空虛皆因爲生活長期離棄自然母親所致。湯姆選擇接受召喚，回應並踏入追尋的旅程，他找到自己回歸自然深處的方向，也找到進入充實愉悅的心靈的大門。自此他從生命的荒原隔離、退出，踏上讓自己內在尋得平靜的正確道路。

一旦回應了召喚，英雄就具有看見召喚的能力，此後他能夠明辨事物的表象與意涵，並堅定自己的心意，使這呼喚不易消失，也能將一連串有意義的召喚連結，不至於忽視內在的回音。在追蹤師的回憶中，這類的呼喚以「徵兆」的形式出現，以具體形象出現的「在萬物中移動的靈」，給予常人象徵的明示並指引追尋的方向。神聖的顯現是無所不在的，只是我們的眼睛沒有開啓罷了。巫士唐望所說的「看見」、或是潛近狼爲湯姆開啓的「視野」(Vision)，都在說明人開啓內在雙眼，達到看清象徵的境界。若瞭解召喚的事物，則徵兆無所不在。這就是印第安人文化中會提及的「好藥靈」：

好藥靈是任何一種令人難以忘懷的經驗，……好藥靈是大自然對你讚許的顯現，允許你參與某件值得記憶的事件或經驗。……**好藥靈會透過神奇的景象及美好的事件來宣告它的存在。**好藥靈也會在謎題解開後，顯示出更壯觀、神奇之奧祕的任何謎題，不論那謎題有多麼小。(〈好藥靈屋〉，《追蹤師》，頁 48-9)

象徵開啓了我們的眼睛。真正的象徵會將我們帶到圓心，而不是到圓周上的另一點。通過象徵系統，人類有效且有意識的與他自己最深層的自性接觸，並且

與上帝接觸。⁵¹

召喚宣告英雄之路的存在，解開生命歸返謎題之後，則沿路都能看到相關指引的線索。徵兆是一種經驗，它詮釋了所有在它之後發生的一切，詮釋了在它之前的一切。好藥靈、惡藥靈和徵兆會改變我們對自己與世界的關係的瞭解。一旦你經驗過徵兆，再也沒有任何事物能與過去完全一樣（〈徵兆〉，《追蹤師》，頁 121）。一葉知秋，徵兆連結了人、事件與萬物，它是潛意識中萬物相連的集體記憶。當人真正走在自己的追尋之路上，所有他所見的事物都會互有關連，且以正向的力量與英雄相互呼應。當你能夠看見那(生命互動的)模式時，你就能看見在萬物中移動的靈，而不是僅能捕捉到祂以好藥靈及徵兆的方式閃現而過的單一片刻（〈去問老鼠〉，《草原狼》，頁 37）。

英雄感受到外在與內在相互呼應，增添對旅程的認同與肯定。召喚，是心靈的呼喊；旅程，是與乾涸生命的訣別。接受召喚，將自己自枯竭的荒原生活抽離，英雄遠離塵世，開始往自己內心走去，追尋的旅程在經歷隔離、體會召喚之後，即將啓程跨入第一個門檻。

⁵¹ 黛安·歐思本編，《坎伯生活美學》，頁 391。

第四節 跨越第一道門檻

在童話故事裡，冒險的主人公在旅程中首先遇到的人通常是歷險的鎖鑰或是助力，也許是外型醜陋的老婦，或是極易被忽略的小人物，在故事的結局，他們通常提供英雄必要的幫助與保護，跨越門檻後首先遇到的，就是這類型的智慧長者。湯姆遇到人生導師—潛近狼，不但給予他許多印第安式的教導與啟發，祖父特有的教導方式與他代表意象，都堪稱湯姆成長路上的「領路人」。

一、最初相遇—流浪的斥候

歷險第一個遇到的人物，代表著坎伯所謂的「超自然助力」，他是來自於自然母親的保護力量，會以不同的外貌展現，英雄若忽略之，就會錯過象徵命運的徵兆；若維持與這類人物的聯繫，則最終都能有所獲得。湯姆很幸運，踏入成長旅程首先遇到一個對他愛護引導，又採取獨具靈性生活方式的潛近狼，潛近狼在孤兒心態氾濫之際與湯姆相遇，也讓自己獲得一股垂死邊緣的激勵。潛近狼以保護者等多重的角色出現，傳授湯姆個人的生存之道與對待大地的依存模式，也用他獨特的教導方式，喚起少年心中遺失的信任感。最初的相遇是在他自身即將完成英雄旅程之際，祖父流浪的歷程就像個引子，為湯姆指開啓追尋的途徑，而他曾走過的路，歷歷證明跟自我抗衡的艱辛。

潛近狼於年少時即因潛行的高超技巧被選為部落的斥候（Scout），作為群體的先鋒，他知道除了達到體能的極限，作為印第安人必須超越肉體進入更高的層次，以求跟徵兆、靈境有所接觸，否則人的存在與自然世界之間仍將存在一道深刻的鴻溝，動態溝通模式、普世真理、對靈性真理與知識的追尋成為祖父一生中最大的驅動力（〈祖父的追尋〉，《草原狼》，頁17）。潛近狼瞭解，個人必須進行與社群脫離的孤獨旅程，從人群中退隱，這是對社會一種特殊型式的愛，那絕對不是對人類社會的一種否定。它是一種對神話和虛構的安靜而謙遜的否定。離開，是一種愛與盼望的象徵。因為當我們愛某個人時，我們就會無法容忍那會把

他的人格破壞與重創的東西。⁵²做爲斥候，必須時時走在部落的前方，潛近狼用自己的歷險換來部落的平靜，他以全然靜默的潛行，靜靜的探出敵方虛實、爲部落做出貢獻。追尋者通常有這類的特質，他們寧願讓自己選擇孤獨，而不願接受社會虛構出來的謊言。

巨大的靈境指出，潛近狼必須流浪長達六十年之久，以期自己成爲部落的聖者。形式上的放逐是個人旅程的開始，祖父從技能的培養、覺知訓練到嘗試殺戮，逐步的在獨處中完成考驗，經過如夢境般的靈境、瀕死卻又重生，他的內外世界融入神聖的整體。隔離，既是個人旅程的開端，也關乎到全體的利益。選擇走上斥候之路，在訓練過程中必須與族人分離，而這個形式上的放逐即是祖父旅程的開始，……畢竟唯有透過求生，斥候才能明瞭如何與大地合而爲一，如何在最崎嶇的地方尋得庇護（〈祖父的追尋〉，《草原狼》，頁 24-5）。雖然獨自潛行引起巨大的孤獨感，他仍回應靈境的預言與召喚。

初入文明世界，祖父曾經十分驚愕，面對白人殘酷的對待大地，震驚之餘更燃起他保護大地的渴望。祖父不能理解白人的行爲，在觀察中形成反感，從他的眼中看到的對比，點出白人社會的生活其實是悖離自然的：「白人爲數眾多，武器強大，但與大地共處時卻極度無能，也因為他們對大自然充滿恐懼，因此冠之以蠻荒、惡地之名，好像大自然是有待他們征服與馴化的對象」（〈祖父的追尋〉，《草原狼》，頁 39）。

一旦以敵視的眼光看待大自然，人類便從自然的背景中獨立出來，夢想回歸的伊甸園成爲生存的競技場，當人無法用同理心去檢視大地所承受的傷害，生存變成一種沒有知覺、只追求物質享受的荒謬場景。

祖父眼見白人奴役自己的同胞，他以憤恨的眼光去詮釋白人的所作所爲，對主流文化和政策有所控訴之餘，他知道自己必須竭盡所能拯救這個族群。接續的流浪歲月，追尋的足跡遍及美洲各地，當旅程已到盡頭，祖父感覺自己的年邁，而世界彷彿遺忘了他，主流社會對環境的破壞並未停歇，他自覺一生的追尋無法

⁵²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38-9。

畫下完美的句點。渴望與孤寂俱增的他回到最初應允啓程的靈境，山獅與戰士的回憶如浪潮般湧來，白色草原狼指著東方一個撿拾化石的白人男孩，宣告他生命的停頓會有另一個人前來接續：「也許是巧合，也許是註定，遇見祖父那天我正好在河邊撿拾化石，我朝他微笑，好像自己早就認識他了，遠處傳來一聲草原狼的呼嚎，祖父露出微笑，落下兩行淚水，我當時因為年紀太小，完全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祖父的追尋〉，《草原狼》，頁43）。

在祖孫兩人的記憶裡，最初的相遇在此定格，湯姆遇到的是啓發他人生的重要導師，智慧長者也需要英雄的出現來為他的使命賦予意義。潛近狼自此成為湯姆的草原狼導師，他亦扮演守門人的角色，不斷的訓練英雄並給予考驗，當少年完成他給予的試煉，即跨越見習生的階段朝獨立學習的路途走去。

祖父的一生以傳承文化為終點，與湯姆的相遇有如開啓彼此人生的重大契機。在少年展開單獨的旅程之前，與祖父相處的點滴成為他日後獨自面對世界的支撐來源。英雄跨越了門檻，遇見以精神導師的形式出現的守門人，潛近狼就像容格指出的「智慧老人原型」：那是一種靜謐的品質，如隱士般的高深莫測，不似英雄般的叱吒風雲，也不像父親那樣的雄性勃發，而是一股自心田流出的奇妙力量，能在個人的內心衝突之中起指導和保護的作用。⁵³追尋的歷程中潛近狼給予全心的指導與保護，他更如《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裡的「術士」一樣，代表我們自身開啟轉換過程的那一部份。……以各種有益的方式，幫助人們從內心深處自發地趨向神靈以達到自我解脫。⁵⁴像是命運裡始終存在的良善力量。祖父畢生的追尋，給湯姆帶來教導與啓發，這股影響力藉由《松林少年的追尋》傳承到我們所處的現世，為更多現代人的生命做深層觀照與省思，產生影響力之大，也許是潛近狼在最初潛行之際所無法想像的。

⁵³ 羅伯特·霍普克 (R.H. Hopcke)，蔣韜譯，《導讀榮格》(臺北縣：立緒，1997)，頁122-123。

⁵⁴ 蔣宛玲，《《煉金術士》研究》(台東大學兒文所碩士論文，2006)，頁93-4。

二、歷險守門人—草原狼式的教導

英雄跨越門檻之後遇到的救援者有各種面貌，潛近狼是以較高層次的嚮導、老師形象出現。一個好的老師是在那看著年輕人，辨認他的可能性，然後再給建議，而不是命令。⁵⁵他不只引導，還精心設計情境，讓學生在瞬間對所學事物有無限的渴望，當少年們極度願意爲了學習接受各種試煉時，知識便能傾注、灌溉在心田之上，就如湯姆所言：

回顧過去，令我驚訝的是，潛近狼給我的教導，極少使用語言，而且一切都在靈巧的安排中完成。他從不直接給我答案，當他想到要教我們什麼時，他會安排它，讓這件事變成我們突然間極度渴望知道的東西。（〈去問老鼠〉，《追蹤師》，頁 33）

他不會教導一切我們還不渴望知道的東西，而且他會是第一個創造那個渴望的人，我們必須要非常急切地想要學習，否則他不會開始教導。（〈祖父的志業，我的志業〉，《草原狼》，頁 242）

當少年們產生疑問，潛近狼會叫他們去問老鼠，或是去餵鳥，實際的走入自然情境中，觀察、瞭解動物行爲的脈絡，藉由模擬、模仿、行爲同步、進而主動串連人與動物或自然之間的所有連繫。當少年們有所獲得，不但已瞭解萬物在生存的網絡上如何展現智慧，也加深對人類自身與自然的認識。秉持印第安人奇特的生命思維，祖父揭露了以自然爲師的真諦，道法自然，祖父讓少年親身體驗與自然親近的震撼。他教導湯姆，要與森林一起生活，而不是生活在森林之中。……當我們遵循本能行動時，所得到的進展，永遠比只是根據理性判斷的行動更多（〈去問老鼠〉，《追蹤師》，頁 40）。

⁵⁵ 喬瑟夫·坎伯、莫比爾（Bill Moyers），《神話》，頁 242-3。

在先前提出的疏離情形中，森林在人類眼中只是一個充滿威脅的活動空間，但祖父相信大自然全然無害，人在其中不會受到毀傷，他將大自然等同於充滿母性的人類母親，與自然共同生活的觀念顯示人類以外的他者也是有意識的個體，這也就是坎伯所說的：「保護的力量總是一直存在內心的至聖所，甚至蘊涵於我們不熟悉的世界特徵中，或者就隱藏在這些特徵的背後。我們只要瞭解和信任，則亙古永存的保護者便會出現。」⁵⁶印第安人的生活形態從來就未曾把自己與大地母親做分離或切割，當人跟世界有緊密的結合，內在心靈富足，也就無須過份的向外追尋。

在試煉中潛近狼常讓少年面臨艱難危險，少年卻總在轉身之際看到他守護的身影，無聲的潛行是祖父特有的技巧，因為有祖父作為領航，對於個人生命、價值觀的養成，悄悄的潛行在英雄內心。祖父好似傳遞訊息的使神赫米爾斯（Hermes），既帶來危險的警告與助力卻又對英雄施予考驗跟難關，他將純真孩子的靈魂引入對試煉躍躍欲試的領域。在帶領學生進入孤絕的試煉期間，幾次危及生命的探索給少年帶來莫大的啓示，祖父在生命的邊緣守護自是花費更多的心力。與少年們共同涉入險境是他獨特的教導方式，教導與試煉伴隨著湯姆的蛻變，面對少年覺知的有限，潛近狼不常大聲斥責，反而是讓學生承擔踰矩的後果加深內省。少年曾經因為覺得好玩搖盪白樺樹枝，祖父只是示意，等到樹枝折斷，少年們傷了自尊與手腕，他才說出對少年的訓誨。凡事必須親身經歷才會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明瞭自己的所作所為，理解無知帶來的影響後，湯姆體悟到自己應該尊重萬事必有極限，對於極限可能帶來的後果，人應該表現敬畏，並且心存戒慎。成長雖有熱切渴望，但在潛近狼的教導之下，少年的內心同時具有積極的勇氣與敬畏之情，這幫助他能在往後的歷練中反覆思索成長的各種滋味。

祖父的亦敵亦友在呂政達的推薦序〈做自己的追蹤師〉中，呈現出另一種生活的哲學，他說：

⁵⁶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 73-4。

祖父給予湯姆的是美國中西部印第安部落的草原狼式教導(coyote teaching)。草原狼在美國西南印第安文化中，具有狡猾欺騙的意象，牠生活於「中間」，在「是」的同時，也是「非」；牠突破疆界的規範、打破規則、違反習慣，換言之，牠引發干擾與混亂，但又從中賦予創造的可能性。……藉由製造干擾與混亂來激發學生去質疑自己所相信的，並渴望由自己去探索答案。……草原狼導師讓學習變得刺激，讓學生渴望知道。一位由草原狼教育而成的弟子，最後將可不再倚靠老師的指導，仍能永恆不斷地學習，因為他自己也將變成一匹草原狼。（〈做自己的追蹤師〉，《松林少年》，頁 11-2）

在《少年小樹之歌》當中，小樹兒高大嶙峋的祖父以生命為教誨，保護著他，也教導他與天地對話、與萬物共存。潛近狼更甚於此，他教給湯姆的是比現實更深層、更貼近生命的所有事物。草原狼亦然，他是大地的心靈導師，他總是敲打著另一種生命的鼓聲，輕柔如風，又熱切如火，呼喚著天地，為我們開啟大地懷抱之門，追尋與日月繁星同行的自由和智慧。⁵⁷祖父依循召喚潛進，對自然崇敬，對孩子慈愛，松林少年有幸，在人生的旅途上能經由智慧長者引導他往自己生命正確的路途走去，作為一個花時間找尋自己的人，從追蹤、生存技巧的培養，到獨自面對思考，最後承接祖父畢生的願望，少年的英雄之旅在遇見祖父後次第展開，而祖父也在這樣的教導中回顧初衷，並發現自己並未偏離正確的道路。

作為舊時代的聖者，祖父以他印第安人顛沛流離的一生，反映了各式各樣思想在土地上的拉扯，也以他個人的追尋歷程為少年們開啓了凝視生命不同的視角。異於其他英雄追尋的扁平模式，湯姆的腳步循著祖父的腳印，在踏出追尋腳步的同時間，為讀者呈現層次堆疊、內外都逐步攀升的探索旅程，帶著保存古老之道的藥靈袋，英雄之旅如鷹揚翅，在和煦的陽光中開始飛翔。

⁵⁷ 網路書介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87518>（2008/4/2）

三、走入森林

教室，作為學習的場所，然而不同於一般的孩子，松林少年的追尋以森林為主要場域。湯姆家後院的一片松林，作為他旅程的起點，松林不只是教室，也像教堂一般，為少年建立了森林是神秘、神聖、神奇的觀感。對照到坎伯所言的神聖空間概念：「你的神聖空間是一個你能一次又一次找到自己的地方。」⁵⁸對少年來說，蒼鬱的林間就是他最初的神聖空間。

旅程初期，湯姆藉由神聖空間的具體展現，促使他在環境的震撼下確立自己前進的目標。這個特殊的體驗發生在蒙大拿的荒野保護區。湯姆因為追蹤大山貓的足跡而進到隱蔽的樹林深處。樹冠層襯托著藍綠色的天空，高聳參天，葉隙間滲著陽光，形成一個類似廟堂的空間。在進入此地的同時，他忘了要追蹤的足跡，他對自然升起一股崇敬之情，甚至產生如教徒一般的狂熱。像夏爾·富科爾（Charles de Foucauld）所言：「讓自己置身孤獨中，與永恆的事物面對面，是何等愉快而健康。它讓人有一種被真理所貫穿的感覺。」⁵⁹森林的結構讓人沈靜，湯姆在其中彷彿經歷了心靈上的受洗：

眼前的景象令我淚流滿面地，跪倒在地。那是喜悅、敬畏、尊重與感恩的眼淚。……當我跪在堅硬的岩石上，看著陽光柔和穿越高大松樹，泛著黃如燭火的天光時，這些字句浮現在腦海中。沒有一座以人類之手所建的大教堂，能達到如此完美的境地。我在此禮拜、齋戒、靜心了三天。這是永生難忘的經驗。（〈森林大教堂〉，《松林少年》，頁 142）

時光依然流動，紛擾卻暫時停止，這片被湯姆稱為「森林大教堂」的密林展現的是一個小型的伊甸園景象，恰如牧神潘恩休憩的寧靜午後。他在此處靜靜的

⁵⁸ 黛安·歐思本編，《坎伯生活美學》，頁 245。

⁵⁹ 轉引自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295。

待了兩天，仔細觀看萬物在此呈現欣欣向榮的生命力並和諧共處，原本充滿獵殺特質的紅狐狸，在寧靜的場域也變得溫和，以他發亮的毛色融入林間的朝氣。在這裡，殺生變得不可能。這是具有好藥靈的地方，但不只是如此。這是一片神聖之地，進入此地的所有生物，都能感覺到此地是獨特的，同時心懷崇敬（〈森林大教堂〉，《松林少年》，頁 143）。平和的氣氛隔絕了外界的紛擾，讓人只想永遠停駐，空間裡特殊的氛圍能夠對人產生影響。神聖空間是緊緊地密封起來與塵世隔絕的地方。此時的森林在常人眼中，也許仍是一片荒地，但在追尋者的心靈中，它具有不同的意義。

日本關西的「稻荷伏見大社」以寺內設有千座鳥居聞名，這種帶有禮儀性的牌坊代表了分隔凡俗世界和神聖的萬神天國的門檻，朝拜者通過此牌坊，即宣告自己進入一個神聖的領域，將凡間所有的紛擾阻擋在鳥居之外。神聖的宗教圍地是要與現實世界隔離並有一個便於入靜的環境。英文中「temple」（廟宇、神殿）一詞及與之相關的「contemplation」（冥想、入靜）源於拉丁文的「templum」，意為具有特別用途、奉獻給上帝的地方。⁶⁰所有帶著神聖色彩的宗教建築物，其結構和方位不僅僅表現出該地是一個充滿靈性的遮蔽之所，它本身也將人進入其中的感受運用一些象徵物表達出來。就像《地海傳說》⁶¹中格得以誠心跨越了一道有形與無形的門檻，學院的那道木門，在回頭時驚覺其真實的質地是由銀白象牙組成，充滿雕砌與華麗的景象。從林中歸來，彷彿剛造訪過一座教堂，回望來時路，湯姆換了一種全新的觀點，他亦認為自己身處的空間也是象牙雕砌的廟堂，是一個充滿神聖氛圍的領域。

當人身處一個外界干擾無法穿透的地方時，他即處於不受刺激衝擊的永恆區域中。紛擾被隔絕開來，人能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實體。神聖空間提供了一個間隔，將人內在的永恆從時間領域中暫時抽離出來。森林濃蔭深處正好隔絕所有外

⁶⁰ 蔣宛玲，《《煉金術士》研究》，頁 104-5。

⁶¹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徐慶雯、蔡美玲、段宗忱譯，《地海六部曲》(Earthsea Cycle1-6) (台北新店市：繆思，2007)。

在的聲響，從常態生活抽離的觀者，在其中能夠真實的感受到深沈的寧靜：

我發現的是一座天然教堂，寧靜和平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沉浸在神奇的寧靜之中。地球和它所創造滋養的一切都是神聖的概念，在此變得真實。我觸碰到它，我就是它。我聽見它。它是真實的。有什麼能教我離開此地？（〈森林大教堂〉，《松林少年》，頁 143）

空間影響人的心理，在與世隔絕的林間，心彷彿回到自己歸屬的家，紅狐狸的走過呈現出：當個人心靈從日常清醒意識世界的混亂景象被移開，在生命不斷吞噬生命的恐怖景觀中，體認到此一現象基底的和諧是出自人的本性，於是心得到歇息安寧。⁶²在廟堂之內，生活的秩序在安靜的整體下進行，生命真實的呈現在眼前，人類也參與其中。追蹤師所體驗到的，是祥和的歸屬感，廟堂是心靈活動的空間與世界。當人們走入一間教堂時，便是進入一個充滿精神影像的世界。四週圍所有的外觀形態都在表示精神價值的意義，⁶³而人的觀感會隨著這些象徵的引導，產生對自己有意義的解讀。在這個半封閉的空間裡，任何生物都無須擔心會被吞噬或驅趕，物與物間的肅殺氣氛不得見，取而代之的就是「在萬物中移動的靈」，它以諧和的靜謐展現。

人世時間裡各種片段深刻影響著青少年的價值觀，但在這個絕美之境，時間定格在永恆的光影，人能將自我與時間洪流作連結，雖身在其中共同隨波傾覆，卻沒有顛沛流離之感。就如坎伯回溯塞尚的說法，藝術創作能夠吸引讀者，就是這股終極喜悅引起的共鳴：

藝術是近似自然的和諧。當然這涉及兩種自然：外在世界的大自然，以及內在自然本性的世界。也就是說，當藝術家意圖要安排「一種近似自然的和諧」

⁶² 黛安·歐思本編，《坎伯生活美學》，頁 354。

⁶³ 喬瑟夫·坎伯、莫比爾，《神話》，頁 145。

時，那麼這種和諧便會與你內在的某種質素交感共鳴，並使你固著在美的驚駭中，於是你便得到一種巨大的「震撼」體驗。因此，藝術的功能在於打開可觸、可見有形世界的必朽事物，以使得光輝—與你內在的光輝相同—能夠閃耀其中。⁶⁴

人進入自然中接受洗滌能夠獲得療癒，即是這種美的感染力產生淨化作用。萬物的秩序引起內在同步，隨即產生無聲的和諧。在平靜的齋戒三日後，湯姆不願自己生存的需求破壞此處的祥和而選擇離去。轉身之際，先前被他追尋足跡的山貓竟出現在山澗中，山貓作為自然界接納應允的象徵，牠引領湯姆來到此地，最後凝視他離去的背影，一種被接受認同的感覺產生了，人類在自然教堂受到震撼感召，因為物我和諧所生出的感動產生狂喜。林中深處在心靈的意象上不但有廟堂的外型，也像是內心世界裡力量的來源。追蹤師以自己從這個空間裡得到的各種象徵為起點，看到了自己正踏上光明的道路，加上在此得到的認同感，他帶著更強烈的信心踏上接續的旅程，湯姆至此肯定，自己所踏入的無人之境就是命定要追尋的道路。

⁶⁴ 黛安·歐思本編，《坎伯生活美學》，頁 346。

第參章 準備與探索

青少年成長的過程，是與生命不斷的磨合，遇見經驗總和可以理解的事物，在心理層面就能達到平衡，若與原先的認知有所衝突，就必須經過自我調適來對生命的事實加以釐清。成長，其實就是「基模」持續調整並擴大的結果。在探索旅程中，每一次原型的提昇，就是人生智慧的拓展。青少年藉由這種迂迴向上的攀升，日漸發展出與自我、與他者應對的生存方式。對於追蹤師的旅程，本章試以喬瑟夫·坎伯的「英雄之旅」為主軸，輔以卡蘿·皮爾森所補綴之「內在英雄」原型來探討松林少年在探索旅程中外在的歷險與內心的轉折。利用原型對應出湯姆心理的轉折點，以及他面對困難的因應與解決衝突對策，如此理出成長邁進的方向。在湯姆漫遊荒原的長久歷程中，可以窺見這些原型或許單獨出現，或許互相形成鎖鍊般的連結。成長是經歷新的轉化，或是將原型偏執的一面加以折衷、產生融合的新視野，在研究者看來，找尋這些原型的整合實可作為成長歷程中做為銘記的箴言，青少年讀者能從閱讀中投射自我，獲得過濾後的成長果實。

第一節 英雄之旅的準備期

在英雄旅程的準備期間，松林少年首先培養獨自探索應有的勇氣與技藝，在心境上，他開始學習認清孤獨為人世的常態，並在獨處中學會面對自己的恐懼。當湯姆在極端恐懼下反擊，他認識到為自己而戰的初級「戰士」原型。面對突然降臨的浣熊之死，少年起先無法接受，直到潛近狼鼓勵他前去搜尋終點之後的新生，少年才了解死亡存在的必然。死亡是對生命的破壞，理解並且接受，這股破壞力便會蛻變為成長的助力。任何時刻，當人類思索到死亡，做出的決定必定有所不同。許多少年小說賦予死亡背後的新生，給讀者光明的希望，在這裡，少年接受死亡是生命破壞者的事實，並期待破壞會帶來改變。

一、獨處的追尋者

依據坎伯的說法，「英雄旅程的第一步是淡泊與退省」，⁶⁵要學習從原先的世界轉向面對自己的「心靈之路」，退出自己原先熟悉的生活，退出與人群的互動，藉著隔絕外界傾聽內心尋找生命欲前往的方向。彼得·佛朗士進一步解釋成長者追求孤獨的用意：孤獨之旅是一趟發現內在真我之旅。沙漠聖父所以躲到沙漠去，……之所以自甘貧賤孤單，是為了成為自己，是為了不讓「世界」把他們跟他們的「自我」分開。⁶⁶

在最初的流浪階段，學習者必須學會如何讓自己習於這種孤絕，獨處的珍貴處在於，當人單獨自處時，能從中學習欣賞自己的存在，與自己和平相處。受到孤獨所召喚的人，並不是被召喚去把自己的生活、思想變成孤獨的，這個召喚，是要領著英雄前去，在獨自思索的過程裡拂去自己是個與眾不同的人的假像。正如柳宗元〈江雪〉一詩所點出的意境：「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自原來社會退省要強調的不是孤獨，淡泊是讓人在這種孤獨中沈

⁶⁵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 17。

⁶⁶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33。

靜、思考，最後自得的融入整個周遭的景觀之中，感到清寒、凜冽的只是外緣，在內在的覺察上，人已多了一份超然。

眾多部落的成年禮，多是讓即將成年的孩子獨自走入森林生活一段時間，或是讓孩子遠離原先熟悉的社區到別處獨自生活。《魔女宅急便》⁶⁷中琪琪的女巫試煉是如此。《追蹤師系列》裡的印第安人則稱這種獨立儀式為「十二圓月」，他們甚至必須在森林中生活長達一年的時間。少年要學會一個人遊走於荒野並存活返回，獨自生活所接受的各種試煉暫且不談，首要的就是得遠離人群、獨自探險。英雄踏上歷險之初，就必須期望自己能夠完整的成形。獨處，是準備期所必須調整好的能力之一。

學會享受孤獨，後續流浪的英雄生涯才能順利的延伸，如何處理寂寞的確是成長者一項艱難的課題。以祖父潛近狼為例，他也曾在探索過程中產生面對獨處的不耐，獨處的枯燥讓他迫不及待的想要離開試煉去尋找其他人類的支持，無法獨處，使他有了一段偏離追尋道路的奇遇。

因為渴望族人的溫暖，祖父決定中斷旅程返回部落尋找庇護。英雄會涉入探險，往往都是以一次錯誤的行進開啓。這個大錯開啓另一個奇異世界的鎖鑰，個人也許就此跌落，也或許能展開和未知力量間有所聯繫。正如弗洛依德所示：「生命中的大錯並非絕無僅有的機會，它們是慾望與衝突受到壓抑的結果。……一時的大錯可能相當於命運的開啟。」⁶⁸潛近狼自獨處的營地折返，急於返回部落造成他踩上錯誤的腳步，他朝清朗的山稜走去，坦途象徵人心嚮往的平穩道路。當人偏離顛簸的自我之路時，追尋隨即暫停。看似平靜的山稜，在他踏入後忽然颳起大風雪，邁開大步的歸途此時成為將人帶入生死邊界的懸崖。風雪阻隔，他被迫緩下腳步，在山凹洞穴的雪夜裡等待，沈靜、傾聽，原先急切的盲目漸漸沈澱，潛近狼的視線開始單純地只注意到如何維持自己的溫度與生命，當他打破雪牆往回朝向營地走時，一股因為專注而引起的熱情改變了他的看法：「祖父開始感受

⁶⁷ 角野榮子，李浪譯，《魔女宅急便》（台北市：國際少年村，1997）。

⁶⁸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 51。

一股連自己都很訝異的力量，覺得自己的身心與高山和雪地如此協調一致，……他完全融入身體的力量和一舉一動中，……他整個人充滿了狂喜，對生命也燃起一股過去不曾有的熱情」(〈獨處〉，《草原狼》，頁 114)。

真正能夠體會孤獨的人，會在他的孤獨中體認到孤獨是一個基本而無法逃避的人類事實。⁶⁹活在世上的每個人都像是一座孤獨的島嶼，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趟獨自的旅程。追尋的旅程如此單一。經驗如此的私密，無法分享與模仿。潛近狼瞭解到孤獨存在於每個人心中，雖然人都必須與他人有某種程度的聯繫，但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在個人化的歷程中，我們必須要先有完備的個人整體性，才能繼續往外延伸。祖父被自己內心的孤兒吶喊所佔有了，他害怕自己與人群的疏離與繼之而來的被棄狀態，當他因為害怕而置身於錯誤的絕境，他被迫正視自己存在裡恆有的孤獨。生命猶如銀絲一縷，稍縱即逝，人須重視並小心維繫之，生命的歷程中，與自己的對話為首要事務，和他人的接是在這種和諧的對話確定後，才得以延伸。活在當下，注視著自己與自己，別無他物。則人在這種凝視中看到自我的完整性，潛近狼已在這次的風雪中找到自己個體的完整，並加以肯定，他認為，當自己的內在已經是一個完整的整體，就能獲得平靜(〈獨處〉，《草原狼》，頁 115)。

錯誤的選擇是生命匯聚的結果。突降的大雪，是潛近狼盲目追尋當中所忽略的。當他感到生命受威脅，已是無法逃脫的處境，避難行動正好將他躁動不已的內心引入沈潛的洞穴。靜心聆聽，除了繼續活下去的渴望之外，舉步維艱的歸途中，祖父從四肢的律動開始，發覺自己的生命是活躍的、充實的。人在獨處中接納自我的存在，注視生命的不可思議，此時無須汲汲外求他人的肯定，人已能與自我和平相處。如潛近狼年幼時曾祖父雷電草原狼(Coyote Thunder)提醒過他：

獨處和孤單完全是兩回事，想要在獨處時感到平靜而不孤單，就必須明瞭你是跟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當你能夠與自己和平相處，你就永遠不會感到孤

⁶⁹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37。

單。一個人只要懂得愛自己，就能愛別人，你必須先找回對自己的那份愛，才能體會出獨處的純粹，只要能不自私地愛自己，孤單就不會存在，而這種小愛會創造出大愛，把我們帶向神聖的整體。(〈獨處〉，《草原狼》，頁 115-6)

孤獨會讓人對其他人產生更深、更純、更柔情的通感，而不管這些其他人有沒有能夠意識到自己的困境。孤獨是一個人通向主的奧秘的大門，而透過他的愛與謙卑，他也可以把別人帶入這個奧秘中。⁷⁰英雄經歷這種獨處的困境是必要的，成長過程要面對的孤獨，不單只是外在遠離原有生活狀態的隔離生活，它要求的是對獨處當下的純粹體會，如湯馬斯·莫頓(Thomas Merton)提到：「孤獨不是某種你只能期諸未來的東西。相反的，那是一種對現在的深化，而如果你不能在現在找到它的話，你就永遠不會找得到它。」⁷¹人類不能期望從孤立的生活形態裡得到孤獨的自由，而是應當學習，用自己能面對孤獨的心去看待此刻的處境。

成長中的少年從原生社群出走，是隔離的活動，要等到他能認同自身足夠完滿，具備充分內在的信念與愛，才能肯定自己，有能力去堅持接續的追尋。在被拖延的幾日當中，潛近狼扭轉了自己對獨處的看法，找到存在的欣喜與驚嘆，這種孤單瞬時被轉化，惡魔消散在風雪之中。獨處是通往靈性之路的關鍵，但它不等同於孤獨。祖父很清楚自己必須轉化孤單的情緒，否則將永遠被這惡魔所折磨。如果他不能洞悉並戰勝孤單，那麼孤單就會戰勝他(〈獨處〉，《草原狼》，頁 107)。看穿孤單為生命常態，潛近狼將自己對生命的注視轉化為熱情，他的經驗給少年們相當的啓示。

在獨自探索的過程中，固然會有許多寂寞與不耐，人要做的不是從這種寂寞中再次逃離，而是停駐腳步傾聽生命的美妙，學習去探看自己原有的完整性。勝任獨處，才能與自己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對話，面對往後的試煉路途，人才能以面對自己內心的角度去逐步調整視野，為自身帶來影響與成長，而非在逃離人群之

⁷⁰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37。

⁷¹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28。

外再次因爲困惑與瓶頸，又逃離自己。

作爲跨越成長的儀式，湯姆在成年後亦進行十二圓月的孤獨試煉，他在松林荒原悠遊自在的獨處，渴望與世隔絕。兩相對照，是種經驗的承接，潛近狼將自己完滿的視野傳遞給湯姆，追蹤師在童年與青少年時期所受的粹煉亦有所加乘。當一個學會與自己獨處的人踩踏在試煉的路上，他能以更踏實的腳步去面對困難艱險，不因隔離的處境感到孤絕或是膽怯。跨越試煉的第一門檻，追尋者得以完整的小整體之姿進入存在世界的大整體，更深入找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二、恐懼的戰士

湯姆在自家的後院持續進行磨練與學習，習得各種求生技巧，也向內讓自己學會更加堅定茁壯。在學會與自己獨處後，少年開始準備踏入未知領域要具備的第二個條件——無懼。無懼是每個英雄冒險歷程的主要開端。⁷²而所謂的未知並不一定是全然陌生的。這種處境比較像是寶藏與危機並存的致命地帶，它總是一個充斥怪異多變物體、無法想像的折磨、超人的行爲和極樂的地方。⁷³英雄在向外歷險的同時，也要面對自己內心的陰影，陰影其實就是自己無法戰勝的性格陰暗面，它分爲很多面向，恐懼即隱藏在其中。克服了恐懼，生命的勇氣便油然而生。

森林的陰暗幽深總是爲人類帶來無盡的想像空間，眾多迷離的奇遇都以森林爲場景。牧神的午後不是尋常人就可以得見，祂似是喜怒無常，他會爲意外闖入這個領地的人類注入「驚慌的」恐懼，一種突然、沒來由的害怕，這是恐懼的試煉。就如湯姆在搜救經驗裡曾提到：「許多人會在森林裡驚慌失措，是因為他們認爲自己面臨了無法克服的障礙。那些在不可能的情勢中生存下來的人，最常見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恐慌，並發現他們能夠超越平日自以爲是極限的能力，繼續想辦法求生」（〈澤西惡魔〉，《追蹤師》，頁 138）。人是善於想像的，任何微不足道的因素，都會使心中充滿想像危險，在瘋狂努力逃脫自己所激起的無意識過

⁷² 喬瑟夫·坎伯、莫比爾，《神話》，頁 257。

⁷³ 同上註。

程中，受害者往往因為驚懼的奔逃而氣絕身亡。恐懼往往使人盲目，當人處在驚慌之中，極小的聲響也能變成阻斷生路的巨大障礙，使人錯過重要的求生機會。生命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於外在，而是來自於人內心深處的恐懼。見習者要學會面對自己的恐懼，並深知自己的極限在何處，才能掌握諸多對自己不利的情況。若能面對恐懼，抹去心靈深沈的黑影，英雄將能以更清晰的眼光去審視世界，而牧神也會給予獎賞，以森林的力量保護身在其中的人類。

在松林少年的訓練過程中，潛近狼導師精心規劃了一個檢視臨界點的測驗，這被湯姆視為是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一次經驗。十二歲那年，他單獨面對自己內心惡魔。長期在松林中學習的少年對森林並不感到陌生或害怕，但森林裡有個被稱作「地獄」的地方，充斥各種不利於生存的惡劣環境。想像力是恐懼最好的溫床（〈解凍〉，《追蹤師》，頁 172）。如此地景恰巧助長想像力的延伸。湯姆和瑞克已聽過鄉野流傳的故事，加上必須在「地獄」獨處七日，這股未知很快就取得少年的注意力，他開始擔心自己會遇到傳言中的「澤西惡魔」。「澤西惡魔」是傳言中的巨獸，也是湯姆和瑞克最害怕的無形之物，「地獄」的氛圍彷彿惡魔的巢穴，這裡變成是他們極度不願造訪的地方。湯姆很清楚，自己的恐懼是源自於未知，而不是獨處在林中可能遭遇到的身體傷害。澤西惡魔恰巧是湯姆心中的恐懼和未知的總和，潛近狼指定「單獨露營一周」的試煉，對他來說是見習初期的一大挑戰。

白天，少年愉快的探索，追蹤練習耗掉他們大部分的心神。夜幕降臨，是黑暗折磨的開始。恐懼使人警戒，也放大自己的幻想。一根枝條折斷的聲響啟動釋放恐懼的開關，湯姆誤以為惡魔的黑影已在逼近，驚慌、瘋狂，像動物知道自己必死無疑時做出困獸之鬥，當你受困又無處可逃時——攻擊！（〈澤西惡魔〉，《追蹤師》，頁 142），像母山羊奮力咬向野狼，像野牛群以腳猛力踹向獵食的獅子，把黑影無限擴大，相信自己即將喪命的人類，視反擊為生存的最後機會，於是恐懼徹底轉變成狂怒。迷濛中，少年拼命往黑影衝去，使盡全力的砍刺，直到憤怒與恐懼一併用盡，抬頭一看，眼前什麼也沒有。

第二日湯姆整天追蹤思索，除了自己瘋狂遠離又冷靜歸返的足跡之外，一無他物，最後他得到結論：我所看見的是我自己的恐懼，而這恐懼在我迎面對抗它時退卻了，並且因而消失無蹤。在那之後，我便不曾真的害怕過（〈澤西惡魔〉，《追蹤師》，頁 143）。氣力耗盡之後仔細的回想。少年發現自己一直以來所害怕的，是內心無窮盡的恐懼與想像。他像個待援的孤兒，當恐懼淹沒理智，憤而變成戰士狂暴的追擊。每當我們為理想原則而冒生命的危險時，戰士原型的積極面就在我們生命出現，它存在於所有受到壓迫的族群的反抗掙扎中。⁷⁴恐懼籠罩的窘迫，周遭瀰漫的氛圍，都促使湯姆的情緒倍感壓迫，壓力之下心理的防禦機制出現，對一個意識中只有戰士原型的人而言，所有遭遇到的事情都是挑戰。他的選擇只有逃避、迎戰、或被消滅。在令人焦躁難以安枕的緊張之下，人必須一直處於備戰狀態。大多數的人，都是在這種恐懼引起的心理狀態下認識戰士原型的。

戰士的積極面是以保護理想的心態去面對眼前的困難，湯姆因為恐懼使然而將這種積極面完全發揮。在旅程的準備訓練當中，他面對心中的「澤西惡魔」，逐步修正自己內在的戰士原型。層次較低的戰士將所有競爭對手皆視為敵人，以減低複雜的情勢，而且會不擇手段地擊敗對方。在戰爭中，甚至於會毫不自責地置對方於死地。⁷⁵少年從此處學到為自己而戰的初步階段。作為初級戰士，湯姆心中只想著殲滅敵人。徹夜追擊幻想中的惡魔，直到隔天追蹤他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一直踏著自己的步伐在黑夜裡狂奔。面對自己最害怕的恐懼，逃避不能解決問題，只要少年學會面對它、與它對話，則結果一定好得很多。

恐懼是成長的邀約，英雄若能坦然面對，他就能得到稱作「勇氣」的禮物，以及從害怕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的自由。七日後歸來的湯姆認為，現在即使當一根小樹枝的斷裂聲，都能使沈睡中的我飽受恐懼到心臟幾乎要被擰碎的折磨，我依然能夠存活下來（〈澤西惡魔〉，《追蹤師》，頁 147）。雖然少年是經過這樣有

⁷⁴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105。

⁷⁵ 同上，頁 117。

些愚蠢的方式去獲得獨立的能力，但他讓自己的生命獲得巨大的啓發。即使在他人看來這種轉變是微不足道的，在英雄的心裡，他面對了自己的恐懼並且克服了它。英雄在確認自己果然打敗惡棍時，他能夠辨識出心中的黑影並將它宰殺，這宣告他已能主宰自己的生命，判斷並解決自己的問題，繼以創造更好的世界，經過此一試煉，成長追尋的勇氣與信念便會增強。

湯姆辨識出恐懼會造成視野的扭曲，他學習到當人陷入盲目的恐慌中，無論惡魔是否存在，都會為自己在森林中帶來危及生命的影響。走出森林的他決定，把那個在一星期前進入森林時，仍害怕不已的小男孩留在身後（〈澤西惡魔〉，《追蹤師》，頁 148）。他要讓自己的恐懼永遠存在於那片森林之中，無法再捕獲旅者的自信。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會再與類似的恐懼擦身而過，但是他將不會有一絲害怕的目光閃過。英雄一旦戰勝內心的陰影，觀看世界的角度也會全面翻新，在前往集合地點的時候，他發現世界已經大不相同，森林與他都產生了奇妙幽微的變化，一切都更加的新鮮且明亮。

雖然沒有看見預期中的靈境，但發生在這幾個黑夜的對抗惡魔歷程已經給少年不一樣的心境。在坎伯心目中：「森林之神潘恩對那些崇拜他的人是仁慈的，會釋出神聖的自然健康以為恩賜。」⁷⁶與澤西惡魔的對抗給湯姆全新的信念，他在內心已經篤定的擺脫了戰士莽撞的陰影，並且願意積極迎向未來的各種試煉。湯姆相信，恐懼來自無知，當人試圖理解並面對，則無論是真實或想像的恐懼，都會消失。人不能讓自己處於麻木的恐懼中，而應以正面的行動應付威脅，最終他們會發現，恐懼的製造者就是世界上最令人害怕的動物——人類。只要人類能夠信任自己，恐懼可以克服，恐慌定會消退。

英雄跨越恐懼的門檻，而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成長與蛻變，正是我們每個人生命中的靈境。

⁷⁶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 84。

三、蛻變的破壞者

生命在生成變化裏便一直在死亡中、死亡點上。每個人都是孤獨者，受到他無可動搖的孤獨性的限制所緊緊包圍。這一點，在死亡一事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每個人死的時候，都是孤獨地死去的。⁷⁷個人的試煉之旅猶如浴火鳳凰，必須經過多次的磨難與蛻變，個人的世界觀才得以成形。在探索初期，對死亡的認識，可以使我們不至於過度執著於名譽、成就和財富，因為當死亡降臨，會促使人去思索什麼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在少年成長的歷程中，「死亡」是一項重大的議題，如何面對生命的驟逝，體會時間對生命無處不在的威脅之於，如何去安排自己的人生、理解自我的存在？青少年有獨立的渴求，各種情緒都能在成長過程中給予不同程度的啓示，瞭解死亡對生命造成的毀壞，瞭解成長必須毀壞某些舊有的事物，英雄在試煉初期必須去學習如何肯定死亡的價值，並處理、面對諸多以不合理的形式出現在我們生命中的考驗。

成長者首先必須面對與理解的，是自然界中無可避免的死亡與新生。人生的過程裡必定有需要面對別離的時刻，有親人或寵物驟逝的死別之苦，也有生而分離的人世無奈。因為死亡造成的分離與痛楚一直是少年小說中重要的題材。死亡讓人的難以承受，除了傷痛難以消解之外，更深層的，是必須面對生命終有一天會消逝的這股無力感。拒絕面對死亡的事實，是人初次接觸死亡時會產生的天真想法。它非常的自我導向，而且否認人精神層次的自我療傷力。青少年面對死亡，首先起的反應就是拒絕接受，這源於對傷痛消解的茫然與不知所措。我們經常被死亡和紊亂所控制。人類對死亡的普遍否定，使我們無意中成為它的盟友⁷⁸。當天真的少年以一貫的信任迎向世界時，乍到的死亡事件的確是令人震驚。在青少年成長經驗中，死亡所造成的分隔往往是被動產生的，青少年被迫接受某部分的生命印記被強勢消去，這樣的震撼足以在成長過程中留下深刻的銘印。

15 歲那年，湯姆遭遇浣熊之死，初遇生命的殞落，讓他感到憤怒、難過，

⁷⁷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37。

⁷⁸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168。

內心充滿悲憤與沮喪。在事件發生的先前幾日，森林大火並未對樹群造成嚴重威脅，當湯姆進到森林，他看見火苗無聲熄滅，讓他相信冥冥之中自然會有維持正義的力量。

梭羅在《湖濱散記》說過：「有時候在自然界的對象中，你可以找到最甜美的、最溫柔的、最純潔的與令人鼓舞的社會關係，哪怕是再厭世和再憂鬱的人，都不會感受不到這一點。」⁷⁹人們總是覺得，自我有時會失去控制能力，但冥冥之中會有另一個仁慈的力量為我們掌理一切。這樣的信念讓我們在經歷不可解的苦痛經驗時，能夠稍微減少恐懼和痛苦。自然給人類的，一向是四季往復循環的秩序感，春去秋來，萬物自有定時，人們在這種療癒氛圍中屢獲新生的力量，從觀察到的順序中樹立起善惡二元的觀念。長此以往，人們習慣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去看待生活中的事物，凡事非黑即白，非善即惡，萬事這樣的化約就能迅速做好澄清與抉擇。

走入森林，人類只專注於讚頌萬物欣欣向榮的景象，卻忽視死亡的存在，對生命的禮讚讓人否定甚至厭惡死亡也是生命的其中一部份。一開始發現浣熊死亡時，湯姆拒絕接受，如他所言：「這個死亡事件卻粉碎了井然有序的夢境，帶來殘酷的現實。優勢爭奪戰，既真實又殘暴，善者不一定能永遠成為贏家。就在走向重生的森林之中，發生了一件我無法接受的死亡事件，破壞了我的春天」（〈浣熊之死〉，《松林少年》，頁 61）。這個事件以不合理、不仁的方式來到少年眼前，他發現原本欣喜的追蹤，最後竟是重蹈母熊死亡前的足跡，這讓少年自此無法找到與世界對應的方式。當死亡的原因無解，人類只能歸咎這毀滅來自力量比我們更強大的外界，人隨即經驗到自己的無力和無助。孤兒的陰影再次產生，我們認為自己受到命運的擺佈和控制。發現死亡就在自己生命的內在，是少年第一次強烈覺察到生命中有破壞者陰影的存在。如果連無辜的生命都會這樣毫無意義的死去，萬物終有一死，畢生的努力只換來煙消雲散，那他要用什麼樣的信念讓自己積極面對生命？強烈而沈重的挫折讓湯姆懷疑生命的意義並質問潛近狼，祖

⁷⁹ 轉引自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201。

父只這樣回答：「有時候你必須回去，才能知道在路的盡頭之外，會發生什麼。」、「若要在悲傷中尋得解脫，就必須回到原點」（〈浣熊之死〉，《松林少年》，頁 63-4）。簡短的回答促使少年的旅程更向前一步。返回，是另一項轉機，他在檢視浣熊消逝的洞穴時，發現另一個生命的奇蹟。在照顧倖存者的過程中，內心的傷痛和空洞感得以平息，活著的小浣熊，以更多生命的延續回報先前母親為牠做的犧牲。當湯姆面對死亡，他在充滿灰燼的土壤中看到自死亡中長出的新芽。

死亡巨大的陰影在人類面對與接受之後成為我們的盟友。如果我們能想到「不是誰的錯」，我們就能控制結果，而不會被死亡、痛苦、和不義所擊潰。接受生命中有理、無理面都存在的事實，也理解人類對此事實的嫌惡，承認死亡在生命中的存在，是讓人經驗到生命的奧秘，並找到減輕痛苦和不義的方法。人必定會死，但緊接在死亡之後的新生，卻能帶給我們勇氣。許多青少年小說會以生命循環來淡化面臨死亡的感傷，其實就是企圖給青少年新生的希望，讓他們繼續走向圓滿覺性的旅程。少年在此經驗中瞭解，破壞者同時也是蛻變者。大自然中的奧秘總是提醒我們，死亡並非終點，在這面牆背後仍有新生與希望。四季即是如此，雪萊不是曾經說過：「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死亡總是會帶來新生命。⁸⁰當少年把視野從對死亡的專注轉移到對生命的歌詠，他瞭解到：自然之靈讓生命在死亡中再次重生，給予平衡（〈浣熊之死〉，《松林少年》，頁 70）。人無從抗拒大自然的終極力量，但這股力量不只是摧毀，若人能學習看穿事物的起伏動線，會發現在殘酷的背後，祂也滋養：

「生命會持續存在。死亡不是結局，只是插曲。活著的母親死去了，但她的生命透過活著和她的孩子而獲得重生。……我們必須知道整個故事，才能有所領悟。我們若想知道在路的盡頭之外有些什麼，就必須回到原點。」（〈浣熊之死〉，《松林少年》，頁 71）

⁸⁰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178。

學習接受死亡存在的事實與可能性，讓人得以延伸視野。當我們認清改變的必要，並且不否認我們在放棄某些事物時所會產生的痛苦和哀傷，那麼，破壞者就會成為我們的盟友。破壞者也可以成為我們的顧問，巫士唐望曾提到面對死亡應有的姿態，他說：

利用它。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和死亡的聯結上，沒有反悔、悲傷或憂慮。集中心思去想，你已經沒有時間了，然後讓你的行動自然發生，讓你的一舉一動都成為你在世上最後一戰。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你的行動才有正當的力量。否則，你窮盡一生所為，也不過是個膽怯的人而已。⁸¹

當我們面對生命中每一個重大決定時，若能考慮到死亡就伺機在一旁等候，其結果必然會不同。我們不應侷限於自己眼前的狀態，而應把眼光放遠，嘗試去知道完整生命故事。當關注的範圍擴大，個人的生命能夠以整體的活躍為基礎，承接傳遞。死亡並不是完全被消解掉，而是要讓我們懂得以更豁達的角度去看待。覺察到死亡這股破壞力的存在，對每個人終生追尋來說，是另一種助力，它讓我們理解自己生命的意義是做為與他人與後繼者的連結，也體悟完成理想必須投之以積極充實。少年學會接受人必有一死的事實，也接受理解後的失落和無能為力感，他知道要達成追尋，破壞有其必要性。人類最初的成長，就是將這種吞噬他人生命的舉動，化為對所有物種的尊敬。我們無法減緩獵捕或殺生，但要盡量讓傷害降到最低。從破壞者原型中，少年理解死亡的破壞力與新生的創造力乃成長的一體兩面，兩者同時並存於個人的靈魂之中，他學會接受、並積極的賦予兩者更深層的意義。少年掬起破壞的灰燼以餵養接續的新生，他選擇往內心更深處追尋，理解破壞的必要，破壞力便會減低，轉而形成追尋與冒險的助力。

⁸¹ 卡羅斯·卡斯塔尼達(Carlos Castaneda)，魯宓譯，《巫士唐望的世界》(*Journey to Ixtlan: the Lessons of Don Juan*) (台北市：張老師，1997)，頁 166。

第二節 終極的試煉

在湯姆的回憶軌跡中，訓練的嚴酷是祖父巧意安排，他與瑞克常一同經歷、面對並解決維持生存的困惑，諸多篇章為親身經驗做最為貼切的紀錄，像是《手斧男孩》給千萬讀者帶來震撼一般，在旅程中我們最先看到是銳利的武器，本書系中首先吸引讀者的，就是這些關於野外求生技巧的篇章。

然《追蹤師系列》的暢銷猶勝湯姆·布朗二世寫過的十幾冊野外求生手冊，在歷險背後蘊含的充實心靈，是文本當中最引人入勝之處。與《手斧男孩》相同，作者單獨進入一個常人認為無法生存的險境，真實發生在自然實景中的「湯姆歷險記」，對應著一次次成長的契機。獨特的地理環境造成這些歷險與衝擊，大自然充滿成千上萬的變動機制，讀者隨著松林少年在空間轉移的同時，也經歷到極端的生命經驗，在獲得資訊增進理解之外，也彷彿模擬經歷了每一場生死的拉鋸，成為體驗生活的替代途徑。

祖父身為教導者，他為孩子設計的每一次試煉都讓少年們跨越了心靈上的某個極限。他提供自己從自然中獲得的智慧作為參考的指標，相對的也指出冒險要達到的里程碑。試煉中最極端的處境當屬「沙漠」，在這個背景當中，湯姆宛如小蛇，一次次的蛻去舊有的認知，沙漠作為終極試煉的場域，塑造出他獨一無二的獵人形象。

一、走入沙漠

尼采說：「沙漠從不停止生長。那些將沙漠藏在心底的人們是多麼可憐啊！」⁸²誠如舊約所言：「(沙漠是)荒涼而野獸咆哮的曠野之地。」⁸³在追蹤師的歷險過程中，沙漠卻蘊含最重大的啟發經驗。沙漠能夠提供給人類的，只有乾燥、露天無所遮蔽、酷熱嚴寒兼具的苛刻生存條件。這種與死亡最為接近的距離，恰巧

⁸² 轉引自谷川 渥(Tanigawa Atsushi)，許菁娟譯，《幻想的地誌學》(*Genso No Chishigaku*) (臺北市：邊城，2005)，頁158。

⁸³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48。

是個展示舞臺，呈現人在接近死亡時心理產生的各種反應層次。在西方文明的記載裡，從西元三世紀開始，就有許多欲自我追尋的人往沙漠走去，這些苦修者還被冠以「沙漠聖父」的統稱。在眾多青少年文學作品裡，沙漠也是成長發生的最佳場域。自我追尋的主角進入沙漠，是一項重大的歷程，跨越了沙漠得以歸返，就是正式宣告一個新的自我已經產生。諸如《小王子》⁸⁴中的飛行員與小王子，在沙漠遊歷中與生命做了一番詰問與省視；《地海傳說》⁸⁵中的格得，跨越「旱域」的生死之牆，理解死亡的存在與生命的真實；牧羊少年長途的朝聖之行越過了北非沙漠，在綠洲旁獲得煉金術士的提點，最後召喚沙漠之風成就天地之心；潛近狼在沙漠中託付自己的生命，終至與石頭之靈及萬物產生連結。沙漠作為另一種神聖空間，先是以它凌厲的氣候去逼迫追尋者為自我勇於奮戰。當男孩面對著空曠、孤獨、單純的沙漠時，他的背後是一片被解構的荒蕪，面前則是未知的憧憬。這是一種強烈的對比，人在兩者之間，有一種天地悠悠，謂我何求的孤絕況味。⁸⁶

青少年重大的成長經驗，常是來自於跨越生死邊緣的極端處境，湯姆從浣熊之死獲得了生命對死亡的正面解釋，並消除自己對死亡的恐懼。在荒野探索的過程中，他也意外的踏入沙漠，真實體驗了這種極端處境下的心理變化，英雄自身真實的經歷是最佳印證，瀕臨生死邊緣引發的成長效應對青少年來說是十分強烈的衝擊，在修行期間的齋戒過了十九個日子之後，湯姆與死亡做了這番深長的拉鋸。

少年依照潛近狼導師的提醒，回應大自然的召喚，以精進潛近技術為目的，獨自一人潛入大地。在旅程的開始，他像個精神抖擻的「鬥士」。卡蘿·皮爾森指出：「『鬥士』首先以證明自己優越的方式來培養信心，因為當別人還消極地等待救援時，『鬥士』已比多數人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命，並實現事情。」⁸⁷因著

⁸⁴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小王子》（*Le Petit Prince*）（台北市：聯合文學，2000）。

⁸⁵ 娥蘇拉·勒瑰恩，《地海六部曲》（*Earthsea Cycle 1-6*）（台北縣新店市：繆思，2007）。

⁸⁶ 蔣宛玲，《《煉金術士》研究》（東大兒文所，2006），頁130。

⁸⁷ 卡蘿·皮爾森，《內在英雄》，頁133。

對自我追尋挑戰的執著與在森林求生的自信，少年在進入森林時心情興奮雀躍，完全不擔心自己的生命會被吞沒，對將在林中生活的一年也沒有防衛意圖。這種情緒隱含了某種程度的執念，這股他稱之為回應召喚的固執，讓湯姆從原本對大自然敬畏的追尋者轉而成為充滿希望的鬥士，這場齋戒像是在對世俗觀點證明自己所選道路的正當性，對少年的信念而言是絕對且必須的：

「這股『召喚』來自我的存在的深處，我無法解釋，只能回應它。覺得自己若無法跟隨這股神祕力量而行，這輩子將永遠快樂不起來，生命也將錯失某種重要的東西，使自己變成與周遭環境失聯的異類。……我渴望能重回人類的根，渴望瞭解並找到適存之地。『我在尋找的不是鬼魅！』……我知道，若要回應內在的召喚，這將是我必須體驗的關鍵步驟。透過飢渴、幻覺、靈境與絕望。」（〈齋戒〉，《松林少年》，頁 194-6）

似乎每個找到自我並能全然瞭解的人，都曾在追尋過程中的某個階段運用到齋戒。在生理與心理上進行某種程度的苦修，以達到肅穆與清靜的境界，這是許多追尋者必經的一關。沒有經歷過若干程度的孤獨，人就不會邁向成熟。⁸⁸將自己置身於沙漠，就是斷絕所有的聯繫與援助。沙漠本身就是個孤絕的空間，人類在孤獨的環境中注視自己的孤獨，沙漠特殊的環境，也讓人類產生了非常矛盾的心境。羅洛·梅在《自由與命運》曾說明，當人身處在荒漠或是汪洋之中，眼前的視線望也望不盡，這種無邊之感會讓我們產生一種劇烈的焦慮，此時的視線一望無際，完全沒有依循的依據。偶有廣博、永恆、無盡的感受，這會讓人感覺相當愉悅。焦慮、沒有邊際、或是無窮盡等，都被稱為「神聖的空虛」，就是在想像的空間形式中出現的停頓。⁸⁹

⁸⁸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40。

⁸⁹ 原文參照：羅洛·梅 (Rollo May)，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臺北縣：立緒，2001)，頁 267。

人類以自沙漠詭譎多變的環境中歸返來證明自己的存在，跨越沙漠就象徵能迎向一個新的契機。《奇幻馬和傳說》⁹⁰中的眾人越過沙漠之後抵達綠洲峽谷；《說不完的故事》⁹¹中巴提斯安首先踏入七彩的沙漠風景。描繪沙漠如何險惡，人在其中如何求生，是沙漠歷險的主要內涵。人類以「充滿威脅的他者」來看待沙漠，其中蘊含的危機與威脅充分反映了人類對未知大自然的觀感，將自然視為險惡，則人類與之相處的手段在某種程度上常是加以害之。沙漠對人類來說是流動不止、迷人的「他者」，正如風吹過新月形的沙丘，沙丘時時刻刻都呈現出不同的稜線變化，沙粒並非凝滯，而是流動且不斷改變形狀的。多變、曖昧，沙漠的特質或許建立在「流塑性」之上，繼而衍生出一種謎般的無限多樣性。

據和過哲郎表示，沙漠之民（阿拉伯式的人民）通常有兩個特徵，一個是「戰鬥般的生活方式」，另一個則是「創造一種對抗自然的他者」。⁹²「他者」，是指相對於沙漠，徹底由人為創造的事物，譬如華麗的阿拉伯彩飾、夢幻般的清真寺或是單純又抽象的金字塔等等，以人造生命的繁盛去對抗沙漠給人的貧瘠荒蕪。沙漠對人類來說是一個「他者」，為了與之對抗，人類也只好用「他者」的角度去對付沙漠。沙漠作為生存的特殊場景，在其中要如履薄冰，不放過每一個生存的縫隙，這讓生存就好像戰鬥，必須擊退各種威脅。衍伸出來誇張的生活樣貌，都是為了證明自己在這樣的絕境中不但活下來了，而且全然不同於地景的死寂，人類可以藉由活在沙漠，或從沙漠中存活來證明自我的存在。各種沙漠歷險似乎也沒有跳脫「戰鬥般的生活方式」與「對抗自然的他者」這兩種層面。

湯姆在獨處的愉悅中自由穿梭，像鬥士一般對召喚有所回應，勇往直前。「征服」自然的希望讓他積極踏入不同的足跡，追蹤熊跡帶來美好的感覺讓他想起年少學習設陷阱的回憶，少年肯定自己在林中找到的歸屬感。相對於現代人缺乏安

⁹⁰ C.S.路易斯 (C.S. Lewis)，彭倩文譯，《奇幻馬和傳說》(The Horse and His Boy) (台北：大田，2005)。

⁹¹ 麥克·安迪 (Michael Ende)，廖世德譯，《說不完的故事》(The Neverending Story) (台北市：遊目族，2000)。

⁹² 轉引自谷川 渥，《幻想的地誌學》，頁 168。

全感，對自身生活盲目、無所適從，他感到安全而自在，更確定自己要獨自體驗潛近狼所經歷過的好藥靈境。獨處時，時間對旅人來說不具意義，湯馬斯·莫頓(Thomas Merton)在日記中曾言：

「只有在擁有相當豐裕的孤獨時，我才會是一個完全正常和似人的人。這不是因為我在孤獨時會思考得特別多，而是因為它讓我可以按照一種不同的和更真實的節奏去生活。我跟著太陽和一天的節奏去生活，跟我四周的一切處於絕對和諧的狀態。」⁹³

如上述感想，時間，是人類在功利社會中所做的切割，在大自然中，湯姆發現人與自然能和諧找出獨特的生活節奏，去除不必要的緊張感之後，他面對的是完全能夠自己支配的生活，他從獨處中產生自信。

但在歡喜探索後，湯姆又循著自己以前的壞習慣一步一步偏離生存之路，他太過專注於所觀察的足跡，而忘記關照周遭環境與自己身心靈的變化。待他回過神來，腳步已踏在死亡邊緣，伴隨著身體的發炎現象，漫長而溫暖的接續幾日裡，少年驚覺他也像自己先前鄙棄的那些白人一樣，失去了像動物覺察安全與危險的能力。

二、鯨魚之腹

少年向來自豪於自己與他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但這股優越感卻讓他遇難時不願意向外界求援。湯姆陷入兩難的困境，尋求協助就等於是宣告自己堅持的信念在塵世中是無效的、是失敗的。任何時候，當我們覺得有一股衝動想操縱控制自己或別人，或是無法信任外界時，就是負面統治者控制了我們。……我們可能會清楚地覺察到與自己的內在靈性分離，或者太過縈念繫心於探索靈性層面，以致

⁹³ 轉引自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42。

於拒絕對人、對環境妥協。⁹⁴湯姆自認能夠統整以往到現在的求生經驗，爲了回應內在召喚去執行這個成長的關鍵考驗，他堅持獨自置身荒原，帶來的卻是現在這般筋疲力盡與近乎死去的窘況。他太過沈浸在追蹤，忽視自己乾渴的極限，只顧著眼前的足跡，虛弱中的失足等於是重擊了他的探索旅程。他面對接連而來的困境，竟然找不到讓自己逃脫的方法，即使有，衰弱的體力也將他帶到束手無策的絕境，這是旅程之初萬萬想像不到的。

如同卡蘿·皮爾森所謂的墮入下界，英雄在此墜入「鯨魚之腹」，在黑暗中找尋生命與成長的出路，英雄不具有征服試煉門檻的力量，反而被吞入黑暗的領域，瀕臨死亡。此時英雄必須努力維繫自己的生命之絲，在黝暗的絕境找到繼續生存的一線光芒。旅程漸漸不再光明，旅人好似踏入一個狹小的罅隙，一片黑暗在眼前鋪展而開。這個神奇的門檻、通道或者洞穴，被視爲進入再生領域的轉折點，這片乾荒的谷地彷彿自然母親的世界性子宮，人類必須被其吞入，再從其中誕生或者再生。這個遭遇在某種程度上給了湯姆命運的訊息，意外的墜入死亡幽谷，彷彿約拿被吞進「鯨魚之腹」，隨之而來的是隔絕、部分形式的死亡，當他再生之時，必定會換回一個全新的自己，這是英雄之旅最重要的必經歷程。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曾提到：「一個人沒有水最多只能支持十九個小時。這以後他的眼睛裡會滿是光芒，就表示末日快到了。口渴導致的過程進行得很快又可怖。」⁹⁵生理上的乾渴造成暈眩與恍惚，容易使人進入神智不清的狀態，在意識模糊的當下，幻境隨即產生。許多旅人看到的「海市蜃樓」，從科學的角度看來是因爲氣體的折射加上人在靈魂出竅的邊緣眼前扭曲的視野。在沙漠孤絕的環境下，人生的遠近視野濃縮在活著的每一刻，除了跟生存奮戰，沒有其他重要的事情，每一分鐘都像是僅有的一生，幻象會呈現出個人自天真時期以來在生命最爲渴望的事物，並不時的在眼前播放。就像電影《沙漠

⁹⁴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249。

⁹⁵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蘇白宇譯，《風沙星辰》（*Terre Des Hommes*）（台北市：萬象，1996），頁 197。

騎兵》⁹⁶中，主角騎著混種馬想要證明努力能夠創造命運的奇蹟，在乾渴垂死之際，他眼中看到的是身為印第安人的母親之靈對他發出召喚，在靈境中他又看到自己馳騁的畫面，終於明白追尋的目標即是達到終點，隨即獲得了力量又再重新起身。

湯馬斯·莫頓說：「孤獨會讓人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會逼一個人去面對自己的荒謬性：它會讓你極度痛苦的瞭解到，在日常生活那合乎邏輯、理性而井井有條的外表下面，隱藏著一個非理性的、讓人困惑的、漫無目的的，甚至可說是混亂的深淵。」⁹⁷人必須經歷過這種極端的處境與孤獨絕望，才會重新整理自我內在的秩序，看待舊有事物的眼光才得以翻新。追蹤師承受乾渴，甚至未進食長達九日，生命遭受威脅的這段時日正是人生的齋戒期。

湯姆逐步發現，引以為傲的技巧與身體的精力正在一同流失中，伴隨著乾渴對身體造成的傷害，時間的移轉在追蹤師眼前變得十分緩慢。他花了幾十倍的時間去做平常容易解決的事情，並在筋疲力盡之後發現自己身心的渴求還是沒有得到應有的灌溉。傷口、乾渴，沒有喝水的時數不停增加累計，終於在斷絕水源整整兩天半後，湯姆跪在溪邊以簡單的儀式感謝這次生命的警報得以解除。

對一個充滿鬥志的戰士而言，勇氣與技巧的失靈並不一定是壞事，如此也可能是個契機，能引導英雄去發現、超越靈性，並臣服終極的造物力量。但湯姆並沒有正視這個警訊，內在的召喚依舊如此強烈，突破他所有的生理需求要求傾聽，能夠撼動個人生命存續的也許就是人生真正的探求目的地。面對隨時會死亡的威脅，湯姆在質疑與堅定信念中不停的擺盪。在第12天，他經歷一個靈境，彷彿是潛近狼成為幻形師傅，利用遠距離傳影稍來消息，有如《地海傳說》中幻形師傅的隔空召喚，靈境呼喚鼓舞著湯姆：

⁹⁶ 電影原名 *Hidalgo*。劇情敘述 1890 年，法蘭克與其愛馬希達哥獲邀參加在阿拉伯舉辦「火海爭鋒」沙漠越野馬賽。為期六天必須從阿拉伯起程到伊拉克波斯灣，一路和險惡的環境及百名好手的角逐冠軍寶座。而比賽的規則就是「誰活的回來，誰便勝出！」影片資料：<http://www.blockbuster.com.tw/Movie/MovieInfo.aspx?Id=4122> (2007/8/10)

⁹⁷ 轉引自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36。

追蹤一位巨大、有力但年老長者的足跡。那足跡非常眼熟，但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是誰的，因而覺得自己一定得跟蹤到底，以找到足跡的主人。……我於是看見我所追蹤的，正是我的老朋友兼老師，潛近狼。他的目光依然強烈，依然充滿我所熟悉的接納與寬容，但其中又散發出一股新的感覺，在我看來，那是種悲傷的寧靜，幾乎是在呼喚我。（〈齋戒〉，《松林少年》，頁216）

意外感受這次靈境體驗，讓少年更渴望追尋。他感受到在虛弱之際，內心還是有某種強烈的召喚，追蹤的必定是自己建立並且想要完成的目標。在靈境中他也感受到自己必須取得所有的技巧，轉變成守護者。坎伯在解釋試煉之路時，曾這樣述說人看見象徵事物時所處的狀態：「任何人——不論在那個社會中——有意或無意的下潛，進入自己心靈迷宮的崎嶇巷弄中，進行黑暗危險的旅程，他很快便會發現自己置身在象徵人物的景觀中，……這是成道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淨化自我』的階段。」⁹⁸靈境是個象徵，把追尋的召喚更加具體化。當英雄能夠覺察象徵的存在，會更鼓舞他往試煉的旅程走去。

鯨魚之腹隔絕英雄與外界，獨留自我思索的處境。當少年在生死邊緣，他接收的只是、也只有自己內心最真實的反映，這個呼喚甚至會超過身心所能承受的理解。一個人在拋棄分心的同時，也是在拋棄那個似乎無傷大雅的、關於他自己和他小世界的自足性的幻象。⁹⁹拋掉所有影響因素的同時，感官「潔淨而謙虛」，能量與興趣的焦點則「集中在超越的事物上」。以比較現代的語言來說：這是消解、超越、或轉變我們個人過去在天真者與孤兒時期的意象過程。夢與幻象，是潛意識無聲的展現，危難、怪獸、試煉、秘密救援者及嚮導人物紛紛出現，這些幻象呈現了人當前的處境，若能從中解讀出訊息，會成為解救自己必備的線索。

⁹⁸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103-4。

⁹⁹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336。

混亂的靈境引領少年看到內在最核心的渴望。儘管生存的危機環伺，湯姆明瞭自己仍應從齋戒中走出，繼續前行以尋找自己終極的試煉。

三、潛入下界（underworld）

接下來的七天，湯姆進入潛入下界的主要試煉。富有徵兆的景觀不再從夢中或者靈境裡出現，處在少年周遭的真實生命開始給予了暗示。獵物足跡如常，獵人卻步履蹣跚，旅途中不停歇的追索把湯姆導向因為飢餓與虛弱造成的恍惚狀態，在身心匱乏下，少年卻產生了近乎智者的理解。大凡偉大的智者都曾經歷過超越能力理解範圍的神秘經驗，在某些時刻，智者會暫停追求真理者所追求的知識和智慧，完全放下個人的妄想和執著，以調整個人與真理之間的差異，生命需要適時的留白，少了這份豁達，則人永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在。此時，追尋者不會對何謂真理有所掙扎，他會以更開放的心靈去瞭解何謂真理。

幻象充斥的這段日子，恍惚、干擾是領悟的催化劑，湯姆深深的感受自己周遭環境已不同以往，它起了細微的變化。在寧靜的此刻，萬物的聲息都促使他對自我的靈魂做出轉化。首先給予回應的是旅者最為倚賴的森林，森林不像給予一切的大地之母，反而還存在著某種神秘的力量在排拒少年：「身體的飢餓與虛弱超出了極限：我完全失去掌控力。生命受到一股既是內在也是外在的力量指引，一股我既不瞭解也無法接受的力量」（〈齋戒〉，《松林少年》，頁 218）。

孤獨的旅人，被召喚去虛己（emptiness）。在這樣的虛己中，他再也無法找到一個可以對人我作出區分的立足點。相反的，他會意識到，他所進入的，事實上是一個為所有其他人所分享的孤獨。並不是他是孤獨的，而其他人是社群的。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只不過，眾人的孤獨總受到一張社群的假面具所掩蓋。這個停頓點讓追尋者感受到自我內在的空虛，也放下一切他與人群應對時的面具。現代有關幫助人達到心理健康的教導，都強調放下虛假、真實地面對我們的希望、恐懼、脆弱和傷害。只要我們仍戴著面具，想表現得比真正的我還要好時，我們

就永遠不會變得更加睿智。¹⁰⁰

生理、精神皆耗弱的少年眼前不斷出現幻象，此時此刻在他腦海響起無數的問題是：森林到底是不是人類該來的地方？要放棄追尋換得存活？還是繼續堅持最後把自己推向更嚴峻的死亡深淵？原先十分有自信能在森林存活的湯姆現下的處境卻像是被森林趕出來一般，因為無法放下自我的堅持，亦無法接收自然所能給予的啟蒙，旅程凝滯不前。

森林鬱鬱如同廟堂的內部，亦即鯨魚之腹，這和超越塵世界限上下的天堂淨土是同一的。如教堂般的神聖空間擋開了所有內在紛亂、無法面對靜默的人。內心出現的雜訊是一項考驗，讓追尋者開始沈思，是在此被生存欲望打敗？或是決心去追尋這比生命更高層級的自我實現？走入森林猶如信徒進入廟堂，少年的心理確實經歷了一項變形。他的世俗性格留在外面；並像蛇蛻皮一樣被抖落。一旦進到裡面，他可說已死於時間，並回到世界的子宮，也就是世界軸心或人間淨土。¹⁰¹少年面對的，只有肉身存在的自己與大地，與自己一貫維持的信念。此時的檢驗帶領他走入自我生命的軸心。生存的軸心試驗個人能否朝自我天命前去，處於垂死邊緣造成的混亂，讓湯姆無法靜心傾聽自己的內在呼喚。炫目的聲響、幻覺將他擋在對自我探索的門外。特殊磁場無法言喻，排除人透過五感所得到的，其他我們所經驗到的任何真理事實都是一項恩賜。我們無法憑自己的力量獲得這些真理，我們只能粹練自己的心靈、情感、和靈魂，然後等待奇蹟來臨。¹⁰²並非積極的奮鬥、行動、或改變就能有所收穫，單純的去瞭解和接受任何情況下所發生的事實，有時會帶來更大的啟發。

萬籟俱寂之際，燈草鴉發出呼喚。獵人在當下回應自己心目中的動物圖騰，燈草鴉的啼囀激起他的求生欲望，一切尚未到達絕境，渺小如山雀一樣能在逆境中靈活輕巧的移動。以動物的精神為象徵，少年獲得自我的定位，也重新振作起精神，他理解延續自己生命是當下最重要的任務。儘管厭惡殺生，為了活命他必

¹⁰⁰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298-9。

¹⁰¹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 95。

¹⁰² 同註 100。

須獵殺，湯姆回復到主動出擊的戰士原型，為自己的生存奮戰，絕境中的黑暗仍在，第二波的啓發隨即展開。

四、戰士臣服

湯姆繼而發覺，除了外在環境排拒他，自己的身體也開始不聽使喚，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啓示。在靜默的處境中獵人開始思考：

「也許我自己有個更深層的意識正控制著我的身體，那個深層意識比我這邏輯式的、受過訓練的意識，知道也瞭解得更多。它知道我無須害怕，它知道我要做的就是等待，並且把自己交給四周的土地。讓步，回到原來的我，回到始終存在的本我，那個不為征服的而來的我。我不需要放棄，只需讓步，跟隨四周環境中的靈一起流動。……讓步。讓步。轉變……你是它，它是你，我們都是那單一的整體。」（〈齋戒〉，《松林少年》，頁 223）

瞬間所有的動作停止，就像巫士唐望所說的「停頓世界」，讓一切的行動靜止，細觀從宇宙中降臨到人身上的事物，無所為而為。追尋者要讓自己的視野變成一種「大觀想」，解讀停頓中的世界給予訊息。我們的文化裡面太過強調英雄不停的前進，在做與不做之間，都是選擇前者。但印第安文化中獨特的一面就是，以這種神話思維去用心感受周遭，不亟欲拆解感官中的任何一種概念，則人在自然中能夠得到天啓，「不做」，反而為生命帶來更多的進化，讓人能夠「看見」世界原貌。當人在環境中選擇「不做」，則他能看清楚自己想「做」的事物與背後廣大世界的連結，以更加高的視角看待，獲得一種全面性的觀照。順服所衍生的卻總是謙卑。¹⁰³ 遭遇、試煉，有時超出人類意識所能想像的範圍。一如上天給予約伯以不仁和耶穌所經歷的一切，似是毫無道理，但其中隱喻的宇宙終極力量的

¹⁰³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78。

不可控制與理解。英雄存在於時間洪流中，在真實的世界裡，若要嘗試去理解試煉給予的啓蒙，加重生命的質量，就要放心體驗自己的存在，不再抗拒或是有競爭的念頭。回歸到本質之後，一切的危機會有所轉變。

當「鬥士」體認到自己的技術全然無法有效對抗死亡，才會使得他願意向更廣大的生命「臣服」。面對死亡的不仁，人類所需要的是承認自己身為凡人的脆弱，並承認自己對愛、他人、精神等各種形式的支援有迫切的需要。英雄在此無力抗拒死亡的必然性，亦無暇去探看死亡背後還存有的事物，他只能與啓示正面相迎，在放下自己執念的同時，正好去深切體會這個經驗所帶來的意義。意識人格現已和無意識之流接觸，必須要承受恐怖夜裡大海航行的考驗與啓示，學習如何與這個黑暗力量共處，才能在最終看到嶄新的生活方式浮現。意識認為它是真正的主人。但它是整個人類的次要器官，它不應該主控一切。它必須臣服於身體的人性，並為之服務。¹⁰⁴人不否定自己對他者的依賴性，才能融入與他人的聯繫而不獨立於外。

對身心無法控制讓湯姆內心的統治者的陰影轉淡，他臣服於生命本身，讓自己融合在大地當中。當控制失靈時，他不得不絕望的承認，基本上自己和他人並無不同，這是他得到的贈禮之一。我們藉著明白「事物的本然面目」而了悟到這種圓滿，這層認識正是一種心靈的革命，這是對於萬事萬物的神聖完整性產生的一種敬畏之情。¹⁰⁵他以一種新的方式跟大地融入，大地在稍後也回應了他的改變與渴望。卡蘿·皮爾森在《內在英雄》裡提到：「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而且最終都是互相依靠的：我們需要別人，需要大地，需要神。」¹⁰⁶湯姆原先的鬥士原型，因為自我中心被誇大為統治者的控制慾，漸漸演變成征服自然的虛榮心，這股無力感適時的出現，抑制了自我的膨脹，眼前遇到的生存危機實質上是英雄轉化的關鍵。

¹⁰⁴ 喬瑟夫·坎伯、莫比爾，《神話》，頁 248。

¹⁰⁵ 蔣宛玲，《《煉金術士》研究》（東大兒文所，2006），頁 187。

¹⁰⁶ 卡蘿·皮爾森，《內在英雄》，頁 133。

信心可以產生奇蹟，但虛榮心和自我主義只會帶來死亡。¹⁰⁷人類對死亡的否定會讓自己成為它的盟友。當人以生與死對立看待自己的處境，死亡的威脅即是受難者自我的反映，這個自我回顧事實成為過去，往後退到嬰兒時期的無助與憤怒。若生存是一場戰鬥，少年原本期待的悠遊情景便會返回孤兒原型，他看到自己的苦難與自然的殘酷威脅，此時被遺棄、天地不仁等受孤立的感覺會油然而生，將人與大地隔開。我們每個人在無意識中依然珍愛的嬰兒期幻想，繼續以不滅存有的象徵，進入神話、神仙故事和教會的教義中。許多現代人留住青春的作法，其實就呈現人對嬰兒期幻想的執著。這種情況會造成阻礙，因為個人的感覺會停留在這些象徵中，而激烈抗拒任何超越的努力。能否跳脫的關鍵就在於能否正視生命起伏的線條，放下並超越這種不破的假象。

在垂死之際，少年順應並接受大地所給予，這讓死亡的陰影瞬間消散，人的視野站到更高的位置，無論生死皆是存在的一部份。如卡蘿·皮爾森所言：

當「鬥士」放下了控制——如同《搜尋》一書中湯姆布朗的作為一般——他們就超越了有上下之別的人生觀。……在體認到與大地合一，以及與他人互為依靠的過程中，他們開始尊榮那些能掌握自己生命，以及放下控制或為此掙扎過的人。當英雄放棄了要比別人優越的需要時，他們就不必隨時要證明自己，且可以單純的做「自己」，至少偶爾可以如此。¹⁰⁸

當人不認為死亡與生命對立，而是生命的其中一面並接受它的存在，他才能對生命有無條件的肯定。例如格得跨越旱域化解喀布對生的執著，或是艾塞列夫婦放棄對永生的想望，這些人都在靠近死亡的同時更加體驗到活著的美好，墮入死亡深淵以養成更多人生命的存續。迎接死亡換來的是舊有的自己死去，並換得一個宛若新生的自我。湯姆的獵人角色十分特殊，他的讓步決定了獵人鬥性的消

¹⁰⁷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239。

¹⁰⁸ 卡蘿·皮爾森，《內在英雄》，頁 133。

失。他明白重要的不在征服大地，而是承認自己的脆弱，即便獵人在大地屬於侵略者的角色，他也與之融合為一個整體。在他放棄想要超越生存極限與證明自己優於他人的野心的同時，他更能融入於自然之中。

湯馬斯·莫頓在日記中指出：

孤獨生活的最大喜樂，……是在於，它可以讓你的心靈被調整至最合宜的頻率，諦聽得到上帝的聲音——你會感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寧靜的、明確無比的聲音，呼喚你去服從祂、聆聽祂、敬拜祂，在此時此地，在今天，在靜默與孤獨中。屆時你將會意識到，那是一個人存在的全部意義所在。¹⁰⁹

讓步不是妥協，而是在確認自己的角色，真正明瞭自己的位置為何之後，主動選擇去臣服於大地。湯姆在自然之中只專注於生存，珍惜自己的存在，沒有超越他人的心態，就在他讓步的同時，他瞭解人的有限性與自然的廣袤深邃。少年在此打開了心靈之眼，看見對方，也看見自己存在的意義。

英雄的對立面通常是他沒有懷疑過的自我，他要發現、加以同化，否則就會被這個陰影吞下。人類必須把自己擁有的一切拋開，向那絕對無可否認的力量低頭臣服。如此他才會發現，自己與對立面並非不同種類，其實兩者是一體。最高級的「鬥士」，會放棄自己對結果的控制，並認定個人屬於生命之舞的一部份。學習對自己征服的期望讓步，讓自身貼近所處的環境，等到我們真正認清人因為自己的主觀意念而無法真正知曉每一件事物後，我們才學會放下追尋，不再企圖去瞭解什麼，這時真理才會如一項恩賜般降臨到我們的生命中。¹¹⁰鬥士放下控制欲，用智者轉化失落的功夫，在放下執著後領略的，是自己與宇宙合一的力量與顫動：「彷彿靈魂正伴隨內在的歡笑與喜悅而顫動，那是只有在靈魂受到察覺、得到領悟時才會有的喜悅。……我正在和大地一起移動，我是大地活生生不可分

¹⁰⁹ 轉引自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47。

¹¹⁰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297。

割的一部份」(〈齋戒〉,《松林少年》,頁224)。

英雄選擇讓步,對自然界的全然仰賴油然而生。當我們開始成就人的責任,並且接受自己的生命時,我們必須認清某個程度的痛苦和犧牲,是生命必然而非全部的事實。成長中的人類,應該用成熟的眼光和行動,發展出與神的同儕關係。雖然未知令人恐懼,放下已經擁有之物也令人無限哀傷,但也正是放下和信任新方向,生命才會有所轉化。發覺到痛苦與磨難是生命之流的一部分這個事實,讓少年超越了「生命是苦」或是「生命是極樂」的二元對立,他的想法不再非黑即白,他學會承受痛苦和失落,也理解這些並非生命的恆常型態。個人轉化的過程在此展開,少年從死亡的邊緣學會接受生命呈現的各種面貌。

走入死亡峽谷,若只想到要突破鋪在眼前的磨難,如鬥士或破壞者般有勇無謀的前進,有時會遭遇到更艱難的測試。人類若不加以思索自己的處境,漠視自然給予的各種訊息,則這種凝滯的情況會模糊人類心靈中真正想望的事物,伴隨以更艱辛的生存奮鬥。試煉會以更加嚴峻的形式考驗追尋者的勇氣與智慧。在明瞭為何而戰之後,英雄要學習的是以更柔軟的心態與步伐去繼續自己的旅程。旅途中,每一次的挫折,都象徵著省思與轉機;每一次死亡,都象徵嶄新的重生。

在森林中,若人類又返回最初將自然視為威脅的觀感,就會有毀滅彼此的行為出現。潛近狼相信,若人信任自然是無害的,則自然會以保護的方式與人類共處。我們必須相信自己在天地間能夠安身,將死亡看應有的歸向。否則積極的逃避換來的會更接近死亡的狀態。唯有接受、讓步,肯定任何形式的存在,英雄才能真正自與死亡孤注一擲的拼鬥昇華到更高的層次,看見戰鬥背後的生存意志。

五、獵人去執

當少年跨越一個又一個的門檻,完成潛近狼給予的各個試煉後,他對神性層次要的最高願望也會隨之增加,直到它含容了整個宇宙為止。像是智者有的體

悟，心打破了宇宙的局限，而達到一種超越所有形相經驗的領悟，人能感受到，在生命中，有一種無可遁逃的空虛。齋戒帶來的生命危機，逼迫少年將個人消融於天地，逃避死亡帶來手足無措，停在原地等待命運降臨反而是另一種靜謐。當獵人決定讓步，把自己生命的控制權交付給一個更大的整體時，他靜心聆聽並關注到自我當下的生命本體，此情景就如同宗教上所謂的「贖罪」。根據坎伯的說法：「贖罪（at-one-ment 合為一體之意）就在揚棄我們自己產生的兩重怪物—被認為是上帝（超我）的龍怪和被認為是罪惡（被壓抑的本我）的龍怪。但這需要揚棄對自我本身的執著，那就是困難所在。」¹¹¹人們通常相信上天是慈悲的，仗著這種慈悲，死神的殘酷環伺被加以忽略。假使人願意相信這股力量，便能忍受降臨的危機，持續懷抱希望。若他能穿越苦難的磨練獲得更高的視野，他會發現，慈悲跟苦難，其實都同為一個整體，它們是同一股力量的不同呈現。當人把決定權讓渡給宇宙終極的力量，則死亡不過是存在的另一種形式。我們接受自然對死亡美麗的詮釋，也欣然看待命運將我們轉化為各種狀態。溫柔與殘酷是自然界並存的兩股力量，偏頗任何一方，英雄都必須斬殺這個單向的惡魔或是汲汲營營於回到母親的懷抱。適時的駐足，即使是非自願的，在這個時刻為少年帶來了不同於他人的奇特經驗。

湯姆在此處獲得某種程度的「拯救」，所謂的拯救（soteria），並不是死後才在天國裡獲得的永恆境界，他應當是一種從當下展開而延續到死後的狀態。一個人得到拯救的時刻，就是他在世間與上帝相會晤的時刻。他立足於永恆與時間的交會點，此時人內在神聖的部分會被喚醒，從俗世的平面，提昇到永恆的平面。所謂「拯救」，即是一種在此世間平安和喜樂的狀態。對立的破除，讓英雄跳脫到更高的層次，此時真實的感受到存在，即是一種愉悅的狀態。

很少有人會知道自己的生命我們被宇宙賦予什麼意義，但如果我們能夠去信賴生命的整個歷程，努力活在當下，去做那些正確且真誠之事，那麼人就會逐漸成長，走向歸屬的道路。對於敵人、威脅，湯姆給予相當的接納，距離死亡愈近，

¹¹¹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 137。

他愈發珍惜生命的真實與美好。當追蹤師盡情駐足於羅列的萬象，威脅轉為成長的助力，學習生活的技巧，再藉著努力放下自我和愛，以進入靈魂的奧秘，能夠如此結合自我和靈感的生活，則人生就是一幅偉大的藝術作品。

放下執著，是生命中重要的功課，它讓人淨空自我。彼得·佛朗士(Peter France)提到：「除非人能夠變得虛己和孤單，否則就不可能在愛中付出自己，因為，沒有經歷過孤獨的人是無法擁有自己的「深我」(deep self)，而只有擁有這個「深我」的人，才具有愛別人的能力。」¹¹²湯姆潛入死亡的經歷促使他跨越自我淨化的階段，變得更加謙虛，更深刻的體會孤單的處境。從大地的子宮中重生，少年以全新的認知看待自己跟森林的關係，消弭了人與自然的隔閡，免除所有的恐懼。沙漠這個鯨魚之腹關住了他日漸成形卻不自知的執著。當真正認識死亡的本質後，他便不為意識的障蔽所限制，如奇蹟般地，少年在心靈上獲得完全的自由，能真正活在當下，不擔心憂慮未知。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到達這個狀態，這種解脫潛能其實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心。

少年瞭解要接受死亡是生命循環的一部份，排拒它，生命只會像華美的外表下依然空洞的自我，偏執而且醜陋。死亡促成更多深切的生命抉擇，人與大地一同呼吸，順應自然，也就轉化了原先拒絕死亡的堅持。接受它！就如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解釋其作《地海傳說》中格得與自我陰影遭遇的試煉與成長：「不輸不贏，那個魔鬼就是他，這使得他認識了整個真正的自己。於是，除了他自己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人能利用他或操縱他了；而生活對他而言，也只是為生活而生活，而不再被毀滅、仇恨、痛苦、或黑暗所驅使。」¹¹³真正的歡樂，是來自脫離我執(selfhood)的牢籠。只有對逃離自己對生存的重視，盡心體會其他生命的滋長，人類才能真正融入於大自然之中，成為眾多生命的一部分，並瞭解快樂的真諦。滅去操縱的欲望，人融入自然，透過感受和愛，才能與「生命」(Life)真正的連結在一起。追蹤師的願望原是親近自然，經過生死這個大關卡，

¹¹²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40。

¹¹³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280。

他看到自己被拉遠又被吸引回來。萬象皆生命，當人不對任何事有所執著，則真實存在的生活就是最不可思議的美麗風景。

六、絕地重生

湯姆將自己交付給大地之母，順服自然的生存守則，齋戒之後，學習到與自然共處需要更多的謙卑。他帶著滿懷的信任前來，就應當信任自然給予的所有安排，如同祖父曾言：當人類全然信賴自然，祂必定不會對人有所傷害。肉體與靈魂被一個更高的力量所導引，英雄不再掙扎，他順服、靜觀自己周遭的一切動靜，內在放下執著得到解脫與平靜。要消除心中的魔鬼或陰影，不是去驅趕它們，而是要讓這些面向自由地表達，從中體察陰影對生命的意義，進而將這層束縛轉化為走出黑暗的力量。親臨死亡，讓湯姆學到接受生命的所有，不執意於生，不畏懼於死。死亡的指尖指出了另一種人生風景，湯姆觸摸後才瞭解，大地接納一切，人若接受死亡，則完整生命必不會將人排拒在外。

從結構主義開始，人類極容易從自然界中歸納出二元對立的特性，服膺並追隨祂的運行。英雄的自我認識首先也從對立面來確認自我，再從中不斷修正自己的認知。追蹤師獵人形象的特殊性在於，他呈現出獵人溫柔謙卑的一面。獵殺只是因為生存的必須，攻擊融合了鬥士的行為與溫暖的內在，懂得戰鬥的必要與惻隱之心的斟酌，追蹤師對萬物的觀察有一種更加細膩的角度。跨越英雄旅程中最大的陰影—死亡之後，湯姆承認人的受限性，他的關注焦點穿透生與死的相對，直接接收背後終極力量的啟發。有價值的力量重點不在超越(transcend)而是轉化(transform)，應允許各種挑戰存在，並欣然接受啟示。將陰影充分顯露、增強它們的真實性、追尋它們的隱藏意義，則光明會更加清楚明顯。我們可以用透過一種自己認為是非常負責任、具有創意和勇敢的方法，去改變物質實體周遭的氛圍，以達到轉化的目的。¹¹⁴齋戒讓湯姆的直觀變得較為迂迴，但在這種緩慢中，

¹¹⁴ 卡蘿·皮爾森，《內在英雄》，頁 178。

他看到更多好藥靈浮動的光影。

彷彿從鯨魚腹中再度浮出，齋戒是松林少年無意間將自己推入的一次關鍵試煉。湯姆像皮諾丘一樣，在黑暗中安然探索，既然下潛就往自己與天地的內心挖掘，重生之時，生命的光亮更加耀眼，他已經從固執的木頭成就自己心靈的血肉，獲得成長，也獲得最高的啓蒙經驗。

七、從谷地走出

探索之旅中是一種互相協商、自我控制的過程，人必須從外在的試煉將自我提昇到較高層次的精神領域，達到人我彼此融合、了無二致的境界。英雄必須學習讓內在呈圓融的運作，以平靜的內心控制外在的行止。對自我的控制若能藉由撫平內心的統治者，讓它達到平靜和諧，則人可以向外延伸，開創一個安寧和諧的外在世界。湯姆從齋戒的沙漠中瞭解到，否認痛苦就是將它抓得更緊。唯有嘗試從中感受、學習，他才能為生命開創新頁，重新感受到歡愉和力量。能夠擁抱痛苦而重生的英雄，生命會因而更加豐富。¹¹⁵

獵人在悄然的谷底靜臥，齋戒最後七個難熬的日子讓他體驗到自己與「天地之心」實能融合無礙。人不能控制大地的脈動，優越感應該來自於比他人與自然更加貼近的距離。從死亡的邊緣走回，追蹤師帶回更加謙遜的態度。卡蘿·皮爾森指出：

「在《搜尋》（應為松林少年）這本書中，布朗這種拓荒者的男性角色極為重要，他重新定義了何謂獵人，將我們帶回對地球最古老的愛、以自己為榮，但也明瞭，做為一個獵人並不代表有何優越，獵人同時也是獵物。……在與其阿尼瑪(anima，即陰柔特質)整合之後，他們必須繞回來，與其更深層的陽剛特質—阿尼姆斯(animus)整合為一。」¹¹⁶

¹¹⁵ 卡蘿·皮爾森，《內在英雄》，頁 182。

¹¹⁶ 卡蘿·皮爾森，《內在英雄》，頁 204。

我們理解自身的地位與萬物齊一，並不是被動的為自然力量所降服，或是過份的懾服神靈，讓自然在意識間又顯現出殘酷的母親臉孔。少年習得自己是以更貼近的距離潛行在森林中，讀者如你我，共同經歷這樣的成長，便能對自然多出些許崇敬與信賴。

彼得·佛朗士說：「真正的隱士所追尋的，毋寧是自己的真我。」¹¹⁷，英雄跨越試煉之路，拋開死亡的陰影，他更加珍惜自己對此趟旅程的體悟，終至踏上最後的靈魂試煉。此處，已滅除我執的英雄，來回穿梭不同的世界，進出光明與陰影之間，顯得從容自在。沙漠是他解救力量潛藏的所在，他的跨越與回歸顯示，歷經所有現象界的對立之後，磨難與自我都是不生不滅的真實仍在，對立面沒有什麼好害怕的，它會在人類接受的當下消融轉為另一種力量的來源。

在重新獲得力量之後，自然賜予一頭小鹿經過他的面前，解救了獵人垂危的生命。獵殺之後，少年只感受到最深層的謙卑與諒解。學習向終極的力量臣服，接受死亡也放下自己對生的執拗，鬥士的戰力化為智者圓融的內外照應，以魔術師的多元視角將死亡危機轉化為生命的線索。離去前，湯姆向內心的圖騰「缺角」致敬並祝福，燈草鴉像是好藥靈般，每每在靈魂絕望之際給予希望的提醒。生命雖然微小，但都能以恬淡自適的堅定腳步，踏上接續的追尋之路。

追尋者在這個過程裡打開內心、接受幻想，嘗試去了解什麼是自己所渴望的，並且允許生命威脅的降臨，他依從靈魂也依從自我，以接受的態度傾聽生命的啓示。在此，「創造者」的原型產生，卡蘿·皮爾森認為，創造不單指自我靈魂的滿足，在創造過程中，戰士原型如何與自我爭辯，靈魂不適用的型態如何淘汰死亡，都只是創造的一部份。摒除自身在創造上所做的努力，湯姆在此處點出了創造者原型中「承認」的本質：創造生命意指真誠地尊重自己的生活經驗，不拒絕否認經驗，而是視它為值得的、珍貴的。這意指完全地接受自己的生命。¹¹⁸

¹¹⁷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56。

¹¹⁸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217。

湯姆在沙漠學習停頓、讓步、接受自然給予的經驗，在他似乎妥協的同時，其實正在與生命的整體相互連結，完全的接受生命的黑暗與光亮，讓他傾聽到最真實的自己。戰士轉為創造者，他仍然出滿戰鬥力，只是在單向前進的同時，他了解到：自我辛苦地學習生活的技巧，再藉著努力放下自我和愛，以進入靈魂的奧秘，讓生活充滿慈悲恩典和靈感想像。結合自我和靈感的生活，就是一幅偉大的藝術作品。¹¹⁹

在真實的追尋旅途中，沙漠是最為險惡之地。它特有的乾燥與廣袤，讓人遠離生命的泉源，一望無際流動的沙粒，使許多人腦中的幻象真的成形，最終迷失在連綿不絕的沙丘中。在這個只有自己與生命對話的空間裡，個人的使命是一場徒勞無功的跋涉？還是一趟往內心源頭探看的深入追尋？人類向來以征服沙漠為莫大的榮耀，但鮮少有人會想到，摒除掉沙漠為「他者」的想法，才是人類能平安自沙漠歸返的要義。行走到天涯海角的行腳，無非也為了蹂躪心靈深處，留下深刻的烙印。沙漠提醒人類在自然中必須接受它本來的模樣，在它的法則裡過著平衡的生活（〈蜥蜴的死亡禮物〉，《草原狼》，頁 203）。像是魯賓遜自漂流旅程歸返一樣，尋回自我的方法並非是藉由秩序的回復，而是以禮拜五為媒介，打破那陳舊的自我，蛻變成一個截然不同的人。¹²⁰

沙漠的特殊空間就像是一個媒介，引導人注意維繫自我的存在，身在艱難的環境中，仍要保有堅定的信念。人在其中，要毀掉與周遭空間不和諧的自我意識，將個人的生命融入整體大環境中。有智識的人類能就此瞭解生命的真義，除了感謝陰影所帶來的休憩片刻，也當學習將任何嚴酷的環境當成贈禮。就像祖父提出的「蜥蜴哲學」：人要像蜥蜴一樣，毫無異議地接受沙漠嚴峻的生存條件，服膺沙漠的生存法則；則生命並非一場永無止盡的煎熬，跟其他的生存環境相比，沙漠並沒有更加的艱難。在絕境，人類要提醒自己生命的珍貴，也將自我消弭融入於整個空間的呼吸之中。

¹¹⁹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231。

¹²⁰ 谷川 渥，《幻想的地誌學》，頁 78。

第三節 從抗拒到接受

自沙漠的死亡歷練中走出，松林少年在心靈上脫去戰士的陰影，不但成功跨越戰士原型的盲點，至此更進入試煉的另一種層次。重生之後，追尋者不再汲汲營營的吸收學習進化，相反的，他進入另一種思考的視野，成為自己生命中的「智者」。在成就智慧之前，追尋是二元分立的，英雄需擊敗弱點方能成就自己；但在真正認識到死亡的本質之後，人才瞭解，世間沒有絕對的真理，觀點的差異來自於相對的立場，但大體上，眾多面向都聚焦到生命的核心。英雄必須嘗試使用智者的觀點，將英雄消滅惡徒救出受害者的模式轉化為英雄與另一個等待援助的英雄相對，則敵人與那個受害的自己都是同地位。將人我對立轉化，加上用生命與愛去連結，人與萬物均等，並且漸漸的融合。英雄在試煉後期將敵人置於與自己同等的位置上，不過份強調其惡意，將內心的陰影命名並學習擁抱。此後追蹤師在林間的瀑布中體會到一滴水與全世界的連結，自然變成有意識的神聖空間，給予啓發與保護，湯姆走入自己追尋的核心，並為旅程末期的回歸做準備。

一、智者的轉化

臣服於自然，少年成為宇宙巨大力量的一員，現在他必須也讓敵人、惡徒經過自己的轉化而變成是與自己同一層級的友伴。他仍舊需要智者的轉化功夫，英雄在大地的懷抱裡肯定自己的存在並學習謙卑，要進而對其他的物種施予關懷，才能與各種生命產生更深層的連結。湯姆與友伴瑞克共同經歷了許多嚴峻的訓練，雖然潛近狼以龐大的守護身影站在他們背後，但有很多經驗在現代人看來，都是超乎常人所能忍受的範圍。這兩個年少的懵懂孩子也許是運用天真者的視角來理解世界，加上對萬象沒有固著的概念，故能輕易的「放下」，不執著的智者原型除了在湯姆跨越最終極的試煉後出現，其實在早期的經驗中，也可看得見蹤跡。智慧形成於每一次的領悟之後，它告訴正在成長中的孩子，放下對痛苦的注

視，則它的影響力就會降低，很多事情不去在意，紛擾就沒有辦法影響心智。

追蹤師所處的空間是常人鮮少接觸無法理解的大自然，歷險者在自然中經過洗禮與蛻變，在有形的身體上持續潛行，放低身段，在無形的意念上謙虛恭敬。少年的追尋為我們展現的，即是這種自然帶給人類的巨大影響。然而，人類如何將自我的優越感摒除，將自己隱身在地景之中，向來就是趟漫長的旅程。追蹤師在森林裡學會尋找自己的世界軸心，在沙漠中學習苦難的消弭，相對於上述這兩種空間，另一個極端的氣候——寒冷的雪地與凍原，則是個讓人直視自己與痛苦之間對立的聖地。爲了不錯過任何極端天候下的美景，潛近狼希望兩位少年能夠忍受寒冷，克服寒冷被視爲人生當中一個重大儀式。潛近狼給予了「寒訓」的任務，並點出少年們重視痛苦的偏頗之處：「寒風是你們的兄弟，但你們一直視他為敵。」「你們若是穿著這樣走回家，就再也不會感受到他的寒凍所帶來的刺痛」（〈寒訓〉，《追蹤師》，頁 68）。

看似簡單的兩句話，卻點出成長過程中我們面對敵人慣有的態度。起初人類內心的「鬥士」原型，就以父權的觀點來看待和處理世界，世界是二元對立的，而且階級分列，鬥士關懷的價值，總是存在於和他人比較得出的優越感中。與少年的想法一致，英雄的任務不是打敗他內在與外在低劣的一切，就是使其臣服於自己的意志之下。¹²¹線性的思維就是少年在此試煉中需要打破的界線。少年在零下的嚴寒中想起潛近狼特意安排的用心，並相信順應自然而行必不會受到傷害。他們像魔術師一般，將敵對的情境變成享受的情景，踏風雪而歸，自此湯姆和瑞克不再感到寒冷，最後他們一同在風雪中返家，寒冷激起他們的歡欣，在雪地中只覺得雀躍，欣然接受生命中面臨的各種挑戰。他們剎那間瞭解，面對心中的敵人，不抗拒而是接受它。「停止抗拒寒冷」，則敵人也是幫助人成長的一項助力，凡面對之，必有所得與成長。

在英雄試煉的過程中最爲可貴的，是將原本的敵人化爲同伴，當惡徒不再是威脅自己的敵人，則英雄的角色也就隨之扭轉。歷險，是個人成長必須踏上的道

¹²¹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112。

路，途中的每一吋風景，都是幫助人到達終點的助力。面對敵人，不一定要像全然的「殉道者」那般施予仁慈，但是我們可以學習用另一種眼光去看待自己面對的一切。能夠加以轉化，自我成長就提昇到魔法師的境界，也可為自己創造一個良善有益的世界觀。敵人的立足點會隨視角轉變，成長、領悟，目的在於獲得更大的視野。能夠到達這個層次，英雄就像是魔術師一樣能把遇到的艱難險阻化做有趣的解讀，轉化了自己心中的圍牆，也對處理敵人的罪惡提出更多的方向。

二、惡徒成英雄

敵人如何變成英雄？在湯姆面對狗群時有更深刻的呈現。在〈狗樹〉中，因為先前遭野狗襲擊的恐懼，讓湯姆一直無法釋懷，野狗成為他童年時期的夢魘。一日在森林間遭野狗群追逐，湯姆逃向枝桠居高臨下，他將野狗視為極大的威脅，視牠們為兇殘的攻擊手。疏離造成陰影的放大，少年像孤兒一般躲在樹上待援，專注敵視狗群讓他忽略了一開始就出現逃命契機。之後持續很長一段無用的躲避，中間因為憤怒決定展開反擊，少年轉變為憤怒的戰士，野狗則成為足智多謀的加害者。雙方拉鋸，野狗如惡徒般疵牙咧嘴的威脅著湯姆的生命。在後續潛意識的夢境中，湯姆才看到徵兆，水流中又是另一番對峙，在上下游間來回使用調虎離山之計讓湯姆得意卻太過大意，他必須讓自己漂流很長一段距離，才能甩開野狗的追捕。逃過一劫的少年不願消除心中的憤恨，湯姆忿忿的回到瑞克家，他認為自己進入森林國度的權力受到挑戰，他們決定與野狗搏鬥。英雄轉身面對敵人造成的陰影與恐懼，他們想：「要在森林裡自由來去，自己的心必須先感到自由」（〈徵兆〉，《追蹤師》，頁 109）。

預期中的偉大戰爭並沒有出現，直到兩人前往垃圾場進行化石之旅，被野狗圍剿，在逃離的當下，恐懼轉為陰影，更強大的戰士陰影轉為攻擊他人的意念。雖然湯姆理解到，自己對野狗的憤怒不完全來自此單獨的事件，他說：「……在那一刻，我以一種自己也無法理解的方式恨著牠們，……，那股憤恨完全是陳年

的恐懼，驅動我的不是我的憤恨，而是我的恐懼」（〈徵兆〉，《追蹤師》，頁115）。憤怒讓少年失去理智，他又回到最初的鬥士層次，認為面對敵人，除了斬殺以外別無他途。如此觀想，少年眼中的世界被永恆威脅的觀點限制住了，他認為野狗就是惡棍，毫無理性且可能會摧毀掉他及所有珍愛的一切。唯一的處理方法只有殺與被殺。

當我們假想敵人是可憎的、需要被消除的，就能將自己的攻擊行為合理化，也給自己相對的目標去征服，將他人的扁平化能加強自己的行動動機並確定存在感。典型的英雄將敵人視為惡徒與龍，其中有與英雄相對立的隱喻，英雄必須殺掉惡徒，屠龍後拯救所謂待救的對象，才能讓自己或他人重新獲得自由。英雄的旅程最單純的模式即是殺掉龍怪之後歸返，把敵人視為威脅加以消滅的線性思考普遍存在於各種歷險故事中。所幸瞬間的空白造成轉念，在舉起煤渣與狗相互注視時，記憶刺激著湯姆和瑞克。突然間，湯姆不攻擊而是轉身走開，耳畔響起瑞克的響應：「祖父說牠們是守護者」（〈徵兆〉，《追蹤師》，頁116）。當憤怒消退，野狗看起來竟然像是家狗一般，彼此的眼神間流露出善意。

少年在瞬間以全新的角度來看待野狗，狗群只是順應天性站在與人類相對的位置上，動物們其實沒有特別的殺戮意圖。瞭解敵人的位置不等同於惡意，野狗瞬間從惡徒變成其他生命循環中的英雄。在林中奮戰的人類則變為守護者，看著野狗陷入窘境，兩人竟伸出援手進行救助。他們雖然擔心這樣做的後果會否造成自己生命的危機，但當惡棍被重新定義成一個待援的受害者，少年內心經歷的矛盾轉折道出成長的軌跡。對立進入下一個層次，突來的轉折，或可說是少年在當下想起潛近狼的話語才如此行動，但也可試想，日趨成熟的少年，在各種緊急的狀況下思慮已能像智者一般彈性轉換。轉念之間，惻隱之心油然而生，少年不再只注視著自己的恐懼，他在奮戰的同時產生了柔軟的心，將駕馭與關愛統合起來，「鬥士」除了為自己而戰，也為他人而戰。

當戰鬥從這些比較二元和絕對的形式解脫出來時，戰鬥和犧牲才會成為健康、有用而正面的歷練與考驗。惡徒其實也是受困的待援者，湯姆真像英雄一般

伸出援手，必須置之於死地的野狗在他仁慈的對待後，靠近成家狗一樣的距離。最後少年感受到的「徵兆」說明瞭這種轉換帶來的頓悟，並為人在面對戰爭情境時下了最佳註解：

這些野狗對我來說，是以某種更大的力量、更複雜的模式的存在，有某種事件在我的知覺範圍內，但在我所能全然理解的範圍外發生的徵兆。……當我看見野狗的美麗時，我感受到了對大自然全然開放、毫無約束時的安寧。徵兆像是連結人、事件與萬物聯繫的紐帶、潛意識中萬物相連的集體記憶。（〈徵兆〉，《追蹤師》，頁 121）

湯姆已非以往為自己而戰的鬥士，他的層次提高，在理解過程中加入了更多人與動物之間的交流，「鬥士」以全心擁抱他們自己的理解。他人也可以不被看成是敵人，而是以潛在的朋友來歡迎他。英雄的工作便是去延緩自己的憤怒，嘗試將自我與敵人相互連結。

湯姆描述的情景是成功的轉化，克服恐懼並且面對之，英雄是在為自己的成長奮戰，然而當支配與關愛分離，它就成了意志與控制。¹²²把敵人當成惡徒除惡務盡，是英雄消滅自己心中陰影的初級層次，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到的，只是戰鬥的勇氣與技巧，但這畢竟像是雙面刀刃一樣，對兩造都會形成一定程度的傷害。英雄必須習得，他的任務是用愛去點燃世界——從愛他們自己開始。英雄的任務不是盲目去屠龍，而是要將妖龍命名，肯定妖龍只是我們內在的陰影，是我們心靈上還未被愛的部分。英雄和妖龍都是一體的。少年應以魔法師的觀點，去承認那些差異，為它們的存在命名。理解這些差異，正是個人和群體力量的來源。當人懂得以包容的心態去端視對立面，則敵對情勢消融之餘，個人也將鬥士的初級原型往上提昇，進一步學習到愛與照顧。當我們能夠運用想像力詮釋各種互動關係，不對他人強加好壞觀念，差異就能漸漸變成相同的整體。

¹²²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120。

故事的尾端，湯姆和瑞克在原野中與野狗群一同奔跑，瞬間，他們全體都是森林的子女，恣意的徜徉期間。魔法師真正的目標，是去發現自己及他人真實的連繫。在這種眼光底下，全世界的人、事、物都是演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常人鮮少以多重的面向去看待敵我並瞭解其中的相互關係，英雄若能善用智者的觀點，則可為自己的待人處世投入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我們害怕自然並將它看得比精神層次低，或者認為那裏是充滿毒蛇猛獸，會侵吞我們的險地，那麼我們將無法得到它的滋養。面對逆境，英雄應當期待自己能有足夠與其正面相迎的力量，不是抗拒或是亟欲打倒對方，也不必害怕在其中迷失方向，少年要學習，在面對敵人的同時，從對方身上看到啓發的關鍵與力量。將「英雄/惡棍/受害者」的切割劃分轉變為「英雄/英雄/英雄」的連結，敵人會成為英雄，而英雄在接受敵人之餘，積極的投入關注與愛，則化敵為友，成長的競爭漸少，換得的是對萬物的覺察與感悟。

三、用生命連結

追蹤師在天地間與萬物互動的經驗為我們揭示了交流的各種可能性。在少年開放心胸以更寬闊的懷抱迎接自然所給予的階段，「鬥士」學會信任自己對是非好壞的判斷，最重要的是，少年發展出為自己所要和所信事物作戰的勇氣。松林少年已是一個充滿智慧的魔法師。從覺察到痛苦開始，接著對自己 and 他人承認痛苦的存在。然後正面與痛苦相迎，找出之所以敵對的原因，並採取適當的方法將對立轉化。英雄學會以一生去持續這不斷進化的信念。每過一個人生關卡，我們就丟棄了某部分的固執自我與認同，產生了閱讀世界的新視野，線性思考與人生漸漸的形成立體的循環。在不斷攀升的過程，成長能蘊含更多的彈性與謙遜，吸納更多刺激與衝擊。在理解敵人並非惡徒，人人在屬於自己的位置都可以是英雄。除了消弭對立面，英雄理解必須獨特的觀點內化成自己的視角，他願意去探看、去喚醒人與萬物間潛藏卻斷裂的愛。

人跟萬物都可互通聲息，理解萬物均等、停止逃離苦難，都只是初步跨越藩籬。我們必須發展出與大地融合的關係，才能真正回歸到大地母親的懷抱。見習生階段的松林少年，已學習到用欣然的態度去迎接每次試煉，關照敵我的處境，但覺自己的腳步還是停留在松林的邊緣，他們愈是尋求潛近狼「一葉知秋」的本領，就愈是發現自己遍尋不著的足跡就在祖父的盈指之間。在一趟尋找化石的旅程中，祖父告訴少年自己經歷過的石頭靈境，「要跟石頭說話，必須先把生命交給石頭」；這個經驗讓少年們知道，與敵人站在同一個起點上，除了平視對方，還要想辦法加深彼此之間的連結，因為能消弭爭端的，只有付出生命的愛。

祖父在年少時也發覺自己無法感受到人與靈之間的聯繫，他無法體會求生技能與靈性智慧之間的關連，雷電草原狼告訴他可以向石頭尋求答案，於是他開始了這趟旅程：首先他「待在石頭裡」，就像常人認為親近自然一樣，先走向石頭，尋找一個岩洞置身其中。但這岩洞幾乎成了終極地獄，……他感覺這種恐慌已經成為他最大的心理障礙，甚至比其他事情還要干擾他，而且這種掙扎似乎沒有終止的時候，就連睡覺都變得非常困難（〈石頭靈境〉，《草原狼》，頁 76）。像是探索初期必須處理的獨處與恐懼試煉，英雄首要面對的還是自己內心的排拒感。空有外在的親近，內心並未平靜，反而換來被大地排擠的感覺。當祖父決定承受獨處的恐慌，內在才稍稍得以平靜。三天後，一位長老前來尋找祖父，提醒他與大地深層連結的方法是「你要把生命交給石頭，不是死在石頭裡」（〈石頭靈境〉，《草原狼》，頁 78）。「把生命交給石頭是什麼意思？原來是指他必須完全依賴石頭活下去」（〈石頭靈境〉，《草原狼》，頁 79）。

此處點出祖父尚未將全副的信任交給自然界，人對於自然必須全然信任，才能踏出融入的第一步。就像英雄不執著於對立一方惡徒的形象，當眾人都是英雄，才能踩踏到一個等同的範圍之內互相理解。於是潛近狼前往沙漠，欲在這個絕境向石頭學習，度過了獨處的驚惶卻苦尋不著一顆有用的石頭。在恐慌與迷幻的一刻他對著黑暗大聲呼喊，終於獲得回應。在生死交關的夜晚祖父感謝小石頭的救命之恩，因為有了真實的交付與解救，兩者之間產生了愛的交流。至此祖父

終於開始聽懂石頭的语言，這道強烈的連結是產生於愛與瞭解。若要能與石頭對話、瞭解它們的语言，就必須與它們產生連結，一道來自死亡邊緣的生命連結(《石頭靈境》，《草原狼》，頁 84)。

人應不應該對大自然給予全然的信任？或者說完全信任自己對追尋的渴望？垂死邊緣又再一次讓祖父獲得啓發，也讓湯姆體悟到自己與萬物必須投入情感的連結，甚至是來自死亡邊緣，可以深刻銘印在心的連結。要讓萬物不只是平等的他者，還與個人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在具體的面向上，人才能漸漸進化到與靈境溝通的層次。唯有當我們毫無畏懼地將自己交給宇宙，確信上天已賦與了我們最適當的才情，並且相信我們是上天、別人和自己真正需要的人，我們才會完整體驗到魔法師的法力。¹²³湯姆愈覺這個故事讓他的人生有了截然不同的轉變，從那一刻起，石頭在他眼中也是生命體，在求生以及在瞭解生命與靈的世界時，與石頭對話已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四、自然之愛

個人在成長旅途中接觸到的事物不僅是成長的輔助，它也像一扇窗口，連結到吾人現有視野所能看到的風景。萬物都是相應相生，我們會被敵人擊敗，是因為我們只看到某個面向；會以偏蓋全，是因為人狹隘的目光賦予相反的對立面過多力量，人類容易被敵人打倒並對痛苦與失敗耿耿於懷，也許就是源自於賦予痛苦過多的力量所致。面對大自然負面的力量，有時候人不需要太過畏懼或在意，只要我們誠心交付、臣服、信任，則無論是風雪或是乾旱，各種威脅都只能有少部分的影響力。人的意志其實真能夠與之相抗衡，只是我們缺乏足夠的勇氣與信任去面對自然，往往在尚未嘗試時就放棄了能夠經歷的機會。人類總有走入自然的願望，而積極與事物產生連結，與萬物有所感應的關鍵在於「情感」，它並非宗教狂熱般的崇尚自然，也非自喻統治者一樣的控制一切，而是在破除敵對的情

¹²³ 卡蘿·皮爾森，《內在英雄》，頁 165。

形之後，投注予世界更多的關懷與感同。當戰士深知人在自然中應該謙卑，並聯繫自己與萬物的深層情感，甚至共同經歷死亡邊緣的洗禮，則此爭端能夠泯除，萬物也才能真正跨越對立相互交融。

經由祖父提點了石頭靈境，少年與吾人才明瞭成長的過程即是自我與他者共同擁有的成熟歷練。那是一次一次情感的加深，次第漸高的感同身受，從對立到取消抵抗，接受到深入串連，英雄成長的焦點從自身擴及到世界整體，建立起自身的勇氣也注入情感的關懷。在《追蹤師》書系中，隨著少年探索、追尋，湯姆將我們帶回對地球最古老的愛，指出人類與自然原有的連繫。在遼闊的人生之海上，人人是座孤島，但當少年成長的視野開闊了，他便能理解自己在生命之網上的立足點，且看到其他人也同時間存在。

追尋旅程一次又一次的深入內心，喚醒人類削減過度擴張的自我意識，慢慢拾起與他人相同的、共有的連結，從此以往，英雄瞭解到即使是相隔深海，每座島嶼的根底都還是相互連繫的，自己與他者同樣佇立於地球上，其中的牽繫深深影響著成長的趨向與命運。少年的見習試煉已近完成，他將以更成熟的視野去看待後續面臨的考驗。追蹤的技藝在這之後慢慢的引退，更多的是駐足、沈默與思維，湯姆揭示他與祖父在旅途中感受到的生存哲學，並用自己的成長告訴我們，英雄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繼續向自己的生命追尋。

第四節 走入神聖空間

走向內心的旅程是一趟朝聖之路，途中各種考驗都在對旅者的信念提出檢驗，若能在每一個旅途的中繼獲得力量或轉換，這股對內外的認同感可以促使追尋者完成探索之旅。湯姆在森林隱蔽的深處經過多次洗禮，透過大自然對自己的認同產生了前進的勇氣。只要有蒼穹圓頂之境，就是冒險成長的小宇宙。與他相同的是，潛近狼導師也在踏入前所未有的南美之行時，在相同的空間架構裡體會瞬間即永恆的道理。這層經驗的分享，讓少年理解個人與世界是如何透過智者的視野去進行深層的連結，祖父在其中亦經歷了臣服、震懾、歸順等洗禮，這加深了湯姆去感受萬物的求知心態，也帶領他深入自己生命追尋的中心點。

一、生命的活泉

祖父接受靈的召喚潛入南美雨林，跨越了印第安人流浪的南界。到達雨林深處時，瀑布強大的引力將他帶到另一個森林大教堂，他在靈光乍現的片刻體會到物的生命力，當彼此的意識融入，就能產生對話。溪畔的石頭像是一個聖壇，圓頂、聖台與寧靜的生命，凡是進到此一空間的人都不免靜坐，讓水氣洗滌身心的煩躁。自然展現予人類週而復始的不變秩序，讓人有安頓依歸之感，它還以它特有的鮮活片刻喚起人類沈睡已久的知覺。人的心靈在自然界是自成一格的客體，既聽命於約束全宇宙的法則，也是這些法則最重要的實現。自然像是一面鏡子，人在自然中注視自己，也反思自己觀看的角度，焦點能因為這些片段的匯聚而覺察全世界整體，興起物我共通的知覺。一花一天堂，任何一個生命體，都能讓人與天地緊密相連。走向自然，就是走向自己不滅的本質，當人珍視生命的此刻，他就願意重視自己的存在並且付出相當的努力。潛近狼從生命之瀑得到的啓發就像是穿越了聖堂，這層洗禮能讓旅者更加肯定自己的使命，並以這股重獲的泉湧般的力量嘗試在旅途中幫助受困的人群。

林中深處是荒原流浪途中的廟堂，在廟堂之內，人能與靈進行深層的對話，

並從周遭解讀事物的象徵。森林向來以其神秘不可測、黝暗的特性成爲未知領域的代表。一如《逆流河·漢娜》¹²⁴與《逆流河·托梅克》¹²⁵中不見天日令人迷失喪志的森林，它特有的華蓋呼應「世界軸心」的架構，濃綠的圓頂就是阻隔外在干擾的屋頂，人在這樣彷彿內心、或說原生子女的模擬環境中走動，即是往下向自己的內在探索。樹林裡各種活躍的生命豐富了縱橫交錯的探索之路，如同《地海傳說》蘊含一切的「心成林」，遠看成形，踏入則變成各種生命片段的細碎光景。戴維·方坦納在《象徵的名詞》裡提到：「樹是人類最常用的富有表現力的象徵符號之一，是生命的具體體現，它將宇宙中的天空、大地與水這三個基本成份有機地組合在一起。同時，樹被普遍看做是世界之軸，宇宙即是以它爲中心組成了一個有序的整體。」¹²⁶在生命之瀑這個特殊的空間裡，以樹爲頂的天空、大地與瀑布形成一個奔騰流動的生命體。水，是有力的象徵，它的躍動展現了影響力，讓追尋者從震撼中一窺萬物之間的聯繫。至此它成爲所有生命的代表，讓旅者相信自己與萬物有所聯繫，使空虛的心靈不虞匱乏。

處在森林裡，人必須學會與自己相處，免除恐懼、獲取內心平靜，用高度警覺的雷達去碰觸與自己十分不同的各類物種。在凝視內心的寂靜片刻，森林的密閉空間裡又以它流動的各式生命將人類的視角延伸連結。向內，人與自我的內心更加緊密；向外，在靜觀他者的同時得到更加開放的啓發，森林會是一切奇蹟與撞擊發生的場所。松林少年不同於他人的，即是在成長過程中擁有這個特殊的活動場域。在困頓疲憊之際，這裡總是暫歇之處，一切追尋會由此處衍伸出更堅強的信念，而旅人也總是慶幸能夠在疲憊之際親臨水淵。或許每個人都應該形成這樣的觀點，相信自然的力量，去除對森林的懼怕。只要人願意親近自然，願意踏

¹²⁴ 尚克勞·穆勒法(Jean Claude Mourlevat)著，賈翊君譯，《逆流河，漢娜》(*La riviere a lenvers:Hannah*) (台北縣新店市：繆思，2006)。

¹²⁵ 尚克勞·穆勒法(Jean Claude Mourlevat)著，賈翊君譯，《逆流河，托梅克》(*La riviere a lenvers:Tomek*) (台北縣新店市：繆思，2006)。

¹²⁶ 戴維·方坦納(David Fontana)著，何盼盼譯，《象徵的名詞》(臺北市：知書房，2003)，頁145。

入探看自我的內在深處，即使是尋常如後院的林間，也是絢爛熱鬧的生物天堂。冒險旅程從松林開始，少年從森林深處看見力量的泉源，當他從此地出發前往自己的內心，朝深入生命追索的軸心啓程，他會看見樹影隨風搖曳，生命力化成葉隙間沙沙的聲響，似是在對他的追尋做出鼓勵與回應。

二、進入追尋核心

自我追尋是場漫長艱辛的旅程，途中的外在景物變化時刻呼應著內心的起伏，《追蹤師系列》給讀者的，始終以描摹景物為肇端，冒險求生為焦點，內心成長為結尾的美麗篇章。諸多極端的空間場景，讓讀者看到湯姆超越體能極限的追蹤技巧，仔細描繪的特殊景觀，讓這場尋找自己的旅途豐富且多彩。松林象徵隔絕正常人類社會的內心空間，讓人在沈靜中找到自己。絕境如沙漠、極地等，呈現未知領域的險惡，讓旅者體驗孤絕的自我修行，與自己的內在進行對話。後繼的石頭靈境與生命之瀑，說明人在自然中若要與他者相互連結，就必須付出自己同質量的感受與愛。在旅途中，人隨著空間的轉換，心情也經歷不同層次的轉變，一次又一次的遇見修行的隱者，或者說看見不同面向的自己，更是讓少年在自我的成長的路上得到激勵，在這些空間裡逐漸思索出屬於自己的道路，踏上命定的路途。

綜觀現代人的生活，沒有一方空間是完全屬於個人的，鎮日忙碌卻得不到反思沈澱的片刻，內心缺乏充實之感。青少年藉由塗鴉標示出自己對空間的自主權，但仍無法對個人的存在有實質的掌握，家庭空間的劃分充滿了「透明的天花板」，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不只一次的自我設限，在自己與最真實的生命間豎立了一道一道的鴻溝。現在生活中，屬於每個人的神聖空間應該在哪裡呢？各種自然的風景已被大量的「中間景觀」所替代，我們或許可以從動物園中瞭解無害的動物生態，從人工院圍中一窺植物的美，從公園綠地來提醒自己並未遠離自然的懷抱，但這些畢竟只是從諸多現象擷取出的替代經驗，接受的總嫌不夠真實具體。

或許成長小說在青少年的成長歷程中也能當作「中間景觀」，書裡建構的世界是一個逃避現實的場所，故事裡的空間置換，流轉出一則一則的生命哲學，替代長者傳承予下一代深刻的人生哲學。

《追蹤師三部曲》是追蹤師回顧潛近狼與自己畢生的探索，才得以留下的心靈激盪，是一本結合少年冒險，自然寫實，原住民文化的出色小說。故事給予讀者的不只是逐步的行腳記錄，還有更多深層的心靈感動，湯姆直言這部作品是自己花時間尋找自己的紀錄，靜心閱讀後的年輕讀者或許能從中獲得尋找自己生命的方向。在當代混亂的生活環境中，青少年急需這類書籍充當引導的角色，給予適當的啟發，領著他們前去追尋個人生命的重心。閱讀，使人在熙攘的侷促生活中仍能擁有屬於自己的神聖空間，品味《松林少年的追尋》，在不同空間裡旅行與追尋，願讀者也能像湯姆一樣，不管外界如何變化，仍能在內心深處保有最真實的自己。



第肆章 旅程的回歸期

追蹤師的前半生如朝陽、如旭日，似弗萊喜劇形式的英雄相位所釋，¹²⁷雖其中有所掙扎、抗拒，就整體而言仍是充滿希望與欣喜的。湯姆結束流浪後的回歸則像是這齣人生喜劇結局的前奏，總要經過些許的衝突與阻礙。在旅程末期，個人已發展出智者的原型，並能對環境加以守護。回歸時旅者必先接受不認同的眼光，像是舊制社會權威施予的阻力，英雄必要突破現有的侷限視野，以新的力量介入，帶給眾人來自於新世界的觀感，方能為眾人所接受，建立起一個以自己概念為中心的新社群。

本章接續用英雄之旅的原型轉變說明追蹤師達到的境界與視野，並用坎伯的英雄類型呼應少年回歸時與白人社會的衝突與化解。從荒敗破落之境到尋得愛的本質，最後以教導的形式融入於其中並讓思想加以擴散，凱旋的英雄不是高高在上的國王，而是能體會人心，站在相同高度理解他人的精神導師。

¹²⁷ 在弗萊的敘事結構裡，英雄領導一個舊團體向新觀念走去的形式，稱為喜劇。主人公在其中的相位分別是：第一相位為主人公的幼年期，可笑的人物佔上風，立於不敗之地。第二相位主人公像是唐吉軻德，尚未改造社會，僅僅逃避，是少年期。第三相位中，代表舊社會的老漢做出讓步，主人公進入成熟勝利期。第四相位主人公確立自身地位，是一個天真、浪漫的理想世界。第五相位秩序穩定，提供觀者思考的視角。相位代表主人公在社會中地位的提昇，或可歸納出角色奮鬥的歷程。資料轉引自諾斯洛普·弗萊，《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天津：百花文藝，2006)。

第一節 大智若愚

完成試煉的湯姆，以「智者」的視野看待萬物並且微觀宇宙，在任何危難的瞬間都隱藏著生命存在的神奇。他以「愚者」的行徑表示融入自然的喜悅，而白人不贊同的觀點也間接點出兩者之間的隔閡。追尋者回復到以往的天真、單純，更加超脫，但與白人社會的落差顯示回歸的阻礙仍在。此時英雄接續必須思考，以何種姿態回到自己的原生社會，以何種眼光看待眾人在認知與共識上的缺乏。

一、智者的觀照

追蹤師讓自己潛入松林間，從身為一個見習生的預備學習，到親身經歷各種試煉，甚至踏入死亡邊緣，歸返的英雄在層層的蛻變中，通過了成長過程的各式檢驗，從中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觀、發展出對事物獨特的看法。

追尋到達某一程度，內心已獲得完滿，此時無須再庸祿的追索，可以心無罣礙的徜徉在所屬的世界當中。旅程的回歸前期，在英雄的內心裡，他已經學會完完全全的活在此時此刻，只為生命本身而歡喜，活在當下。在卡蘿·皮爾森的說法裡，一個人可以統整自己的內在，安穩的心無懼於外界的干擾，則可說這個人已是內心王國的統治者。如果統治者原型代表自我管理良善，則愚者原型更代表著超越自我的完整圓融展現；這個完整意指一種精神上的完整，而且不是建立在排他性的基礎上。因此，愚者原型既先於自我層次而存在，又遠超過它並且取而代之。因此愚者既是探索之旅的啟程，也是終點。¹²⁸

愚者，是從外人眼中所見到的，但在內心世界裡，少年已從英雄之旅獲得啟蒙與成長，成為「大智若愚」的隱士，或許這愚者所代表的，是英雄仍不見容於社會的行為舉止。這樣的行止最初會出現在人有所頓悟的時候，佛家禪宗所示的智者頓悟時，大多以這種歡喜愉悅的狀態顯示，甚至有時會用近似癡傻的行為表達恍然大悟時內心的激動。在當下，追尋者會認為冒險事物極為有趣。湯姆自在

¹²⁸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308。

的在荒原潛行時，就有這番關於狂喜的描述：「能盡全力伸展肌肉、讓雙腳以強勁的爆發力快速拍擊土地，是非常美好的感覺。這是一場慶典。我狂喜得無法自持，喜悅爆發成一聲聲興奮狂叫，帶領我飛越田野、穿越森林」（〈松林荒原年記〉，《松林少年》，頁177）。

瘋狂的行爲顯示出英雄已從智者的角度去對所經歷的事情作相當的轉換，或者說他已能從任何事物中獲得不同的啓發，他樂在其中並十分專注。當人能化解各種危機帶來的警訊，甚至從中獲得樂趣，則冒險階段已經過去，試煉對英雄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激勵與練習，近乎無我境界的描摹，是愚者的第一個層次。磨難轉爲激勵，需要相當高的看待視野。在見習生的階段，湯姆因「擱熊」這種奇異又瘋狂的行爲在轉瞬間看見時間的凝結，得到某種心靈上認知的提昇，當他被熊攻擊的時候，腦海中閃現的不是懼怕，而是種奇特的趣味：

我覺得這一切太有趣了，竟一時忘記害怕，而開始觀察起熊的腳掌如何在地面上蜷起，……正當我往上看去之際，那熊憤怒一吼，一掌用力拍打在引擎蓋上，像個想證明自己的醉漢。……感謝『在萬物中移動的靈』給我許多偉大的機會，讓我學習、有幸見識到這許多事物。……我從來不曾這麼高興地看著一隻動物離去，但我對牠的舉動也非常著迷。（〈擱熊記〉，《追蹤師》，頁222）

冒險者跟動物都像是滑稽的愚者，熊像醉漢般搖晃，追蹤師則幾近小丑，隔著文明的產物—汽車雙雙各自表演。追蹤師好像一個跳脫的第三者，從一旁用魔法師般的轉化手法，將視角從空中俯瞰，著眼於經驗的當下，記錄起這生死交關的瞬間，熊對性命的威脅卻像是美麗的故事：

這一切就像一連串的小奇蹟般……我躲在車底的那段時間，世界簡化成一道水準的光的平面，……宇宙間一切重要的事物，都在那狹小的空間裡發生。

空間壓縮成一道裂片，時間似點狀移動。每個細節活靈活現得令我感到震撼、不可思議。……我為自己仍活著，為這單純的奇蹟感到喜悅無比。……那頭熊並未回頭，我跨過了**自己的極限**，還僥倖存活下來（〈搥熊記〉，《追蹤師》，頁 224）

彷彿永恆與時間交錯的那一點，湯姆從俗世眼光裡的逃生畫面淡出，矗立在旁觀看牠與熊兩者散發出的勃勃生命力。走完了成長的試煉階段，跨越了對生死的懼怕與偏執的想法，在看似愚昧卻專注於生命每一片刻，任何威脅都可以是有趣的啓發。這個獨特的經驗讓湯姆甘之如飴，他體驗到自己又跨越了一道自我極限，更接近與自然和諧的單純喜悅。英雄至此更接近命運給予的恩賜，即使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做文明世界的工作去修補車輛，也算是值得的代價。

追尋者已發展到擁有智者的觀照，在他的眼中，生命的各種形式回歸到天真者最初對生命的無限期待，在感受的當下，呈現十分直接且滿足的狀態。「悟道者」（Holy Fool）或「大智若愚者」（Wise Fool），代表旅途終了前發現的智慧。¹²⁹若人能用較高角度的視野去看自我追尋，則人會發現自己內在的成長就是我們到處找尋的寶藏。人類心靈所追尋的，根本就不稀奇也從未遠離，事實上，它一直都在。愚者原型幫助我們創造旅程，又幫助我們在旅程末了放下自我，好讓我們能夠與萬事萬物合一、了無區隔，並發現萬象圓融的大喜樂。個人的完整性不需向外追尋，因為在英雄的內心，富足已漸漸成形：「……當我感到自己摔落圓頂岩石的崖邊時，我生命中所見過的所有壯麗景色都將在我的眼前閃過。……景色最好的位置，總是帶著最高的風險，而我往往隨時準備著要付出代價。那熊便是一場精采萬分的演出」（〈搥熊記〉，《追蹤師》，頁 225）。

少年認為，看見熊勃勃的生命力，就是目睹這世上的奇蹟，生命至此已無所缺憾。為這片刻的撼動，英雄願意給予相對的付出、承擔，並期盼在生命的旅程

¹²⁹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323。

中能有更多感悟出現，此時他只著重自身的充實，不在乎外在的觀看。智慧不假外求，試煉的明鏡已成為英雄微觀宇宙大千的有利武器。

二、愚行的隱含

愚者的行爲多半與熊相隨，在另一個經驗裡，湯姆走入國家公園悠遊，他決定做出收集一撮熊毛這個奇怪的舉動，招來眾人的不解。在他的認知中，冬眠的熊只是另一個沈睡中的同伴，相對於國家公園管理員的驚駭，這兩種畫面顯露世人對英雄的觀感，在割下熊毛時他寫道：「伸手拿出小刀，把腳纏繞在巨大的樹根上，讓自己懸掛在樹洞上方，以便觸碰到灰熊。我用小刀從牠的臀部割下一撮毛。……我一遍又一遍地摔著、開懷地笑著，笑到肺部疼痛不已。太開心了」（〈我的灰熊兄弟〉，《松林少年》，頁156-7）。

親近動物兄弟的喜悅讓湯姆在回程手舞足蹈，這樣愚者之行是心有所得的具體呈現，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在文末布朗也點出，旅程末了，在自己欣喜領悟之餘，追尋將更加自在從容，從寬廣的視窗看出去的一切，也都是和諧良善的：「我跟大部分的人一樣，在接近旅程尾聲時，也會感到興奮。……我覺得很開心，就像從戰場返家的士兵一樣，隨著無數鳥鳴的樂聲踏步前進。……滑稽的動作和巨大的影子，一定使我看起來就像跳著下山的森林野人」（〈我的灰熊兄弟〉，《松林少年》，頁158-9）。

像是從生命戰場成功凱旋的戰士，英雄以和群眾更親近的方式從歷險中歸來。在人生旅途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拋棄了天真、單純的心境，以便贏取面對殘酷世界必備的技能。不論我們是否在意，那份看似愚蠢、凡事相信的天真，雖然被我們暫且拋在腦後，卻會以某些方式與我們長相左右。傻瓜的智慧能夠接引我們通往神聖的力量。當一個人找到這種魔法式的思考時，伴隨而來的常是一聲大笑和豁然開朗的深刻感受。¹³⁰在外人眼中的傻瓜，常是體悟了完滿幸福的智者，

¹³⁰ 卡蘿·皮爾森，《內在英雄》，頁184。

天真並沒有被摒棄或在追尋的過程中遺失，它潛藏在人們的內心，待經驗過各種試煉，仍能保有赤子之心，它就會以最單純的形式顯現出來。在你不能單純得像個小孩前，你就不能得到啟蒙。忘卻所有世間的知識，變得像小孩一樣無知，你就會認識到終極的真理。¹³¹看似天真的愚者，可能早已將所有終極的智慧融化在自己的血液當中，無關外人是否能夠理解，在獲得智慧之餘追尋者會選擇以最單純的狀態去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電影《大智若魚》¹³²中，主角將自己的一生塑造成由絢爛鮮活的故事堆砌成的傳奇，相信他的人獲得一場美夢，不信的則嗤之以鼻。人類社會向來極力求取同等，不追求特異，弔詭的是大自然界中的異類—例如白子，卻往往為人所珍視。旅程完滿的英雄不同於一般規範內的人類，他以異於常人之姿重返世界，會有許多他人看來十分怪異的動作出現。湯姆每每因為奇特的理念遭受到一般社會的注視，這樣的對照情景彰顯了原生社會的進化程度，其尚未到達與英雄相同的高點，眾人無法理解英雄所帶回的訊息，愚者在這裡利用自身的不被接納點出這種認知上的落差與矛盾的態度。

在探訪大堤頓公園時，湯姆與遊客對比的立場恰好說明兩者認知的不同。在他已完成見習並獨自旅行，接續就要返回社會的時刻，湯姆潛入松原，某日他用輪胎內胎在激流中泛舟，有種自由奔放的況味，而一旁的遊客卻大驚失色：

他們對著我大叫，喊著在這片土地最變化莫測的激流中乘輪胎內胎泛舟是瘋子的行為，但在我啟程之前，卻沒人告訴我那是不可能的事。我快速超越他們，回頭看時，他們仍對我的瘋狂搖著頭，結果他們的皮筏撞上一顆岩石，

¹³¹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241。

¹³² 影片原名 *Big Fish*。故事概述主角的爸爸是一個閱歷豐富、卻也喜歡誇大事情的人，總喜歡把事情說的比實際經歷來得誇張，兒子卻覺得爸爸不切實際，因此跟他疏離，在父親病危之際，兒子慢慢的體會了解到他爸爸當時的際遇是否真實、開始以爸爸當時的心情體會所有的人、事、物。影片簡介：<http://www.blockbuster.com.tw/Movie/MovieInfo.aspx?Id=4078> (2007/11/5)

把他們全部翻落水中。(〈擱熊記〉，《追蹤師》，頁218)

這個場景好似一種回歸的序曲，兩相映照之下，英雄與排拒他的社會形成一種荒謬的趣味，預告了英雄回歸所要面臨的困難。人類社會不容許瘋狂的舉動，因為人們總是期望用一些限制換來整體的安定感，從個人到群體，這種過度的自我設限在集體潛意識裡無形的傳播，然而到底誰是瘋子？卻總有不同的判準。

湯姆在追尋成長的過程裡常必須忍受他人的懷疑眼光與嘲弄、詰問，白人世界的現代生活遠離自然已久，眾人難以想像他所秉持的信念與生活方式。在否定他人的同時人們可以迅速的肯定自我，面對無法理解的情況，多數人是沒有意願或包容心去加以細究的，人們常是用已知事物去斷定他人的行為，這不但限制了事物發展的可能性，也暴露自己的認知短淺。

《追蹤師系列》是湯姆對自己過往學習紀錄的回顧，全書使用細膩的散文書寫，懷念往昔時光的美好。他不若佛斯特，在成人之後企圖運用《少年小樹之歌》呈現白人的無知愚昧，故少用諷刺的筆調，在行文中也較少指責批評。湯姆的追蹤師足跡只淺言自己想要融入社會時所遭受的阻礙，標示回歸的英雄感受到的挫折。在期間他也曾避世的漫遊或者逃避，但在逃避中他也學習運用愚者的視野去看待後續將面臨的困難。

潛入沙漠冥思的旅途中，湯姆遇到另一位愚者，他以尋找黃金為由，在渺無人跡的沙漠裡，一天一天的奔馳追索。他人眼中的這個愚者深刻的影響了追蹤師，他讓追蹤師看到，所謂的追尋必須先給自己一個離群索居的藉口，體驗自己內心的召喚，在極端的環境中將生命交付。當人能夠自在生活時，即使在外人看來是瘋狂愚昧的，內心的純淨篤定能讓人散發出更強大的感染力。這層愚者智慧的深化，讓湯姆獲得更多堅持自我之路的勇氣，經歷了探索旅程，他已能用轉換的功夫去看待一般人對印第安生活的觀感，愚者的思維方式對於挫折能夠加以有益的轉化，這並不是無奈的自我安慰，而是瞭解、包容與放下。

愚笨被解讀為對事物無知，而擁有大智大慧的人也常被以愚者稱之，看似相

同的外在呈現其實有截然不同的心境轉折。個人成長的心靈狀態可比喻為湖面，原本無所蘊含，至激起智慧的漣漪終歸於平靜而容納映照景物。愚者可作為探索旅程的起點與終點，每個人都可以編織自己內在的神話，但要將訊息傳遞給他人似乎不是那麼容易。引述《大智若魚》劇終，眾人為主角營造翩然離世的美景同時心中所產生的頓悟跟理解：唯有相信「故事」，相信「夢想」，人生才能激勵出不同的火花與色彩。

英雄在回歸的初期階段會遭受某種程度的質疑，他必須學會承受外人強加在他身上的特有形象、訕笑與攻擊。內在完滿的英雄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入世方式，並堅持歷經時間的淘洗，若能喚起眾人的呼應，即便是離世也是燦然，且能留給後人傳承的意願與勇於築夢的力量。英雄的返回，或許以這種戲謔的方式呈現，恰如《紙牌的秘密》¹³³裡的小丑一樣，攪亂一池春水，目的是在凡人的心思中掀起一陣反省。英雄的歸返或以這種認知之外的臣民身份暗示，相較於「愚者」的可笑，也許原生社會所顯現的，是更深層的荒謬，映照出英雄所見與眾人亟需的啟發為何物。

英雄既已歷險歸來，他將以不同的面貌離開試煉的場域，並以多重的角度去看待已成熟的自己和社會之間的關係與所需的互動。他需要做的只有繼續堅持，在眾人都不相信的神話信念中勇往直前，像騎士追索聖杯一般，雖知聖杯是不可能的存在，但唯有相信、勇敢追尋後，騎士才得以成為騎士。重要的不是是否獲得聖杯，而是旅人在追尋當中所獲得的成長。愚者不是一個可笑的型態，它是深層領悟過後才能達到的高深境界。

¹³³ 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著，李永平譯，《紙牌的秘密》(The Solitaire Mystery)(臺北：智庫，2003)。

第二節 歧異與統一

回歸初期，湯姆面臨自我信念的整合，與白人社會的分歧深植內心，甚至影響到自我信念的堅持與認同。潛近狼以殊途同歸和宇宙終極的力量鼓勵湯姆消除對差異的重視，回歸到人類最原始的愛，則眾人都在追尋的路上，只是採用的方式不同。英雄學習到開放、淨空，要讓自己生活在市井之中仍保有曠野的心胸，在此，湯姆並用磨法師與智者的轉換功夫，調和自己與社會的落差，做到真正的回歸，並繼續提昇自己的思考與影響力。

一、種族差異

湯姆完成試煉亟待歸返，愚者的姿態仍未多數人所不容，不止是成年之後，在學習過程中，深覺印第安文化與當代認知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落差，少年時時刻刻感受到自己不被他人接納。此外，他以白人的身份接受潛近狼的教導，是一種更兩難的情況。在湯姆年幼時，祖父總以仇恨的語調談論白人，雖未必如小樹兒總在書中對白人的律法、文字、商業政策、生活文化等多所披露，仍對主流社會的價值觀有所批判。這讓湯姆感到非常困惑，每次聽到這些指控，加上眼前又上演白人毀壞大地的戲碼，深覺自己身為白人，也是祖父憤怒的原因之一。像是要為全體白人負上責任一般的充滿罪惡感，年幼的孩子無法分辨自己與他人的不同，面對自我的追尋雖能夠堅定志向勇敢前往，但在整體的大文化下，站在不同的立場上觀看，他有时覺得迷惘。對於無可分割的血緣兄弟，湯姆覺得自己是他們其中的一員，而身為白人，從印第安文化的眼中看來，諸多的破壞行為讓他難辭其咎。英雄完成追尋，建立起自我的世界觀，歸返的首要問題，即是要面對尚未成長的舊有社會，並讓自己融入其中。

湯姆雖已走過與自然、與自我的隔離掙扎，肯定自己的追尋道路，但潛近狼感於湯姆在回歸之前，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仍有困惑。在少年眼中，他儼然已是英雄，以他的眼光來看所屬的族群卻依然故我，英雄將如何自處？對於回歸應抱有

什麼期待？潛近狼藉著向少年說明自己的兩段經歷，來思索個人如何面對塵世的衝擊，祖父向他解釋：

「孩子，我恨的不是白人，我恨的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你不是白人，是大地之子，你之所以是大地之子不是基於膚色和血統，而基於你的心和信念。……我不恨誰，甚至不恨我的敵人，我只恨那些人的無知，……所有種族都是無辜的，但我們每個人都要對這種無知負責。」（〈大地之子〉，《草原狼》，頁 121-2）

祖父的觀點突破事物的對立，但他發現少年在歸返至原有社會的最初階段裡，還是會顯得格格不入。對於湯姆的自責他想表達的是，敵人在他心裡反映的不是仇恨，而是許多的無法理解。在這些咒罵、對抗背後，其實含有更多的憐憫。祖父以印第安人的身份不為白人社會所接受，甚至在自己的族內他想要維護傳統的用心也不被多數人認同，在這種隔閡之下他仍發展出對敵人的愛。這源於年少時他曾經融入白人社會所獲得的正向力量：曾經東行進入白人社會的他，被一連串的工業都市景象震懾得說不出話來，因為人類恣意破壞大自然態勢之嚴重，對於大都會前所未聞的潛近狼只是十分驚恐的觀望。直到在都市外圍，他想要找個躲避之所而與白人遊民保羅相遇，進而成為好友互相交流，甚至最終成立了一個小型的公社，持續的教導求生、追蹤、覺察與靈性智慧。祖父讓這些仍對自由有所追求的人都成為大地之子，經過漫長時日直到分別之際，他終於瞭解到，決定一個人是否為大地之子的並不是他的膚色，而是他的心，就在此時，祖父突然體悟到全人類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因此他必須愛他們（〈大地之子〉，《草原狼》，頁 135）。

從抗拒到敵我消弭，敵人對英雄而言已是另外一個英雄。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彼此的衝突並不影響同樣身為造物的原始連結，任何人的立場並非堅定不可逆。我們若能夠在判斷是非時關照到多個面向，就會看到許多可以扭轉的契機。對工

業的憎恨使祖父在開始歸返時就畏懼融入白人社會。祖父在言談間多次出現他對白人以偏概全的判斷，但這個偶然的交流卻無意中長達一年，讓祖父打破先前對白人的觀感。即使是群體中少數的人也能為整體帶來改變，這些人讓祖父對敵人改觀。對敵人的愛讓惡徒變成待援者或英雄，更深層的對自然之愛給祖父包容的力量，能容納更多歧異，人才能在彼此的差異中發現亙古不變的手足之愛。

湯姆因此釋懷，個人不代表團體，英雄即是那個擁有清晰覺知的人。公社的每個人呈現出人性中善的一面，他們讓祖父不以種族或膚色概括一個人的好壞。個人不須為所屬群體的錯誤負責，但應對群體的錯誤行為有所覺察與反省，若有幸能保有清明的意志，則應該留下來成為改變的力量。他深覺：

「當祖父咒罵白人時，他針對的並不是人，而是整個社會所形成的集體意識，任何一個選擇背離大地的人會有的意識，……在那時候我只希望自己也能像祖父一樣，擁有這份豐碩的愛。」「使人與大地分離的不是膚色、種族、宗教或社經地位，而是思想，每個社會都有人選擇與大地背道而馳，問題不在於選擇，而在於無知與貪婪。……只有透過對全人類的愛我們才有能力改變世界，但首先，那個愛必須存在。」（〈大地之子〉，《草原狼》，頁 135-6）

二、統一歧見

在追蹤師的眼中，敵我同為英雄，想要加深彼此連繫的紐帶，除了分享與自身相關連的共同經驗外，屬於人類手足之間的愛也是串連起一切的關鍵之鑰，個人需秉持信念，唯有友愛能串起眾多的分歧。祖父接續向湯姆提起同一趟旅程的歸返中自己曾經感受到的友愛：他從雨林歸返，途中受到靈的驅策，促使他片刻不得休息的來到一個小村落，村子裡的神父不若他以往看到的神職人員般充滿對權力與物質的欲望和虛假。祖父從神父身上看到的，是對宗教全副的奉獻與對眾人的關懷。神父以超越常人的感知召喚祖父，祖父也用他先前的探查知識為全村

找到活下去的水源。神父指出潛近狼是上天派去幫助他們的人，但祖父不願承認自己是被指派到某一個特定的位置，他進而回想，自己被靈境催促前來，不只是爲了幫助村人，也爲了幫助自己學習到更多，也許冥冥中自有安排。在往後一整季的相處中，神父的博學、仁慈與哲思讓潛近狼看到人人都走在相同的試煉道路上，只是每個人用自己的方法進行靈性的追尋。即使是白人的宗教，亦屬於所有哲學的一部份，衆人所追尋的良善與自我實現，最終都會回歸到一個完整的宇宙中。湯姆對故事後下了這樣的解讀：「我體會到各個宗教信仰間的共通點實在遠多過於衝突，一旦領會了這個共同的真理，我也瞭解到世界上只有一個真理，只不過是殊途同歸罷了」（〈神父〉，《草原狼》，頁 165）。

宗教原始的教義並沒有隔閡，都是教導人類終極的真理，衆人試煉的道路幾乎相同，把歧異歸於統一追求是哲人才能做到的修養功夫。無論是宗教、種族等，人們都期待自己能夠接納與學習各種哲理。從單純到複雜的理解很容易，但我們也容易在複雜中迷失，忽略人心的單純從未從這份複雜裡被捨棄，它只是等待有識之士去喚回。

這個經歷是一種印證，也是個說明，最牽引人心的往往是人與人之間的共通點，爲何不從這個地方去看呢？若我們都把重點放在差異的消除上，期待人我能和平相處，是否可以減少各種惱人的紛擾？英雄已有能力從這種紛亂的縫隙間看到彼此仍存在的連結，那是用更深層的愛去聯繫並喚醒彼此意識間的善意。能以更平靜的心去看待擾攘的現象，以更深邃的愛去看待敵人，則英雄在完成個人試煉之餘，也能對自身周遭萬物產生同理憐憫之情。

至此少年明白世界上各種分歧的現象其實都歸屬於同一個終點。潛近狼所不能接受的，乃是在追尋的過程中，每個人依照自己的解讀所創造出來的偏頗行爲。人皆短視，未能將眼光放遠到延續地球生命的角度，印第安人悉心維護的生活方式，每每在白人看不到利益的當下即遭受否決與打壓，潛近狼理解，這是因爲白人的主觀意識中尚未考慮到他人、萬物。這種偏執的想法會帶來錯誤的行爲，慢慢的將人類帶離大地母親，也讓他們遠離自己的內心，礙於人的理解有限，

人們必須長期的面對這種表象認知的後果。

三、開放淨空

先前提到的隔離已點出許多與自然、人生、心靈疏離的情形，對照到現今普存於世的價值觀，我們的青少年也多少有些書中白人的影子。他們變得空洞短視，與自己的生命核心漸行漸遠，以荒謬的行為充塞生活，美其名是有創意有主見，在華麗的面具下，只是一張張虛浮的外表。然而問題的根源是什麼？年長者長期灌輸青少年以表象，讓他們只能用淺顯的認知來看世界，當成人看到問題時，是否也能像智者一樣回想最初的起點，找出彼此之間深層的聯繫？偏頗的軌道既已無法扭轉，成人應將他們帶往較正當的方向，揭示一個正確的典範。

潛近狼的經驗指出二元對立中的模糊地帶，並揭示體悟終極力量的人是能夠達到最高的平靜與和諧。萬物為宇宙所生，進而衍生出各種樣貌。湯姆既有清明的信念，就應當將自己的力量擴及他人，為大地盡一份心力。身份、種族、膚色所代表的，只是原生社會的沿襲，英雄最終的任務，是點出舊有社會不合時宜之處，並將自己所領悟的新視野帶回該群體。應該改變的，是毀滅地球的生活方式與自私近利的認知。英雄在回歸群體時，不應特別注視細微的差異，而應該把涵蓋整體的觀點與作法引介到原有的舊觀念之上。秉持自己的信念，仍能正視外在的紛擾；為群體的昏昧注入清澈活水，英雄才能在回歸的社會裡堅定的駐足。

戰士般的完成小我是放下執著，當這份信念延伸到學會如何愛人、如何照顧之後的大我層次，我們一樣要放下，且加以關注與傾聽，更在必要的時候給予援助。英雄學會人與人之間深刻的愛與連結，也學會這份愛並不是無私的奉獻、犧牲自我，而是對萬事萬物保持開放的態度，並且讓自己內心的柔軟面源源的投注在追尋的旅途上。至此就如湯姆所言，他不再繼續往差異上打轉：

「我學會要用開放的態度對待所有人，無論他們的宗教信仰是什麼，我也學

會要忘記自己擁有一段歷史，要把自己倒空，如此我才能以純淨的心傾聽，而不會透過自己的偏見來過濾人們能夠帶給我的教導。我學會了傾聽，並且思索人們的話語，最後找到共同的真理。」(〈神父〉，《草原狼》，頁 165)

潛近狼曾說過：「要在現代社會過性靈生活，是一個人所能選擇最困難的道路。……生命中真正的追尋，是在身為人的界線下，生活在大地的哲學中。……；我們不需要精神領袖，因為我們的心和創造者就是我們唯一的領袖。……但我們必須走在社會之中，否則我們的靈境將會死去，一個無法實現其靈境的人，便是一個活死人。」(〈做自己的追蹤師〉，《松林少年》，頁 14)

真正的追尋是在整合個人的內在之餘，以入世的胸懷積極的回到舊有的社會。英雄要學習放空自己，讓更多的真理回歸到生命之中，也要讓自己在紛亂的舊社會仍保有自我的生命哲學。如此，英雄的回歸能踩踏在更理性的基礎上，繼續前行，堅定不移的信念也才能在走向原生社會時，發展出更強大的感染力。英雄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智者，會以多重面貌出現，他們最大的功能就是轉換現有的視野。英雄已學習到轉換個人的苦難、轉換群體的分歧，人已向內解決了自我與對社會的偏執，慢慢的向兩者回歸。少年接續的任務，是轉換整個族類在宇宙中的位置，他持續去瞭解人類在自然中的功能，再繼續朝自然母親走去。

第三節 森林守護員

追尋進行的同時，湯姆不斷學習增強自己的「照顧者」能力，伴隨著成長，照顧者的層次應從個人的犧牲奉獻提昇到對地球全體的關懷，他學會接受人的有限性，並持續以文明的方式對大自然加以守護與服侍。若適當的抉擇，破壞能轉成照顧大地的一種手段，人在這種思索之間，完成統整自己內在的「統治者」原型。持續的關注人類居住的星球，自然已成為獵人的家，「照顧者」原型在此不斷的提昇，在後續的努力上，英雄要思考如何將追尋所得帶給原生社會的同胞。

一、培養照顧者

在追尋的旅程中，「照顧者」原型在準備期就已經培養成形，相對於戰士對於夢想勇往直前，旅途中不時出現的惻隱之心就是伴隨青少年成長柔軟的一面。照顧者是自我發展中最高的原型特質，它幫助人從自我層次提昇到靈魂層次。人會選擇去關照別人，不是因為自覺沒有價值，而是因為照顧別人就是自我實現的最高價值表現。照顧人的特質是一種強於自我利益的本能。追蹤師對於大自然的照顧，始於自己與大自然相互依存的關係。在潛近狼的教導當中，不只一次的提到人類對大自然的歸屬，但在探索的準備期，少年學習各種在大自然生存的技法，首先源於保持自己的生命。就個人生命及理想的實現來看，探險者所出現的第一個照顧者原型，即是照顧好自己，找到自己適合的位置。我們認識到自己被愛、被照顧，然後我們學習分擔活在世上的責任，去照顧和給予，不光是由他人處得到照顧，而是自己也變成照顧者。

照顧者原型的神話故事，象徵由照顧給予的特質到犧牲奉獻的轉變。¹³⁴犧牲自己來完成對他人的照顧，是照顧者的第一級層次。追蹤師在少年階段，專注於實現自己夢想，悲憫情懷輔助戰士的衝勁，一逕指向自我追尋之旅的完成。到他

¹³⁴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125。

成爲青年時，在湯姆搜尋潛近狼蹤跡的最後之旅中，他見證了照顧者原型完整的蛻變。照顧者的意象以「生命之樹」的型態出現，潛近狼以這個象徵讓照顧者的特質深植在少年心中。在學習領悟過後，英雄對於自我犧牲與奉獻，方產生了一種獨特的哲學思維。

在〈最終的試煉〉中，潛近狼以對松林少年最終的教導作爲與世界的訣別，即使是離去，潛近狼也遵循自然秩序的循環。湯姆不接受祖父終有一死的想法，追蹤至沙漠，卻在轉眼看見牧豆樹。就像是在死亡的邊界看見祖父的「生命之樹」，四周乾旱無水，樹的周圍卻有一片富足的跡象。牧豆樹不高大也不起眼，但在它周圍總是有著豐富的生物足跡，潛近狼照顧萬物，也以這種充滿生命意象的樹形開展。照顧者必須實現的第一個層次，是犧牲自己以滿足別人。潛近狼在生命最終的一刻，仍用一場終極的追蹤來對湯姆有所教導，企圖以一連串迂迴的行跡匡正湯姆向來容易犯的錯誤。就像巍巍屹立的牧豆樹，駐足在乾荒的沙漠上，也許只爲了偶然間指引一個垂死之人尋得生機的某個奇幻片刻，祖父將湯姆的視野從個人的生死之間引領到綜觀全體。湯姆理解：

「跟上他的腳步，不是為了證明我比他更強，而是為了他人的生存而努力。我若放棄了，誰來接手呢？……這句話不停在腦海中燃燒，它的含意在我的靈魂留下烙印，比岩石加諸於身體的灼傷更爲深刻。……潛近狼教導我，只有在爲部落而活時，才是爲自己而活。」（〈最終的試煉〉，《松林少年》，頁 236-7）

學習追蹤，不只是爲了在大自然中保有自己的性命。當少年放大學習的視野，帶來的是更積極的激勵。如同祖父向來教導他的，視野角度一旦改變，就能看到遠處的行跡。湯姆因爲備受倚賴的責任感產生激勵，在旅程終點，他不再因爲導師的逝去感到哀傷，相反的，在完整的照顧者原型中，他學會了與潛近狼同調的心靈追蹤，體悟到藥靈袋在自己肩上的責任與命運。古老之道掌握在他手

中，而成爲照顧者，持續教導與照護地球，亦是他此生的追尋，藉由潛近狼的犧牲與示範，英雄的照顧者能力悄悄成形。

二、依附的陰影

在培養照顧者能力的同時，英雄要避免心中的統治者型態又慢慢成形。在邁向成年的發展過程中，照顧者很容易落入與被照顧者依附關係的陰影當中。特別是兒童與青少年，他們與動物的感情十分的親密，在動物身上投射許多個人情感，這一份無法切斷的喜愛與聯繫反映出兒童平等的先天視野，卻也容易造成他們不願意放手，拒絕分離長大的情形。

湯姆身爲森林之子，自然十分珍視生命，但在〈浣熊之死〉中，他不知不覺也有這種想要將被拯救者據爲已有的傾向。從死亡中拯救出的新生命在湯姆眼中十分的珍貴，這是他領悟人生哲理的贈禮，也是他在接受死亡存在之後看見的希望，但他陷入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僵化關係。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人類總是以照顧者的角色自豪，對於動物的主體意識卻時常忽略或充耳不聞，電影工作者曾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人類在拍動物紀錄片時習慣呈現渺無人跡的景象，我們就在動物身旁，卻企圖呈現只有牠們存在的世界，這樣才是所謂的天然、萬物和諧狀態。荒野之中的動物，每每透過人類之口發表觀感，人類投射自身情緒於萬物是人之常情，但是我們會因此忘記動物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與需求。湯姆在參養浣熊的過程療癒了內心的傷痛，認爲自己願意也能夠永遠照顧好浣熊，浣熊對他的依附也是永久的，照顧者希望自己能夠永遠照顧他人，他變得想維持原始母親和孩子共生的絕對狀態，這種想法將造成雙方都倍感窒息，扭曲照顧最原始的意涵。

在《狼的眼睛》¹³⁵這本書裡，動物園就像人類爲動物設置了生活天堂，提供所有生活的必須與安全無虞。我們只從人的角度去看待兩者之間的關係，並假設

¹³⁵ 丹尼爾·本納（Daniel Pennac）著，劉美欽譯，《狼的眼睛》（*Eye of the Wolf*）（台北市：玉山社，2002）。

人類為自然的設想為最佳，遂將這些生命據為己有。照顧者不願成長去面臨生離的痛苦，而被救者也不願長大，他們永遠有被照顧的需求，彼此深刻的聯繫像是共生狀態無法中斷，阻礙了兩造在生命當中更多的發展。潛近狼在當時提醒湯姆，萬物自有適合的生存之道，自然之靈會以各種形式守護著生命。湯姆這才驚覺自己的照顧只是無條件的犧牲與佔有，他學習放下自己，以完全獨立個體的眼光來看待動物，赫然發現彼此都有成長追尋的需要。最終他野放浣熊，回歸自然的生命以更強盛的生命力回報予人類，證明了照顧者不必執著。在對自己有幫助的情況下讓依附關係淡化，則照顧的層次會更往上提昇。自此，少年學習到照顧別人也要能對自己有所幫助，犧牲奉獻的目標從無條件的親暱轉為有條件的愛（tough love）。

三、人的有限性

提昇到更高的層次，照顧者能成長到「統治者」的角色，卡蘿·皮爾森對統治者的解釋是：統治者是本我完成發展和圓滿的象徵，……是一個強大到足以由內在外在來改變生命的本我展現。¹³⁶所謂的統治者，是針對個人內在而言，當人成長到內在富足充實的階段，他能將內在的完整延伸到對外在付出關注，並嘗試以一己之力對環境產生影響。追尋者會開始去學習，關切自己的生命和家人的生活，統整這兩個領域，即完成統治者的第一層次。少年關心自己的成長，完成追尋的夢想，對於被他視為家人手足的萬物，他也付出同樣的關心，松林即是他的領土，他以森林守護者之姿將視野放置於這個大團體的利益之上，這是身為追蹤師的職責所在。

然而，當他面臨同為人類卻對自然恣意破壞的盜獵者時，內心的拉扯卻轉為強大的憤怒，即便成長到能夠統理自身的程度，還是不免要通過統治者陰影的考驗。任何時候，當我們覺得有一股衝動想操縱控制自己或別人，或是無法信任外

¹³⁶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240。

界時，就是負面統治者控制了我們。¹³⁷少年無法信任所謂的「文明世界」，對於自己的領地—森林—遭受破壞，更是怒不可抑。當他看到盜獵者荒謬的行為，不禁對文明世界提出嚴厲的指控：「美食與屠殺場景形成強烈的諷刺：只有來自都市的盜獵者會如此屠殺鹿隻，……在紐約，這些部位可賣得好價錢。其他部位並不值得花費力氣，……頓時，彷彿感到有人往我的腹部狠狠地踢了一腳」（〈森林守護者〉，《追蹤師》，頁186）。

血腥的場景讓湯姆被震懾住了，他痛斥盜獵者的不仁，追溯源頭，竟只是因為人們的口腹之慾。同時間他感受到自己統治者的保護力受挫，在這個和諧的領土中還是發生了毫無意義的犧牲。責任的陰影籠罩而下，為他的內在帶來一場衝擊：

我感到非常慚愧，忍不住靠著牆開始哭泣。假使我有保持警覺，假使我沒有讓自己和大自然之流隔離，我早該知道森林出了事。……我任自己的能力腐朽衰敗。我在為自己悲傷之際，拋棄了我對森林、對動物們的職責。……填滿我胸腔的暴怒並不全然屬於我，那報復行動不僅是我，更是森林守護者的撕咬與傷痛。（〈森林守護者〉，《追蹤師》，頁188）

砍殺、破壞的縱慾之情，僵硬、醜陋的死亡氛圍，加上這是出自於同類之手，讓憤怒破壞了追尋者心中的完整。於是這股孤兒的無助哀嚎轉變為戰士，消除自我與他者衝突的理智消失，破壞者對獵人做出嚴厲的反擊，焚毀悲傷的墳場和自己造成的戰場，這應該是追蹤師所面臨的事件中極少數用暴力解決問題的例子。破壞之後緊接著是建設，盜獵者暫時被趕出森林，此時的森林突然變得乾淨、清新、明亮，但是湯姆卻漸漸像個無能的統治者一樣，以冷漠的態度面對世界：「冷漠無情佔據了我。我認為當悲傷深刻到某個程度時，會內化成為絕望，或者外化成為一股暴怒。它會如何轉變端視刺激的媒介而定。我不斷地陷入愈來愈深沉的

¹³⁷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249。

自憐與憂鬱之中」(〈森林守護者〉，《追蹤師》，頁184)。

外在的世界較內心抽象的思維更加具體，我們常以向外控制別人來代表自我控制得宜。和諧的環境通常能呼應自己內在的力量。但當外在不如預期般受我們控制時，追尋的需求會更加強烈的想要跳脫原有的框架，我們會清楚地覺察到，這股無法控制的情緒會讓自己與內在靈性分離，此時的人類，心繫於自我靈性的拉回與探索，以致於對外界產生拒絕妥協或接近的情緒。少年因為失去友伴、再度面臨到殘酷的死亡而沈溺於悲傷，最感無力的，是對眼前景象、對自己同胞的不可控制。他脫離自我靈性，不但責怪人類也為自己的疏忽感到悔恨。或許鹿的被殺是個引子，是大自然給予的另一個徵兆，讓湯姆的失落跟傷心有歸咎的方向，也讓統治者的陰影浮現。因為這涵蓋更廣的生命連結，讓他將視野提高於個人的情感私欲，這是化悲憤為力量的試煉。在我們面對自己的無力感，特別是不同於宇宙大能的無力感時，反而讓我們能夠以治癒創傷和心靈更新的健康方式，承認了自己的力量。¹³⁸

少年從這個經驗裡理解自己的有限性。他為了實現自己守護松林的夢想，努力發展提昇自我並統整內在的能力，理解個人之際也同樣關懷自己所屬團體之利益。團體的利益受損讓他覺醒並理解到，人類現下的生活，是我們的內心在生活中抉擇的結果，天堂和地獄，同時並存於我們所生存的地球上。吃食其他生命源於生存的需要，現代人缺乏跟各種生命維持聯繫的理解，故會對地位形同手足的動物進行無謂的殘殺。在現代，我們藉著為自己的生命負責，使自己變成生命中真正的統治者。它不僅是一種內在的事實，也反映到外在的現實世界，也就是我們的生活如何影響家人、環境和社會。當人類因為生活的太過安逸舒適而停止成長時，我們亟需讓內在英雄重新覺醒，再進行一場新的探索，不讓有狹隘的理解成為成長的限制。

湯姆跨越犧牲一切、普照世界大同的照顧者形象，在整理自己的歷練中承認個人的能力有限，接受人類生命的有限性。他讓自己持續學習，希望將內在的統

¹³⁸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255。

治層級提昇進入至關切社會或地球的整體利益的最高層次。這個受挫的經驗促成他盡快向外追尋的欲望，追蹤師希望能以更成熟的姿態返回，修補自己內在面臨統治時的無力感，將眼光放在世界一體的利益上，當他進化的動力來自於一個更大整體的和諧時，成熟的統治者即為英雄的回歸展開前奏曲。

四、守護與服侍

進入旅程尾端的最高層次是以全體利益為導向的照顧，追尋者的關懷從個人延伸到群體，實踐的方式也從個人追尋的完備轉為對團體的照看，在〈樹的話語〉中，面對自己對大自然的取用，湯姆其實非常困惑，因為只取不給、無所回饋何以來照顧之說？為了解決他的內疚，潛近狼以自己的經驗詮釋人類對自然擷取的平衡守則：在祖父的經驗中，他也曾經認為這種只取用不回饋的行為無法讓生命得到平衡，他開始認為人或許是造物者的一大失策，是一種危險且失控的生物。這種單向關係讓祖父難過，因為在此刻他可以視大自然為手足，但下一刻，他卻要因為生存而奪取手足的生命。他也曾因無法合理解釋自己的行為而感到困擾。若取用仍是對大地有所破壞，那麼人類應該如何看待自身相對於大地的存在與生活方式？潛近狼察覺到湯姆的疑惑，他為少年與讀者們說明曾祖父雷電草原狼對守護者的另一種說明，曾祖父提出的獨特看法是：「人是造物者和天地萬物的工具，人可以完成大自然需要花數年時間才辦得到的事……，這座森林、這片大地曾經為我付出，所以我也回過頭來幫助它活得更好。……森林就是達到了這個平衡，它是人類生存目的的極致表現」（〈樹的話語〉，《草原狼》，頁 98-100）。

像一般人一樣，偶發自己從自然取用資源的良知，在大量削減雨林的同時滿懷內疚的植樹是不夠的。先前所提到的樂活主義其實包含許多為人類節能、為地球延命的生活概念。人類出現在地球歷史上的末端年代，卻對地球帶來前所未有的生態浩劫，近來「減碳生活」蔚為潮流，但是人類在肆無忌憚的破壞地球幾十世紀之後，略帶羞愧的想要彌補是趕不及我們先前消耗地球的速度的。若在擷取

的同時把這種行為看做是一種照顧的方式，人類便能為自己的舉動做出調整。當我們將視野提昇，從自身所需的小處往上觀看，恭敬的取樹只是在森林這個群體內謙卑的移走一部份資源，但若把擷取看為揀選，在進行破壞之前再擴大範圍去觀看整個樹群的良窳，以自然界全體的利益著眼，人類就能將破壞旋即轉成為照顧大地的一種手段：

如何取用將會決定我們成為大地的看護者還是疫病。首先我們必須還著感恩的心來取得資源……，然後我們必須以能使大地受益而非受損的神聖方法來結束這個生命。我們必須把眼光放遠，為子子孫孫留下豐富的遺產，……大自然隨時都需要我們，而不是只在我們向它索求的時候才需要協助。（〈樹的話語〉，《草原狼》，頁 98-100）

我們取用大自然病弱的部分，我們必須仰賴工具，這是身為人類的不足卻也是優勢。凡事但看一體之兩面，當思考翻轉，就瞭解我們能夠運用人類的工具以快速於大自然數十倍的力量，幫助自然以倍數的速度進行物競天擇。照顧者以全體地球的利益為依據，則在追尋的過程中，能投注自己的夢想，並讓最高層次的照顧與之同行。人與自然的關係經由這樣的闡述，轉而成為共生相依的情景：「只在採集求生材料時當看護者是不夠的，你必須時時刻刻當個看護者，……我們取用資源的方法，以及此舉在眼前的未來和結果，使我們成為看護者」（〈樹的話語〉，《草原狼》，頁 90）。

曾祖父下的這番註解讓潛近狼知道，照顧者可以用守護的統治姿態去維持領土內的和諧。若是外在世界達不到平衡，則自己內心的世界也會因為這種失衡而不斷的發出改造或追尋的需求。生命的珍貴在於，萬事萬物皆有其定位與意義，人類能使無意義的犧牲消除，也能做個宏觀的照顧者、統治者。當自己完滿，要將注視的焦點從眼前擴展到未知的將來，當我們以自己的生死考慮事物，會有不同於現下的判斷與結果，當我們再以地球整體的生命永續去思考，蝴蝶效應並非

只是假說，它提醒人類重視自己的一舉一動對整體產生的影響。對於資源的擷取，雷電草原狼如是說：「如果我們透過正確方法取得它，就不會有死亡這回事，只有當我們貪婪地對大地造成破壞時，才會導致無意義的死亡。……記住，我們的存在是為了一個超越自我的崇高目的，我們是大地的看護者」(〈樹的話語〉，《草原狼》，頁 101)。

祖父知道自己恭敬謹慎的截下小樹是不足夠的，他的視野只專注在自身所需。取掉病弱只達到自己與家人的小團體利益，唯有照看整個大環境，才能做出有益的判斷，而這種擷取，反而是種貢獻，這已經不是失衡的關係，而是與大自然互利的夥伴關係。一種更廣闊的溝通展開了，人類不是大自然的疫病，我們處在世上反而像是「僕人」，去服侍大整體的永續，也照應自己生命的完滿。在自我定位的同時，要瞭解並考慮到人對大自然和後代子孫的重要性。至此英雄學會，追尋時必須讓戰士與照顧者並肩同行，陽剛與柔軟相輔相成。為自己鑄造積極的動力，在追尋過程中調和並轉化人類在自然中永遠為客的處境。祖父遵循曾祖父的視角，也將這種全面的溝通層次傳遞給下一個困惑的世代，讓世代的照顧者都能以這種方式來關注這個星球。

未來學家海澤·韓德森 (Hazel Henderson) 指出「思想全球化，行動地區化」¹³⁹的概念，當我們在關照人類及全世界時，也莫忘要好好的關照自己和所住的地方。英雄從關照自己的成長目標，到關懷家庭、社群、與全人類所依賴的星球，在過程中追蹤師完成成長的試煉，成為高度發展的照顧者與統治者，開始建立自己與社會相容的一種適切的節奏。帶著這種姿態，他與自然的連結更加緊密，自然先於人類的社群，在獵人的心上駐足，成為他內在的家。

¹³⁹ 轉引自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138。

第四節 回歸的進程

如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在《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一書中所提出的說法：「在家、離家、返家」是青少年或兒童的冒險模式。¹⁴⁰湯姆離家追尋的過程與學習，是促成他後來在返家時為社會所接受的契機，雖然他對原生社會不是非常的認同，但在經過長久的自我提昇之後，已能達到包容的境界，最後學習處於塵世而不喧。人的成長，漫長而艱辛，湯姆經過多年的咀嚼，才讓年少歷險的過程成為《追蹤師》書系。旅程中有冒險刺激，更多的是受訓時的困頓疲憊。「戰士」、「愛人」、「聖徒」等英雄面貌，象徵跨越成長者疏離的門檻，代表英雄回歸的各種時期在心境上面臨的衝擊。湯姆在旅程最後的返家階段，歷經了這些鮮明的轉換，不同的面向呈現他從自然當中習得的因應之道，從不適應到進入自身靜謐的沉潛，讀者能看到他漸漸走回白人的社會，朝著最初的起點建造心靈上另外一個「家」。

一、拯救的戰士

坎伯說：「英雄的出生地，或是他回歸人群實現成人事蹟前所流放的偏遠之地，乃是世界的中點或軸心。正如漣漪從水底噴泉而來，宇宙的種種形物也同樣是從這個源頭，以同心圓向外擴展開來。」¹⁴¹起點即是終點，追本溯源，追蹤師從各種極端的險境中歸來，伴隨著更新的自我，他追索的每一個關卡都促使他突破自我內心的瓶頸。漣漪最後歸於平靜，英雄踏上回歸的路程，沉潛過後的智者歸來，與原生社會的拉鋸才剛要開始。英雄所代表的不是舊社會已經形成的事物，他代表某部分來自未來的觀點，他要破除維持現狀的安穩，在破壞當下既成事物的同時為原生社會注入新的泉源。這個循環的過程不斷運轉，成長的層面，

¹⁴⁰ 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台北市：小魯出版社，2000），頁 184。

¹⁴¹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 365。

是轉化、流動的生活特質，而非固執的沈重。爲了打破眾人既有的概念，將印第安人的生活哲學引入每個人的生命，追蹤師有時候必須做出在他人眼中是違反常理的行爲。歸返的第一步，不若想像中順遂。英雄在此階段必須全副武裝，以戰士的姿態挾帶一股強勢的力量打入舊有的社會，唯有如此衝擊能夠引發當代人的省思，真正去思索自己與自然之間的距離。

綜觀松林少年的追尋，他像戰士英雄般，無時無刻不面對這個僵化的世界做出反思，故事中很多篇幅都在描寫他如何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習得印第安傳統的追蹤技藝，學習過程的掙扎不在少數。原住民族向來比主流社會更善於接納，在終極的追蹤訓練後，湯姆繼承祖父衣鉢成爲藥靈師，回頭面對原生社會，他卻成爲另一個外來者，雖盡力融入白人的生活，但仍遇到許多的困難。以印第安的斥候爲楷模，雖與白人社會格格不入，但湯姆承接追蹤師的使命，在被允許的情況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拯救」。成爲協助他人脫離困境的英雄，是追蹤師回歸社會所給的最大貢獻，也是他讓世人辨識的特殊之處，從年幼起，這樣的經驗不勝枚舉：

在湯姆還是見習生的階段，某次他跟同伴瑞克參加童軍團在雪地的露營。因爲對自然已經有相當的瞭解，兩人常趁隙自在的進行探索。欣然接受四季流轉的少年，用森林中的山雀當成精神指標，山雀體積小而不顯眼，卻總是一派自在的悠遊於山林之間。少年們學習牠積極的參與一切，用不同的角度將自然殘酷的一面轉爲美麗的風暴，故他們無所畏懼。相照之下，童軍團應是文明世界中，帶領孩子最接近自然的一個橋樑組織，但領隊人對自然的畏懼以及控制孩童行動的執拗，在在形成極大的諷刺。

兩人相信動物用極少的資源即能存活在暴風雪中，資源更加豐富的人類沒有理由不能，但團長的行爲讓他們無法理解。成人並無惡意，只是仍用與大自然有所隔閡的方式教導孩童，在聽聞暴風雪將至時，團長只是消極的困坐營地，禁止任何人做出求生的行動，爲疑似失蹤的兩人（湯姆和瑞克此時正在雪地裡快樂的探險）哀悼、哭泣，他們彷彿已經收到正式通知，說他們就要死了，因此各自開

始以自己的方式準備死亡，卻沒有做任何事來求生。（〈山雀的精神〉，《追蹤師》，頁 128）

這一連串動作呈現出人與環境的疏離和弔詭。團長所採取的行動是多麼的無知！現代青少年淺薄的涵養與行爲，會不會有一部份是從這些小時候被灌輸的教育與概念固著形成？湯姆和瑞克以高年級學童的年紀，爲全隊做出正確的判斷，終止團長的歇斯底里，也保全全隊人的性命。成爲救難小英雄並沒有讓他們太過自豪，相反的，這些被拯救的人在野外求生這一課中，明白清楚的看到了自己的慌張無措，對少年的學習加以認同，也逐步修正自己原先的認知。

體驗過童軍團面對環境的無力，驚訝、憂慮於童軍團沒有東西可學，又不在緊急情況時明確告訴孩子該做哪些事，讓人在危急時毫無作爲而亡。湯姆因此決定：當我成爲童軍團長時，我的團要能夠在暴風雪中毫無困難地存活（〈山雀的精神〉，《追蹤師》，頁 131）。企圖心與責任感出現，他們發現自己已能幫助別人，在那之後湯姆和瑞克便決定以幫助他人爲己任。最後受困者離去時面對自然淒苦的恐懼讓湯姆印象深刻：「一路上，他們以一種淒苦的恐懼看著樹林。我則無法認同這樣的想法。……因為不論我在哪裡，家就在哪裡。只有當我離開森林時，我才發現要迷失(是)多麼容易的事」(〈山雀的精神〉，《追蹤師》，頁 134-5)。

對照英雄在回歸階段心中擁有的認同與歸屬，少年像智者一般，欣然的留意自然中的光景，途中並未喪失受訓的精準度，直到年紀稍長，他仍保有這種「在家感」，這是歷險過後不假外求的安定。能讓他迷失的，不是走入森林，是離開森林，真正讓他不解的，反而是森林之外的文明社會了。

二、格格不入

從年幼時見習遭受同儕排擠，到成年在學歷、工作與追尋之路的掙扎，少年遭受的質疑，隨著他以行動證明漸漸減少，在心靈世界越來越貧乏的近期，他的理念得到更多贊同與重視。我們所處的今日，舊觀念的改變仍嫌不足，甚至有越

來越多荒謬怪誕的行爲產生，所謂的主流社會—白人社群還是一個堅固的組織，繼續以短視近利的眼光去對待自然。湯姆在返回的初期，對這些隔閡頗有怨懟，相較於昏昧的當代社會，已發現自己人性中偉大質素的某某人，變得內向而孤高冷淡。這是納西瑟斯（Narcissus）看著池中倒影的階段。¹⁴²已成長的少年用全新的視野看待來時的道路，在獲得啓發之後很難對眼前的問題有所妥協，視角更加銳利，對社會的批判就更多。如前段所述，少年的營救行動在固執的成人眼中看來還是顯得突兀，相對的湯姆和瑞克在救援童軍團時，也對團長教育的方式很不以為然。這些差異都會在心中形成芥蒂，雙方都重視差異的存在，卻沒有跨出消弭落差的那一步。

隨著追蹤的技巧慢慢爲人所知，湯姆開始涉入越來越多的救援行動，每一次的經驗，其實都讓英雄和舊社會修正彼此的觀點，偶有一些正向的經驗，促使他從中找到融入的方向，也確定自己的存在感。一次救援失智者湯米的經驗，落難者不按牌理出牌的迷走路徑讓湯姆在追蹤時不斷的遇到挫折，這些挫折讓他開始懷疑自己一路走來的目的爲何，若是說自己正走在正確的道路，那爲什麼這些用生命血汗換來的智識卻完全毫無用武之地？湯姆深深感嘆：「我可以在幾小時內追上最聰明的博士，但是湯米一直停留在我的掌握之外，折磨著我，(於)是我質疑我所受的訓練是為了什麼。那麼多的折磨與訓練，我仍無法追上那個就在我伸手可及之處的人，而這可能是他的末日」(〈搜尋湯米〉，《追蹤師》，頁 252)。

在他身後龐大的警力像是無用的佈景，除了執意走在自己認爲落難者會行走的路線，做無謂的搜索之外，還對湯姆能力的懷疑與嘲笑。員警眼中的追蹤師，只是個愛把泥巴弄得整個椅套都是的人。訕笑顯示一般人的無知，也是英雄的在回歸時會遇到的挫折。無知有時是搜尋的最大障礙，錯誤的判斷很容易失去救援的機會。在意志力和耐力的邊緣，湯姆來到絕望的臨界點，不僅搜救無望，自己的奮鬥似乎也失去價值，最後湯姆試著用心體會，待援者跟自己一樣，不是用常人的邏輯來思考，保持自己獨特的看法在這個時刻爲他帶來不一樣的視野：

¹⁴²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 423。

我看見他的行跡中有許多小而平凡的跡象，呈現出我自己行跡的特徵，追蹤他迂迴蜿蜒的行跡，等於是追蹤我自己的行跡。……他的足跡呈現出一種能看見神奇事物的天賦，連我都感到羨慕。他或許曾經擔心過自己走失了，但那並未減損他每隔幾步就會找到的樂趣。（〈搜尋湯米〉，《追蹤師》，頁244）

追蹤的目的本來就不為搜救，追蹤是爲了要在過程中牽起跟足跡相關連的一切，補綴想像，形成生命的互動。人所追尋的，是與自己不同物種生命的活躍痕跡，觀看、參與、與其一同舞動，過程應該是種享受而非無窮盡的壓迫感。湯姆從絕望中找到迷失者形跡透露出的樂趣，就像自己單純的去感受周遭生命一樣，這讓他想起，或許複雜的社會裡也會有赤子之心願意聆聽英雄想要傳遞的訊息。這層樂趣的背後，是一個希望。最後救援成功，湯姆找到自己的使命。追蹤師每一次的成功都會給白人社會帶來震撼，這讓他們知道自己固有認知必須隨著時光的推移有所改變。生活在一昧的固執裡也許才是現代社會停滯不前的阻礙，英雄也許曲高和寡，但在這個經驗裡，湯姆因爲自己有幸在失蹤現場而感恩，如他所言，他在這場搜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回歸的階段性看來，歸來的人開始尋求融入社群的方法，不再需要強力的辯駁。英雄會以認真的行動化解他人的疑惑，在行動成功的那一刻認同感也同時產生，就像人生喜劇的過程，漸漸的有人開始受到感動，英雄正逐步擴大他的影響力，原生社會也開始看見，裝載在英雄背後行囊裡的，盡是對整個王國有益之物。

戰士英雄可視爲回歸的初期階段。在這個時期，無論是英雄或是他人，都將焦點集中在彼此的差異，屬於舊社會的長者不接納英雄帶回的新想法，屠龍的英雄也與之屢起干戈，如此的磨合是必要的。期間好幾次的心灰意冷讓湯姆想要避世回歸山林的懷抱，遠離人世的醜惡，但他仍願意嘗試，用他已習得的追蹤技法去拯救更多落難的人。凡事但看光明的一面，走在回歸的路上，故事所揭櫫的荆

棘只是一小部分。湯姆畢竟經過在荒原中獨自追尋的洗禮，面對回歸初期的格格不入，他援引內在的平靜，學習者的初步冥思使他的心識與情感，從生活的偶發事件中脫離出來，並驅使他朝向核心。……通過如此艱難的歷練歸返的人……社會與責任不再重要。¹⁴³

朝向自己命定的路途，面對嘲笑與質疑不加以理會，在困難面前，湯姆已能有從容的態度，不刻意批判與自己不同的想法，他只是盡其所能的用自己學會的追蹤技巧幫助白人，並不多做解釋。當事實直接呈現在眼前，不只當下的參與者會有所反省，就連身為讀者的我們在兩相對照之下也能自行發展出對事物的判斷。作為一個回歸的英雄，追蹤師的行動是積極的，但他的憤怒或是抗議則是沈默的。而與社會更進一步的融合，則是在他學習以溫柔心對待他人，以愛人英雄的姿態嘗試教導開始。

三、愛人的本質

愛人英雄原指在英雄的旅途中，命運之神以女性的形象呈現並對他有所幫助，正所謂與女神的相遇是命運的終極恩賜。就外在環境而言，大地以母親的形象出現，給予松林少年許多啟發與撫慰，在現實生命中，湯姆與茱蒂的相遇或許也是遭遇女神的另一種呈現。生命的能量以女性象徵出現，這個階段代表的意義是：命運本身會伸出援手……對不受事物的表面現象刺激誤導，而勇敢面對自己本質動能的人——就像尼采所說，「本身是個自轉輪子的人」——而言，困難會消溶，而且一路上都會有意想不到的坦蕩大道展現在他面前。¹⁴⁴

堅持自我道路的追蹤師在回歸社會一段時間後與茱蒂相遇，建立起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庭，對他來說是重要的轉捩點。湯姆生命的歸屬在茱蒂身上顯現，當有另一個家庭願意接納他、傾聽他的生命經歷並且給予無條件的支持時，湯姆感受

¹⁴³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 423。

¹⁴⁴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 376-7。

到生命的富足，即使遠離了祖父與瑞克，在社會中遭受挫折，自然之靈賜予的另一個家庭仍給他心靈上的庇護。這也像是種催化，他發覺自己在此時刻才瞭解愛的本質，藉由妻子的宣言，他瞭解有人願意將生命的足跡踩踏在他的腳印之上，依循他尋得的生活哲學，落實在所見的周遭。追蹤師從這個新的起點出發，回想起潛近狼給予的最大任務—傳承，茱蒂鼓勵湯姆將信念推廣，自此展開的教導讓他看見生命中新的一頁，利用愛人英雄的溫和與包容，他將印第安的智慧利用教導的方式傳遞給需要幫助的人。在某次爭執中，透過茱蒂的眼光指出了湯姆的盲點：

「你若無法接受禮物，你就無法教學。」……茱蒂繼續說：「你的學員又不能送你野牛皮或野生小馬。你必須讓自己適應你所生活的社會，湯姆。這是錢的社會，不要拒絕這個社會對你表達感激的唯一方式，不要沉浸於拒絕『白人方式』的驕傲中，這會阻斷你的教導能力。」（〈另一個起點〉，《松林少年》，頁 265）

對照於這類作品的書寫，我們常是從作者眼中去看待白人的生活方式，書中不斷陳述彼此的差異，會讓讀者以偏概全的對任何關於白人的一切加以否定。否定他人是肯定自我的最快捷徑，面對跨越界線的求教者，湯姆還是有這層無法接受的阻礙。茱蒂的睿智提醒了他也提醒我們，有智慧的常人一定能理解印第安式的哲思。在此她像另一個守門人，給予最大的同意，讓湯姆獲得堅持理念的自信，也像另外一個世界來的精神導師，以白人社會為背景點出湯姆所處的思想困境。因為茱蒂適時的提醒，湯姆才明白自己一直執著於與白人做切割，隱而不顯的些微恨意讓他在回歸時容易裹足不前，聽從茱蒂的規勸，放下執拗，不過份堅持自己的特殊之處，湯姆反而得以用更接近人群的方式傳承祖父的志業。他繼而修正自己以往的堅持，不預設立場去與他人接觸，淨空自我之後漸漸找到的，是與社會交流的管道並讓自己懂得包容、分享。

當英雄的回歸以愛人英雄的方式呈現，他會遇到生命中重要的愛的質素。當生命中的愛在小我完滿充足，強勢的回歸之姿會得到修正、圓融，他便能將這層力量加以擴大到自己與更大群體的互動之間。凱旋的英雄不能高高在上，他必須放下身段，傾聽自己與他人的需求，在充分理解後能夠深層連結融入。當英雄為整個社會所接納並得以親近自己的另一半，追尋能暫時畫下句點，使他在這些篇章中，盡情咀嚼辛苦的汗水與甜美的果實。

四、沉潛的聖徒

追尋是以自己的內心為目的地做一趟長途跋涉，無論湯姆或是祖父，都在奔走尋找心靈的適切歸向。就如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的作品被譽為「朝聖文學」，追尋者有如聖徒，往自己生命的最終目標做一場朝聖之旅。眾多青少年小說亦以這樣的朝聖為基調，記錄沿途的風景與心境的成長，有幸完成旅程的人以聖徒英雄的姿態歸返，當他經歷過無我完美的瞬間，個人將帶回朝聖所獲得的心靈資產，分享給精神仍舊貧乏的眾人。

湯姆在追尋的過程中，有一整年他讓自己步入無人之境，如此像是無法融入白人社會之下所做的逃避。面對群眾的反對，英雄很難不受動搖。他在掙扎過後終於屈服，在他心中，他很清楚這是找回自己的方法。這不是耽溺，是他已嘗試各種白人方式，卻仍然無法找到自己時，所運用的最後手段：「我一直渴望能沉湎於荒原中，但又覺得這是想要逃避責任的幼稚願望。……我的問題其實是個請求。『不是在其中，湯姆，是透過它』」（〈松林荒原年記〉，《松林少年》，頁 166）。潛近狼少見的指引出方向，湯姆的這趟旅行就像他流浪的六十年一樣，在追尋旅程找到無法言喻的狂喜。最終目的是從這樣的行腳當中找回那個成功歸返的自己。朝聖也是某種程度的離世，或許暫時的離群索居是回歸時良好的中繼。荒原像是廟堂，當旅者踏入就能感受到內心的平靜與在家感。遊走在森林間，透過參與進行觀察，湯姆認為，鍾愛的荒原就是他的家，他歸屬於此且內心平靜。

此處湯姆已儼然是一位「解脫者」。「解脫者」乃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追求的理想。如彼得·佛朗士所言：「解脫者」是個完全獨立而孤獨的人，他一無所有，生活的唯一任務只是思考生命的神秘和雲遊四海、充當人類的精神哨兵。¹⁴⁵在屬於自己的荒原裡，時間的緩急消融在生活中，他在這種緩慢的步調裡靜靜的感受，適應各種天候，融入生命循環之餘，也對自己處於物競天擇的一部份感到快樂。智慧總在夢境中呈現，而冬正是夢的季節（〈松林荒原年記〉，《松林少年》，頁 175）。像冬季一樣沈靜，英雄累積心靈的力量，與外在互通聲息。如同潛近狼曾經說過的：「神聖的沉靜就是自然之靈的聲音，他鼓勵長時間安靜無言的傾聽，鼓勵我去體會沉靜的奧秘。……沉靜是性格中的基石」（〈松林荒原年記〉，《松林少年》，頁 179）。聖徒總是沈靜的接受、傾聽試煉所給予的訊息，再從中找到啓發與意義。大自然給予的教導即是他面對問題所需要的智慧：從硬木之中，人學會有時該挺身站立，毫不退讓，讓經驗來修剪自己。面對無可避免的壓力，人則應該發展彈性，彎腰讓步，好讓自己能回復到原處，面對新的一天。人要堅毅，也要柔軟。人是萬物，萬物也是人。若人類與自然總是分離、毫無關連的，將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彼此將永遠無法體會與瞭解。

尋得內在靈境的經驗彷彿朝聖者到達終點時，端坐於廟堂內潛心學習的時光，這讓湯姆獲得聖徒境界無比的喜悅。在潛近狼獨自流浪的六十年間，自我與大自然完全的貼近，靈境不斷出現。當他傳承自己的經驗給追蹤師時，讀者也看到這些短暫永恆的的片刻在故事中持續發出神聖的光芒。無論是與鹿相處的星空下，山貓注視的無聲瞬間，寧靜無人的雪地裡……，這樣的狂喜彷彿聖徒英雄在見到神蹟時心中所湧現的感動，也像是所謂的「高峰經驗」。坎伯說：「高峰經驗指的是你生命中某個實際的時刻，你經驗到與存在和諧關係，……那是一種以極致狀態存在而又真的了然於心的情形。」¹⁴⁶時間的滴答聲使我們見不到永恆。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裏，但這個時空，卻又反映出永恆的原則與現象，讓人在現

¹⁴⁵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225。此處的「解脫者」是彼得·佛朗士針對心靈狀態超脫孤獨而命名，不同於內在英雄的十二原型。

¹⁴⁶ 轉引自喬瑟夫·坎伯、莫比爾，《神話》，頁 377。

實生活中經歷到我之所以為我的經驗。追尋者進入深層的自省，他走入自己生命世界的軸心狀態，每一個時刻都有神蹟顯現，無須外在助力，只需靜心與自然溝通，英雄自能獲得與世界應對的力量。體驗極致的湯姆不免發出由衷的感嘆，他崇拜創造美景的自然之靈，為周遭所有奮鬥的生命感謝祂。自然之靈為人展現天地之美，形塑萬物，賜予生存與毀滅。湯姆為眼中所見的豐美景象默默的感謝這股終極的造物力量。

在這些持續與大自然對話的經驗裡，大自然以它無盡的力量與美感撼動追蹤師的心。前往生命源頭的模式，是針對未知的面向，放棄已知的道路。那不是二元對立的觀點，而是藉由放棄舊有，做到對形上的究竟把握。悟道者應該像微風中的枯葉一樣，讓身體繼續在大地四處活動，但靈魂早已呈現喜悅，消解融入這萬象羅列的大海。追蹤師在文末提到追尋的作用，長篇的剖白，說明瞭他長久以來追尋的收穫，也讓觀者看到，自然對人類，確有這樣的滌淨作用：

我屬於這些荒原，曾經與它們一起生活，透過它們經歷了四季。大地是我唯一的同伴，而我一刻也不曾感到孤單。我給大地我的愛，同時接受它的祝福。

我發現了自然古老的韻律。……我在季節中誕生又重生；我在舊價值觀與恐懼中死去數十次，因為自然的真理已證明這些價值與恐懼的不真實。隨每次死亡而來的，是體悟的新生。……我再度學會以心來思考。我信任自己的感官，並且不再擔憂。……那股使種子自大地甦醒、將動物自冬眠中喚醒的神祕力量，也使體悟的種子在我的靈魂中萌芽。埋下種子的是自然之靈，滋養它的是我的老師潛近狼，栽培它的是這片我所鍾愛的荒原。……在分離千萬年後，人類與地球的關係陷入沉睡，我從中甦醒了。……我也懷著對富足的全新體認歸來。……富足是一種連結，不是獲得。（〈松林荒原年記〉，《松林少年》，頁 192-3）

聖徒正是接受這樣的洗禮，在心理上轉變成一個新的自己，回過頭來再與社會重新連結。這時英雄注視的，已不是兩造的差異，或是那些亟待完成的理想，他懂得先往內發覺自我，再以這個穩定的核心散發出感染力。此時的他明白，追尋不是盲目的追求讓自己變好的特質，而是讓自己看見自己，將成熟的轉變留在自己身上，不假外求。坎伯曾說明，追尋的目標就是成就這樣看見自我本質的視野：

目標不在於「看到」那本質，而在於瞭解個人就「是」那本質；然後個人得以那本質的化身在世界遊履。……分隔、退出不再必要。不論英雄走到何處，不論他做什麼，他都是自己本質的呈現，因為他具有完美觀照的眼睛。……放逐也將把英雄帶回無所不在的「真我」。¹⁴⁷

旅行讓人找到自己，進入回歸階段的英雄顯得超然。在每次的旅程後用全新的自己回歸，清楚瞭解自己與他人的差異，卻不再執著於那個特定的目標。「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身處喧鬧的塵世，但能夠用較高層次的視野心態去看待舊有的問題。英雄明瞭改變不是一蹴可及，也深入去瞭解形成這樣觀念的背景意識。追蹤師在成年後懂得緩下腳步，以眾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慢慢的將社會導向理想境界，這時候的他看來堅定、沈著、和藹，不必振臂呼喊，自有十足的影響力。聖徒英雄朝聖歸來，完成自己的追尋，仰望神聖的吉光片羽，湯姆用更加包容的態度，盡力將這些永恆的片刻定格於流動的俗世時間當中。

湯姆自 1980 年起創立「追蹤師學校」，他嘗試以他所習得的哲學思維與追蹤技巧為底，為更多的人建立起另一個追尋的聖殿。透過他花時間尋找自己的心得，期盼將這層人與自然的深刻互動再加以擴大連結到每個人的生活中，關於追蹤哲學，他有這樣的講述：

¹⁴⁷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頁 423。

湯馬士·卡立曾說：「生命的悲劇不在人類的痛苦折磨中，而在他們所錯失的事物中。」我們如此深鎖在「文明」的生活方式中，以致於我們失去瞭解真正的自己和起源的能力。……我們對自己的認知定義不是來自心靈，而是來自頭腦；我們以頭腦思考，印第安人則教我們以心靈思考。……「人的雙腳離土地愈遠，距離毀滅就愈近。」我相信這是真的。……我們的社會所面臨的危險不是飢餓，而是孤立。……我們來自大地，卻否認了自己對她的依賴。於是我們感到孤立與困惑。……我們必須開始對大地付出敬意，才能期待她繼續支持我們的生存。（〈另一個起點〉，《松林少年》，頁 267-8）

每個進入這個學校的人，多因自我心靈的空乏前來求助，他們也像是聖徒一般，在自我追尋的路上尋求啓發。在修業期滿回歸時，湯姆帶領他們，開啓了與自己生命更加接近的那道大門。學成的回歸是另一個追尋的起點，今日學校仍興盛不輟。追蹤師的回歸謹遵潛近狼遺訓，以教導的方式加以傳承印第安的智慧，在功利掛帥的現代社會為人們的心靈提供暫歇的角落。每個成長中的人在此，都能看到一段艱辛的追尋旅程，也能為生命注入些內省的能量。英雄的凱旋，不是風光的進場，而是當他以新的姿態被社會所接受，社會能以他為核心，重新界定主流的價值觀，進而加以改進，形成一個新的群體。

永恆不是某個東西持續不斷的流動，它應是你可以在塵世人際關係的經驗中立即體會到的。那是一種與自己息息相關的不朽感。¹⁴⁸從己身的完整出發，英雄處於現實世界，卻不能被外在的喧擾所影響。如彼得·佛朗士（Peter France）所言：「一個求道者可以生活在世界裡，但他卻不可以讓世界生活在他心裡。」¹⁴⁹瞬間即永恆，當英雄的修養發展至最高層次，個人意志即無法為外在的任何雜音所動搖。當人開始學習以心來生活，他便進入不斷再生進化的層次。

¹⁴⁸ 喬瑟夫·坎伯、莫比爾，《神話》，頁 384。

¹⁴⁹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236。

《追蹤師系列》作為湯姆自我追尋的註解，湯姆給所有課程的訓言是：「我花時間尋找自己。」以尋找自己作為每個人畢生的功課，我們有幸追蹤他的足跡，為自己在對生命的思索上多些沈澱與啓蒙。涂爾幹(Karlfried Graf Durckheim)曾說：「當你在旅程中，而目的卻愈來愈遠，你便瞭解到旅程便是真正的目的地。」¹⁵⁰旅程中所見之物，都在協助人澄清自己對自我的看法，形成對外界的價值觀，當人完成追尋，並在旅程的尾聲看到另一個起點，讓不斷進步成為此生追求的目標，則目的越來越多元，生命的質量與密度會越來越厚實。人擁有追尋的勇氣，如同騎士般不停的探求（quest），「為自己出發」是真正的目的，渺小如你我，都能創造出屬於個人的永生神話。



¹⁵⁰ 轉引自喬瑟夫·坎伯、莫比爾，《神話》，頁 388。

第五章 旅程的意義

旅行的意義，是讓人脫離原來的生活版圖，去到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裡尋找自己。追蹤師花費半生的時間與精力，投入與生命的對話。他追尋自我的足跡，發現自己幸運的都能踩踏在松林之中，遠離社會的種種壓力，投入有益身心的大自然。旅程終了，追蹤師與自己對話，和社會互動交流，也更貼近自然母親。孤獨是健康的，因為它可以讓人遠離社會多種多樣的壓力，投入有益身心的大自然的懷抱。我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理應讓大自然力量來形塑我們的人格。大自然的現象可以告訴我們很多的道理，諸如狂風暴雨無法持久，激烈行動看來可怖，但往往後繼無力；植物成長、茁壯而後枯萎的生命週期，告訴人類生命有盛必有衰的法則。追尋真理的人，當以大自然給予的啓示為鑑。少年追尋的是與眾人生活不同的方向，但他始終未背離生命，相反的，在旅程之後，他在心中植下一片繁盛的森林。從面對生命的疏離，到出走後的試煉與成長，最後成功回歸，追蹤師像祖父潛近狼一樣，花費六十年的時間在實際的生活空間與抽象的內心裡逡巡，最終他找到回家的路，讓我們看到，在時間的洪流中，英雄的成長是一條只進不退的路線，但在其中，人可以透過自我視野的向上提昇，看到與他人有所不同的美麗風景，超越單向的侷限，生命的層次將更加豐厚。路，無限長遠，但英雄與他人之間的距離，將越來越近。

第一節 成就自我傳奇

內在的英雄配合外在旅行不斷的蛻變，湯姆內心與自己的對話，是一次又一次的原型整合，在探索的各個階段，他皆折衷、調和出新自我。原型並非線性的依序排列，在成長過程中，它們會不斷的重複出現，直到英雄能夠克服心理的難關。追蹤師呈現的，即是青少年在成長時會做出的調整與內部掙扎，揮別舊的自我。松林少年在追尋中，找到的是未曾發現的自己。

一、天真的心，孤兒的眼

在探索的初期，追尋者所承受的心理衝擊可謂最大。當人以「天真者」孩童般單純的眼光與世界接觸，眼前所見卻是一幅醜惡的景象，與想像的差距會造成很大的失落，這時候不免憤恨、絕望，墮入「孤兒原型」的自怨自艾中。無論年紀大小，探索初期的遭遇會決定個人繼續行走的姿態，人必須把自覺孤立無援的怨懟轉化為啓發，才能統合出全新的觀點。

猶記潛近狼在初入芝加哥大城邊緣心中所湧現的反感。在他眼中所見，是白人的孤兒心態，人總覺得從自然當中獲取得不夠多，將大地視為母親，無所節制的取用，造成地景的混亂殘破。置身其中，也只能短視的期望從物質層面獲得富足，努力充實這些身外之物的同時，內心卻總是覺得或有所失。相同的孤兒心態對旅者產生影響，在白人的群體中，潛近狼覺得自己不被接受；回顧自己的社群，與他同樣想要保存傳統生活方式的同伴也不加接納。敏感加上對他者的抗拒促成祖父的追尋，他拒絕沈溺在孤兒的情緒中，設法用積極的態度去尋求與現實抗衡的方法，將天真與世故、無助與自救慢慢整合。至旅行結束時，潛近狼將這股姿態與力量傳承給追蹤師，在湯姆學習追蹤技巧的階段，雖然遇到挫折不免憤恨，甚至和瑞克用激烈的手段發洩情緒，但整體說來，做為見習生少年時期，松林少年得自於潛近狼的草原狼式教導，讓他比其他成長中的青少年看來都更加的內斂

且富有深度。

從湯姆在河邊撿起化石的那一刻起，他以天真的眼光踏入自然，並相信人與他者之間是一直存在著善意的。驟然面對自身所承受的痛苦與白人社會對大自然的恣意破壞，他感到錯愕。面對人性的陰暗醜惡，深感對這些問題的無能為力，身為白人更是讓他倍感尷尬，彷彿自己也是參與破壞的一員。無論在別的社群或是自己的社會中，英雄時刻感受到自己的孤立。追求的理想不被家人接受、學習追蹤技巧被嚴厲嘲笑、維繫哲學思維被視為是異議份子，青澀的少年時期追蹤師過得比他人更艱難且無助。無法承受的片刻，常可在行文中看見他對白人的憤怒，是期望這個社群做出改變，並對自己伸出友善的雙手。

在墮入孤兒思維的死巷之前，慶幸追蹤師走入松林以為慰藉。大自然以雙重的面貌給他啓示，時時充滿希望，卻也在其中蘊藏危險的片刻。當人們看到自己生命中和外在世界的痛苦和折磨，仍願意保有互相支持和給予的信念與希望時，內在的天真者和孤兒已經整合，成為一個理解苦難存在的「聖嬰」。¹⁵¹黑暗存在於每天的生活，卻讓人更期待轉醒的黎明，當天真者和孤兒整合，我們內在孩童會再也不怕生命中的艱難和困苦，也不會再對生命感到失望。雖遭遇外界的現實艱難，依然有安全感。我們不再脆弱敏感，而是像是湯姆偶然在林間看到的小鹿一般，以靈巧慧黠的雙眼欣賞美景，同時對身邊的危險也不漠視。

在自然中潛行，追蹤師謹慎的行進，萬物自有的生命力予人秩序感與希望，他漸漸將自己待援的心態轉為積極的行動。對於白人社會尚未成熟的孤兒模式也能夠加以理解，並不過份期望短時間內的改變。承認並接受包括自己在內，人性的善惡並存，不僅能幫助人分辨好壞，也消除了天真者與孤兒的分立。人類通常會藉由區別自己與別人的不同而確立自我的價值，但過份的否定他者並非與世界依存的良好方式。整合後的成長型態並不是對這些區別嚴厲針砭或斥責他者，而是要追尋者嘗試去了解差異存在的必然，形成辨識與判準，並在自己認為是對的

¹⁵¹ 卡蘿·皮爾森指出：解決天真者與孤兒原型兩者對立的策略，是以聖嬰（the Divine Child）的形象來呈現。聖嬰具體表現出純然的天真，但是同時也注意並且了解世界的本相，他對人員及其痛苦充滿了同情和了解。資料引自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341。

路上繼續前進。

每個孤兒起始都是純潔的聖嬰，當人瞥見黑暗中的光亮，不至於落入絕望的深淵，則渴求援助的無盡循環與朝向負面的鑽牛角尖就能暫且打住。兒童文學或青少年小說一再強調的光明面，是企圖阻止青少年對此類的負面情緒擴大或渲染，給予成長過程所需要的希望與力量。「潘朵拉的盒子」關住希望，引領人心在生命的過程中不斷向前。《追蹤師系列》會揭露人性中殘酷的部分，也會進一步呈現出人在自然中所能尋得的正面力量，並強調這個希望應從對他人的期望轉移到自己的內心。追蹤師總是維持住心中希望的火苗，並在自我整合與社會融入之間取得平衡。當湯姆完成見習生的階段，他知道自己已能處理面對苦難時的憤怒，持續以純淨的眼光看待前方的熙熙攘攘，他期望擴大自己的力量，讓每個內在的孩童都仍能是被大地呵護，也守護大地的聖嬰。

二、追尋者亦是愛人者

追蹤師前半生的經歷和潛近狼一樣，遠離安定的環境，流離遷徙，在追尋的旅程中尋找自己。這個典型一直持續在他的生命歷程中，貫穿他的少年與青年時期。探索旅程需要追尋者勇往直前，移動成爲常態，停頓駐足的片刻，即是啓發的瞬間。在人生特殊的里程碑上，湯姆停下腳步思索，揮別過去的自己，成就新的視角，每過一個關卡，就與內心的歸屬感相做呼應。松林少年的追尋，可謂用「愛」來串連起他與整個外在世界。在追尋當中亦能愛人，兩者配對原型乃是根植於內心中對幸福快樂的渴求，那就是愛。¹⁵²潛入無人之境的少年，彷彿追尋聖杯的英雄，他一步一步的往自己內心走去，尋找自己存在的意義。松林少年追尋的過程是對自己天命的實踐。他藉著實際走訪，理解自己的天賦與使命，進而在生命的各個階段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旅途中的轉折相較於其他同類型的小說更爲細膩且撼動人心，或許就是因爲其中蘊含較多愛的質素。

¹⁵²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345。

聖杯象徵的是人類生活中最高的精神實踐。¹⁵³ 追蹤師展現給我們的，是對自我與對世界極度的渴望理解，荒原的流浪是尋找自己的一種實踐方式，湯姆在長久的追尋中不吝於去愛人，當他遇到生命中象徵的女神—茱蒂，生命的聖杯也盈握在手中。聖杯或聖魚，它們象徵著獲得真正的認同，並與超越的愛有所連結。探索之旅常由找尋自己真正的歸屬開始，那是一個讓他們真正有回到家的感覺的地方。所謂的聖地或是神聖空間，就是我們可以得到自由的地方。人在其中可以表達真實的自己，而不用被預設立場所限定。探索的恩賜是得到「自我認同」，且能自由的愛與被愛。

最初，少年爲了理解世界而踏入潛近狼的靈境，湯姆以松林爲學習追蹤的起點，歷經各地的冒險後，最終還是回到這彷彿屬於他的聖地。松林讓他找到自己，即使在外人看來是荒原一片，他也在此處找到不再奔波的歸屬感。故事中層層循環，主角與外在的所有聯繫都可窺見源於對同胞手足或與大地的愛，無論是祖父用生命深層的愛與石頭產生對話，或是湯姆以獵人之姿從各類的生命身上學習並加以守護，追尋者以悲天憫人的愛心將自己與他人連結，尋得生命較高層次的實踐。重點不在於騎士所追尋的聖杯爲何物，而是騎士真的出發前往尋找聖杯的途中所見。只要我們對自我誠實，對所愛的事及人給予真正的承諾，我們就能找到預許的聖地。¹⁵⁴ 追尋，內含對自我生命的困惑；愛人，外延與他人之間的情感，兩個原型都是旅程中不可或缺的動力，調和內與外，我們看到的是追蹤師不斷追尋的勇氣，追尋者與愛人者最後終將統合，對自我與他者的關懷將伴隨接續的旅程。

三、戰士和照顧者

在旅程中積極、勇往直前是眾多冒險故事的基調，危險的旅程總是以男孩爲

¹⁵³ 黛安·歐思本編，《坎伯生活美學》，頁 92。

¹⁵⁴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347。

主角，驚險刺激的故事之後，成就一個又一個的英雄。我們的文化已將英雄定義為願意自我犧牲、為別人利益奮鬥的型態。對於英雄主義，蔡淑芬在〈自我與自由的魔幻表演：凝視地海巫師及44號神秘怪客〉中轉述美國歷史學家塔那斯在《西方心靈的激情》一書中提出的看法是：

西方傳統的「人」(男人)一貫自許的是角色「探索的男性英雄」，這英雄「不停為自己尋求自由與進步」，且「不斷努力使自己區別於他所從生的母體，並控制它。」這種「英雄行徑」在西方心靈三千年的演變中，表現為：脫離與自然的原始統一，形成一種自主的理性自我。其演變過程壓抑了陰柔、壓制了統一意識、壓制了與「自然」的神秘分享，因而使人的存在呈現分裂的痛苦。¹⁵⁵

當代造神的方向都偏向外在的名氣與浮誇的表面，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淪為片面，他們只學習到對生命的橫衝直撞，成名的瞬間，對自我的內在與生命缺乏深度的反省思考，冒險對他們來說，只做為生命存在的標記。我們活在一個重視青春生命，卻抗拒死亡的文化中，到處瀰漫著拒絕死亡的氣氛。每個人都在力求不朽，但是這種不朽源於對生命原貌的否定，醫學日益進步，人們越來越在意如何保持青春的外表，卻忽視自己已經日漸枯萎的心靈。如果沒有死亡，所有的生命就會鬱悶窒息而死。……拒絕死亡會引起一種雖生猶死的狀態。¹⁵⁶急於追求存在感，讓英雄主義正在慢慢偏離原來該有的樣子，過度的仰賴科技，或者不去正視自己內在的空乏，已讓每個成長中的人都無法尋得成為自己生命英雄的方法。

現代文化亟需新一代的英雄，《追蹤師系列》塑造了新的典範。書中呈現的或許是現代青少年無法理解的一面，相較於過去英雄總是潛入黑暗屠龍，最終帶

¹⁵⁵ 轉引自蔡淑芬，〈自我與自由的魔幻表演：凝視地海巫師及44號神秘怪客〉，《兒童文學學刊》第八期（台北市：萬卷樓，2002），頁133。

¹⁵⁶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353。

回勝利單向的前進，追蹤師造就「心的獵人」：他是義無反顧的戰士，對無知的傷害大地的言行會厲聲提出責備，甚至不惜動武捍衛，但他也是個「溫柔的獵人」，極為柔軟的，對待所有相對於人類的事物，也用極度包容的心態看待異己，並從「心」的觀點出發去看待所處的世界。在探索初期，湯姆原先也存有征服世界的嚮往，直到踏入死亡的谷地，才真正明白人與大地的隔閡其實就在於自己的心態。創造者和破壞者會出現在他們進入下界（underworld）的旅途過程中，在那兒，英雄遭遇死亡，而後再回到生命之地。「真實」能讓我們面對死亡，因為除非我們真正意識到「人之將死」，否則我們不會感覺到內心是多麼渴望成為真正的自己。¹⁵⁷當湯姆從各種生死邊緣中活過來，他開始注視生命本身，心中的戰士原型被修整得更加圓滑，產生更多的同理心，各種地景作為成長的契機，不停的給予他更多啟蒙。在他的經歷中，對於大地之母殘酷的一面，亦不加掩飾的描述在讀者面前，這正好說明戰士與照顧者兩個典型的調和，就在他的歷險中產生：「戰士和照顧者的調和照看典型的『天父』意象，其中有溫和、照顧和權威。『天母』則是一個滋長生命也令其毀滅的形象，天父調和獵人的鬥性，天母呈現自然的雙重性，父兼有慈愛，母亦呈現殘酷，這是自然本來有的面貌。」¹⁵⁸

在與樹對話中，湯姆完完全全變成一個溫和的天父，他相信人類肩負調整大自然的責任，可以用一己之力完成自然界數十年的工作，揀選、加以消除、守護。人類無法與動物相比的氣力或許是缺點，但因這特殊的侷限，讓人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最終追蹤師以藥靈師的身份繼承印第安傳統思維，並以教導方式溫和的散佈理念，他在書籍扉頁的形象正是呈現這種不怒則威卻又溫柔的天父姿態。天母，在追蹤師的筆下完整的呈現。自然的雙重母性，在故事中並不被偏頗的報導，湯姆多次遭遇危險證明大地之母殘酷的一面，即使無聲無息的流動，在人們恣意破壞與驚恐忽略之下，祂仍會對生命充滿威脅，這是大地本來的面貌。

今日的文學不如以往英雄充斥，調和了許多「陰柔」特質並往母性回歸，自

¹⁵⁷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353-4。

¹⁵⁸ 同上，頁 353。

然其實就是陰柔本質的源頭。¹⁵⁹眾多自然小說多呈現母性保護關愛的一面，追蹤師在整合自己內部原型的同時，將這種人與自然原初的形貌帶入，讀者在觀看時除了融入自然給追尋者的體悟之中，也會以較全面的眼光去正視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與對應。

四、統治者和救世主

探索後期，英雄經過自然的啓蒙洗禮，他以一個能夠整合自己內外的全新面貌再度面對他原處的世界。當個人內在的統治者居主導地位時，人們會將內、外同步相關性視為「責任」，進而認為自己要為所有內外的和諧負責。自我完成統合，連帶影響到周遭環境的諧和。人總因為一切都能在掌握之中而產生安全感。於是在追蹤師的思索中，每當他完成一個挑戰，就會呈現一種猶疑：他自覺要肩負捍衛森林的責任。當鹿群遭受殺戮時，他成為一個為國土狂怒的戰士。但有時他又過份的將他人對大地的無知與破壞歸咎在自己身上，自覺應該為群體的錯誤負責，顯得受困且窒礙難行。

英雄的歸返有時會帶著統治者的陰影，他要去除舊王國的陳腐，卻又急欲看到自己變成新領主時有所作為。在故事之初，或是行文中令人感覺凝滯之處，湯姆都呈現這種急切的心理。直到他真正靜心感受自然給予的洗禮，把對塵世的注視轉回單純的生命力，他接觸了宇宙終極的力量，體驗天人合一的高峰經驗。當他全心融入在自然的律動中，注視生命本身，則對個人成就不再關切，心中的愛才再度浮現在他與他人的關係中。完成了內在探索，英雄變成「救世主」(World Redeemer)，他回到王國來改變眾人的處境。當人活出內在真我，並且用自己的力量去影響世界時，人就成為救世的人。

英雄要真能掌握自我，活出自己生命真正的樣貌，才能以這種魔術師般的視

¹⁵⁹ 蔡淑芬著，〈自我與自由的魔幻表演：凝視地中海巫師及44號神秘怪客〉，《兒童文學學刊》第八期（台北市：萬卷樓，2002），頁135。

角看待萬事萬物。意義的尋找，不是藉著征服他者，而是在實現自我天命的過程中，適切的散發出影響力。我們必須超越從照顧的依附關係中來尋找意義，且不能再藉著成就或改變世界來發現生存的真諦。統治者要能將生命力加以傳遞才足以救世。假使過度的重視自我，使得每個人與自己的靈魂、本能和生命本源阻隔分離。我們的追尋者能量會從追尋生命的意義變為追逐成就，而引起了過度的破壞。¹⁶⁰今日許多人的自我實現都還停留在此層次，青少年用物質來標示成就，就是過度自我中心的結果。

當探索旅程完成，歸返期仍會面臨短暫的混亂，人是否能一本初衷，不被統治者的陰影所腐化，將是另一項需要修持的功夫。追蹤師的文本不否認個人也有這種被統治慾控管，失去理智的片刻，較深刻的啟發是，他能將這種陰影轉化到自我內心。魔術師也好，甚至愚者、智者，在與周遭環境充分融入的同時，他傾聽大地給予的啟示，理解自己存在的位置，至此萬物歸於統一，歧異歸於和解。英雄擔任傳遞的角色，將世人從昏昧的生活中拉出，轉而投注時間，前往目標更高的統合層次。

綜觀少年在追尋時的內心轉折，難關的跨越是線性的，依照十二原型緩緩的進化，若將三個時期縱向來看，則整合的原型會在準備、探索與回歸三時期間跳躍，形成螺旋式的往返。¹⁶¹正如英雄成長過程中會一直出現的盲點，探求並非一蹴可及，它需要經過多次的掙扎拉鋸，直到少年確定何者為自我生命適用的信念準則。相同的，現代人對於文學作品的認知與從中獲得啟發的方式，已不同於以往單純的讀完一個故事，那麼容易滿足與接納，好的文學作品值得一再咀嚼與發現，甚至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與作者、與自身有所爭辯。《追蹤師三部曲》以回憶軌跡般的散文娓娓道出湯姆·布朗二世的成長與啟蒙，故事看似分散，卻是漸漸螺旋向上，帶領讀者從兒童走入成年，現代讀者在閱讀時，或許正因這種相符的心靈軌跡，獲得更多的共鳴與啟迪。

¹⁶⁰ 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398。

¹⁶¹ 詳見附錄一、附錄二，相關資料引自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

第二節 參與社會喜劇

根據培利·諾德曼 (Perry Nodelman) 在家/離家/返家的型態，個人在他處找到新的家屬於兒童小說的情節，青少年小說的隔離，多以回到原來的家，或是離家反而保有純真作結。¹⁶²故少年在冒險後回歸到原本社會的生活，是他要面對的另一項重大課題。歸來的湯姆，是一個全新的自己，旅程與最終的回歸，從原本的抗拒逃離到最後以不同的姿態融入，符合大衛·費恩斯坦和史坦利·柯瑞普拿 (David Feinstein & Stanley Krippner) 提出找到生命意義的五階段。¹⁶³這些腳印象徵青少年反社會的深層困惑。在回歸社會的同時，他學習讓自己逐步思索與社會疏離的原因，並學習生活在世界裡，保持一顆孤獨的心。成就一個更新的自己，過程也許有些顛簸，但少年就是在這些起伏當中，逐步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

一、走遠的足印

追尋的開始源於疏離。從河畔撿起化石的那一刻起，松林少年透過學習林間的追蹤，與自己越來越靠近，也漸漸與白人社會產生不同的看法。就大衛·費恩斯坦和史坦利·柯瑞普拿的說法：尋找生命意義的第一步，首先是了解「我們的生命指引已經不再適用」。少年認識舊時的故事已限制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緊抓這些指標帶來的只有不適與痛苦。

在少年的意識中，白人社會的生活方式已不為他所接受，種種遠離自然母親的行徑讓他難以忍受，也驚覺舊有的生命法則無法解釋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於是他決定出走，隔離促成他開啓探索之旅。讓自己置身的遠離社會的松林間，專心學習之外，少年不斷對自己與他者的關係作深入思考。在旅程中湯姆明確的認

¹⁶² 培利·諾德曼 (Perry Nodelman) 著，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台北市：小魯出版社，2000)，頁 184。

¹⁶³ 轉引自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433-4。

為，自然能夠給予無限的啓蒙，緊握著在自然中習得的一切，對原生社會的種種現象提出針砭。在他人認為應行的道路上，追蹤師明顯的抗拒，甚至好不容易踏出松林，又像反社會傾向一般，隨即遁入樹林間的陰影。追尋當中，少年極端的避世，孤獨作為一種成長的手段，是潛近狼要求的基本能力之一，也是少年對社會抗議、唾棄的行為表徵。就人生的戲劇而言，追蹤師前半生屬於逃避的階段，但在這種遠離人群的處境，他對自己的內在有更多的思索。

到了成長的第二階段，湯姆開始「專注於生命衝突的根源」，並且因為希望實現某些理想，而在心理上產生平衡限制的「反機制」作用。湯姆對自我的肯定，來自於這種「反機制」，我們看到他與家庭、社會、自我的格格不入，他對這種責難仍甘之如飴。他的旅行動線明顯偏離常人所處的空間，潛入未知之境，他獲得啓蒙，也在面對自己的過程中，得到成長。讀者在閱讀當中對於當代的生活方式會開始產生反思，並循著他的足跡發現自然的堂奧。他將自己對社會的期望轉向自我內心，孤獨的探索初期，追尋者像是將自己與他人的所有聯繫切斷。在獨自的旅行當中，他對大自然認同、對動物手足認同，但始終對白人敵視，及至回歸初期，他也讓自己像是外來的拯救英雄，站在一段距離之外看待白人生存的困境。像沙漠隱士一般，追蹤師遁入無人之境，為的是追求自己生命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少年此時是孤立的，他只看到在水平線以上人人都是分離的島嶼。

二、透視孤獨

彼得·佛朗士指出：「孤獨這份禮物，不是為了讓我們可以獲得怪異的沈思能力而賜予的，它所期許我們的，毋寧是重新挖出那個深層的自我和恢復生命的如實性（authenticity）。這種如實性，一直受到人際生活的虛假性所扭曲。」¹⁶⁴為了解透孤獨的表象，少年將外在的自己靜置在曠野中，時而奔放的遊走，時而謹慎的巡狩。孤獨的時光裡，他將自我放逐到塵世的邊緣，眾多危急的時刻讓他只

¹⁶⁴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56。

是單純的面對自己的生命，在風雪裡沈靜、在沙漠中順服、在滿天星斗下歌頌生命的不可思議。自然給予許多啟發，他明瞭自我不須過份強烈的否定生命常態。當他放下相對的立場觀看，他者變成建立自我意識的助力；當他設法穿透孤獨找出人我間最深層的連結，他付出生命與愛，隨即感受到萬象背後那股更強大的力量。反機制促使他出走，從一段距離之外正視原來的生存空間，相對的衝擊批判，讓他丟棄掉生命中真正不適用的方式，心靈在衡量競爭之下，粹煉出的是最純淨清明的意志。此後湯姆心存更多理解與寬容，前往融合的境界。

湯姆經歷的諸多靈境呼應著成長的第三階段，那是「統整的神秘境界」。這讓我們想起大衛·費恩斯坦和史坦利·柯瑞普拿的話：

「生命發展的奧妙，宛如一場辯證過程。昔日的生命事蹟是正，『反機制』是反，由這兩者所產生的結果是合。當一個『反機制』發展出來時，它會與佔優勢的生命事蹟相爭，以支配我們的感覺、理智、行為的主導權。這種競爭有時類似精神上的物競天擇。」¹⁶⁵

外在的窘境催化他內心的拉扯，當他丟棄所有的人格面具，發現最真實的自己。誠如彼得·佛朗士所言：孤獨不但不會把一個人跟其他人的關聯性切斷，反而會讓這種關聯性更形深刻緊密。¹⁶⁶此時湯姆透過智者的濾鏡觀看，猙獰的野狗是馳騁的友伴；沙漠蜥蜴的生存不是一場煎熬，而是順應環境，自有一番愜意；雷鳥的死亡說出生命的有限性，人在樹林間，卻因為這種有限能夠發揮最大的作用……。與他者的對話需投入對萬物的憐憫之心，生死交關的烙印能產生最大的連結。少年經歷的神秘境界宛如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生命奇蹟，孤獨在此是一個契機，它讓少年體會逃離人群的孤單，學習放下偏執的虛己，懂得謙遜，獲得「深我」。少年習得愛別人的能力，站在生命之網上以更高的視野，看到自己與他人

¹⁶⁵ 轉引自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434。

¹⁶⁶ 彼得·佛朗士，《隱士：透視孤獨》，頁 336。

都是連結在其中閃爍的光點。

三、孤獨與喧囂

旅程結束，追蹤師帶著藥靈袋歸返，他繼承祖父的志業，對印第安、對家庭、對自我、對社會都必須有所承諾。此時的他踏入第四階段，面對責任的嚴謹以對造成他回歸初期對白人社會的攻擊心態，直到他靜靜的回想祖父所傳承的經驗，受到妻子的提點，才真的不再執著，學習以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讓自己慢慢融入，最終能將「草原狼式教導」的哲學思維以「追蹤師學校」的形式擴大傳遞。追蹤師為我們呈現一趟完整的自我探索，他的追尋即至今日仍在努力不輟。他將自己更新後的生命以故事陳述的方式融入常人的生活中，為人們帶來種種不同程度的影響。故事絕非編造，那是追蹤師用自己生命的血汗堆疊而成。松林裡發生的奇蹟超乎我們所能想像，似是奇幻傳說卻是真實的存在，我們有幸能窺見一趟真實的生命探索。然而這些不應該是故事，在眾人喟嘆心靈無所憑依的現代生活中，我們正應學習用追蹤師的視野思考，去凝視萬物與自己的內在。當人願意花費時間尋找自己，生命的旅途就不再是一趟徒勞的幻滅，而是能夠遍覽絢爛風景，照見真正自己的華麗冒險。

印第安古老的文化最接近自然狀態，以神話思維的方式跨越種族、文明等隔閡，帶領少年直接感受內心的呼喚與環境給他的迴響。少年最後成長為心靈導師顯示，只要能洞見這層人類智慧，富含對他者深厚的愛，則誰都可以繼承這亙古的藥靈袋。湯姆持續懷抱古老印第安的呼喚，在紛亂吵雜的現在社會裡保有一顆孤獨的心，並隨時準備好為他人的生命缺口，開啓一扇色彩斑斕的窗。在讀者閱讀此書的當下，追蹤師已完成人生喜劇的最高層次，他在生活中保有理想的方式，並且以智慧老人之姿對過往做出回顧，給予當代冒險的典範，也給予更多深刻的思考。

第三節 回歸自然懷抱

追蹤師系列為讀者展現一個少年自我追尋的旅程，相較於一般奇幻外衣裝飾的歷險，書中樸實的紀錄了松林少年的學習、生活與態度，在深邃黝暗的松林之間，一切都是真實的上演。綜觀單冊的行文脈絡，可從成長原型對應出湯姆內心的轉折，在他的描述中，我們還能看到人與自然越來越貼近的狀態，這或許就是迫切渴求心靈充實的人們，當下最需要的思維準則。對照到近代的生態觀演變，追蹤師的思考因為有親臨現場的經驗與事後的回顧沈澱，帶領人們更深的理解到，向自然回歸是人類生活亙古不變的趨向，回顧他的旅程，每一次獲得啓蒙，也正是與自然更加貼近的時刻。

一、以人為本的生存方式

賴木蘭在《少年小說中人與自然關係的探討》將人類看待大自然的視角做了整理說明。人類與自然的分離最初起因於農牧生活的出現，這讓人類開始以人為中心的生態視角去對自然做肆無忌憚的破壞。「人定勝天」的概念，讓人類在走向文明的同時，也不斷的背離自然法則。我們向來以自己在食物鏈的頂端位置，去看待其他生命型態，習慣用人類的思維去規範其他生物應如何生存，背離自然的同時卻又想盡辦法為物種尋求舒適的表象，中間充滿極大的矛盾。

這樣的寫照出現在探索旅程之初，成長中的松林少年，以白人的身份接受印第安式的教導，這個特殊經驗讓他以跳脫的角度去看待白人社會，不同觀念造成種種的疏離，促使他出走。接續的旅途所見，間接陳述出今日大多數的人仍然過著這種以人類為中心的生活，無論是潛近狼看到芝加哥大城近郊令人作噁的環境破壞，或是湯姆始終要面對的工業污染與無情盜獵，甚至是文明社會的律法對動物保護的箝制，這些都是以人為本，用人類的立場去思忖大地的需要，並加諸設置而成。人類因為己身的需要，將大自然視為競爭的對手或是待征服的目標，無

情的破壞索取，終將淘空自然的資源與保護。在漸行漸遠的距離中，人類朝著自己認同的文明前去，背棄了自然母親，也遺忘心靈的安定與存在應該歸向何處。

二、人為整體一員的轉變

今日各大媒體爭相報導的，是在人類摧殘之下被破壞殆盡的地球，各種補救的措施速度遠不及資源的消耗與枯竭，直到人們體悟生態已經遭受到嚴重的破壞，才開始有了以自然界的生物為主體的思考。湯姆的學習從白人社會生活開始，起初他對於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並無感覺，在見習生的階段，自然對他而言，有時候還是可怕的，它的力量強大，卻與人沒有太大的聯繫，面對挑戰，少年還是將自然作為一個攻陷的目標，兩者對立。在他眼中的動物也是生命的威脅，面對牠們必須時刻警戒，遇有機會就痛擊一番，〈狗樹〉、〈亡命之狗〉等篇章，原先都是這樣對峙的場面。及長在忍耐寒冷與孤獨的試煉遭受瓶頸時，營火旁的對談帶出祖父的歷險靈境，加上動物朋友不時的啟發，湯姆才恍然大悟，必須學會接受眼前的困境，順應自然，才能得到回應或領悟。在自己涉入生死邊緣的齋戒期間，更是為他帶來極大的轉換，他死亡的臨界點上終於放棄自己征服自然的潛在欲望，放低自己的姿態，學會對自然讓步，把自己全然的交付，讓自然帶領人的方向。至此人不再獨立於自然之外，反而體悟自己是棲息於其中的一種生命。

獲得重生的湯姆，用全新的觀感串連所有足跡呈現的片段，在他眼中看到的，是一幅生命的完整景象。追蹤師這才了解，人與自然、與動物，都是宇宙之下相同的生命體。人類從主宰者、征服者的角色，認清自己只是萬物群體中的一份子，我們與動物共存於演化的生態圈，其他物種的生存法則是人類學習的對象。否定短視的操作之後，人類學會以長遠的觀點來看待生命延續的歷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眾生皆是宇宙的造物，人類並不特出，我們仍是活在自然當中，應當賦予自然全然的信任，並相信人在當中必不至於遭到傷害。

湯姆獲得的啟發，代表著人類以往的生態學觀念已從淺層的對破壞環境行為

的抑制，轉為深層的積極參與與維護。投注以生命的連結，即使是非生物形象的石頭，仍能與人產生對話。湯姆在接續的靈境中，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自己與自然融合的欣喜，在麋鹿伴隨的星空下，或是水聲轟隆的生命之瀑裡，自然都像是一個流動的有機體，有其生命意識，人只是當中的一個小點，卻也能藉著心靈的同步感受到「一砂一天堂，一花一世界」的震顫。

三、走入、守護

追蹤師用以串起連結一切的，是對萬物的愛，在他修業期滿之後，他繼續從流浪中學習，亦不忘對他人伸出援手，運用追蹤技巧拯救迷失的受害者，或用他習得的技法去維護一個小區域的生態平衡。他在行動中念茲在茲的，都是盡量減少對自然的破壞，了解人類屬於整體生態，並尊重眾生皆有其生存權利，人類終於明白，自然有其演化的平衡，只要人願意融入其中，不加以干預，導致族群滅絕實非易事，當人類傷害其他物種時，也同時在削減自己的生存空間。在地球這個有限的空間裡，人類必須學習，在求生的同時，務必將對大地產生的衝擊降到最低，若能力所及，也要盡可能協助其他物種的延續。

追蹤師以印第安與大地和諧共存的方式生活。同時，祖父進一步點醒他，人的位置可以渺小，但須從生命中找到存在價值，在克制人的行為之餘，無須將自然無限的放大，自然的力量誠可畏，卻也需要人的守護。此處的他們說出近代生態女性主義的主張，以合作、相互照料和愛來維持這個世界。用新的視角觀看宇宙，則萬物皆有情有靈。除了對己身位置的理解，人類所受的侷限若用新的視角看待，則能變成幫助自然循環的催化劑。在〈樹的話語〉中就提及，光是撿取最病弱的資源還不夠，人類能使用工具，在擷取自然資源的同時，若能以永續的眼光考慮，則工具促進生物的汰換，取用與維護兩者之間得以找到平衡，並且互相交融。我們是自然的一份子，也是自然的守護者。

四、交會的火花

整個追蹤師系列呈現的，除了是一個少年走入自然的成長與回歸，系列文本也讓讀者看到人類自然觀的轉變。整體態勢像是人往低處走，自然的地位則漸漸升高，最後兩者交會在同一個水平線上。人類從中理解向來堅持的自我中心若是要融入自然，就必須要經過某種程度的放下與縮小。萬物可以為師，自然中的物種是敵人更是友伴，甚至像智者一樣透露出值得人學習之處。人唯有融入、傾聽、學習，才能在每個生命交會的點上都獲得成長與啟蒙。自然在追蹤師的書寫中呈現雙重母性，殘酷的掌握生存主控權，適時反撲，卻也十分的脆弱，亟需人類的維護。自然真實的面貌，並非威脅生命的洪水猛獸，它是餵養人類一切的夢想，最終我們都會回歸的家園。珍視之，並學習永續經營，自然才能與人類共依共存。不背離最原始的大地之母，人才會對自己的存在感到有幸。

追蹤師走向自然，花費半生找到自己，也希望讀者找到自己回歸母親懷抱的途徑，在生命的旅程中不至於迷失自己。真正的探索之旅在閱讀之後展開，松林少年傳遞的，是熙攘的現代生活中尋求幸福的鑰匙。走入自然，人們永遠能獲得安適，像是歸屬到當初遠離的家，讓自然母親撫慰、教導、反射心靈的盲點。自然仍像愛心樹無私的給予，睿智的人類，要吞下明辨善惡的果實，帶著自然母親的枝葉，打造有歸屬感的家園，打造自己充實的心靈，打造守護自然母親的溫柔雙手。

蔡淑芬指出：「文學是對可能發生的經驗的模擬與想像，是對建立人與環境新關係，這個夢的編織者和推動者。」¹⁶⁷追蹤師為讀者呈現的經驗，正能增進讀者的模擬與想像。他的一生可謂傳奇，歷經艱難的試煉、衝突、與死亡搏鬥。在這些歷險中，湯姆將原有的認知框架不斷打散，重組對世界全新的觀點與看法。

¹⁶⁷ 蔡淑芬著，〈兒童文學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交叉點—試論自然寫作與少年小說〉，《兒童文學學刊》第七期（台北市：萬卷樓，2002），頁95。

他的追蹤學習完成青少年對冒險的想像，他與周遭的互動引發青少年對自我與他人的環顧，在自然中潛行的姿態，給予現代人更深層的映照。閱讀搭起成長的橋，湯姆·布朗花時間尋得自己，他建構了完整的內在世界，也給青少年最好的成長替代經驗，並為生活於當代的我們，指出充實自我心靈美好的願景。

作為一個少年，他追尋自我，勇往直前，獲得豐美的人生經歷。湯姆聽從自己生命的召喚，選擇走上「未行之路」，一切將有所不同。願青少年面對自我追尋的道路，也能像他一樣堅定，將坦途留給另一天，期待荒野小徑給生命帶來的驚喜。

作為一個獵人，湯姆·布朗溫柔謙卑，往內心獵取自我性格中的缺陷，將自己與其他生命互動連結，向外秉持與萬物和諧的信念。追蹤師所給予的是印第安式的「神話思維」，他教導我們除去理性邏輯的思考與分析，以感同身受去體會周遭的一切，所行之路，皆有生命的蘊含與趣味。全球的環境危機迫使人類重新檢討自己看待外物的想法和作為，松林少年教給現代人以古老的生存之道，指向人類最渴望回歸的原鄉，在閱讀與沈思之間，鴻溝可以跨越，對於個人生命靈境的追尋，也能有依循的足跡。

參考書目

一、 研究文本

- Brown, Tom Jr. (湯姆·布朗二世)著。《追蹤師 1：松林少年的追尋》。(*The Search :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the Tracker*)達娃譯。台北縣新店市：野人文化。2007。
- 。《追蹤師 2：追蹤師的足跡》。(*The Tracker*)達娃譯。台北縣新店市：野人文化。2007。
- 。《追蹤師 3：草原狼導師》(*Grandfather*)。謝維玲譯。台北縣新店市：野人文化。2007。

二、 中譯專著

- Carter, Forrest (佛瑞斯特·卡特)著。姚宏昌譯。《少年小樹之歌》(*The Education of Little Tree*)。台北市：小知堂。2000。
- Castaneda, Carlos (卡羅斯·卡斯塔尼達)著。魯宓譯。《巫士唐望的世界》(*Journey to Ixtlan: the Lessons of Don Juan*)。台北市：張老師。1997。
- Coelho, Paulo (保羅·科爾賀)著。《牧羊少年奇幻之旅》(*The Alchemist*)。台北市：時報文化。1997。
- Degre, Alain (阿蘭德·德格雷)著。管筱明譯。《沙漠天堂，我的家：Tippi 的愛與成長》(*Angel of the Desert*)。台北市：如何。2004。
- Degre, Tippi(蒂皮·德格雷)著。Degre, Alain(阿蘭德·德格雷)Robert, Sylvie(茜爾維·羅伯特)攝影。黃天源譯。《我的野生動物朋友》(*Tippi, mon livre d'Afrique*)。台北市：如何。2002。
- Ende, Michael (麥克·安迪)著。廖世德譯。《說不完的故事》(*The Neverending Story*)。台北市：遊目族。2000。

- Gaarder, Jostein (喬斯坦·賈德)著。李永平譯。《紙牌的秘密》(*The Solitaire Mystery*)。台北：智庫。2003。
- George, Jean Craighead (珍·克瑞赫德·喬琪)著。姜慶堯譯。《狼王的女兒》(*Julie of the Wolves*)。台北市：英文漢聲。1993。
- Le Guin, Ursula K.(娥蘇拉·勒瑰恩)著。徐慶雯、蔡美玲、段宗忱譯。《地海六部曲》(*Earthsea Cycle 1-6*)。台北縣新店市：繆思。2007。
- Lewis, C. S. (C.S.路易斯)著。彭倩文譯。《納尼亞傳奇：奇幻馬和傳說》(*The Horse and His Boy*)。台北：大田。2005。
- Mourlevat, Jean Claude (尚克勞·穆勒法)著。賈翊君譯。《逆流河，漢娜》(*La riviere a lenvers:Hannah*)。台北縣新店市：繆思。2006。
- 。賈翊君譯。《逆流河，托梅克》(*La riviere a lenvers:Tomek*)。台北縣新店市：繆思。2006。
- Paulsen, Gary (蓋瑞·伯森)著。《手斧男孩—首部曲》(*Hatchet*)。台北縣新店市：野人文化。2005。
- Pennac, Daniel (丹尼爾·本納)著。劉美欽譯。《狼的眼睛》(*Eye of the Wolf*)。台北市：玉山社。2002。
- Pullman, Phillip (菲力普·普曼)著。王晶譯。《黑暗元素三部曲》(*His Dark Materials Trilogy*)。台北縣新店市：繆思。2002。
- Saint-Exupery, Antoine de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著。馬森譯。《小王子》(*Le Petit Prince*)。台北市：聯合文學。2000。
- 。蘇白宇譯。《風沙星辰》(*Terre Des Hommes*)。台北市：萬象。1996。
- Speare, Elizabeth George (伊莉莎白·喬治·史畢爾)著。傅倍蒂譯。《海狸的記號》(*The Sign of the Beaver*)。台北市：台灣東方。2003。
- 角野榮子著。李浪譯。《魔女宅急便》。台北市：國際少年村。1997。
- 亞榮隆·撒可努著。《山豬、飛鼠、撒可努》。台北：耶魯國際。2005。

三、中文專著

- 朱 剛著。《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理論》。台北市：揚智文化。2002。
- 常若松著。《人類心靈的神話：榮格的分析心理學》。台北市：貓頭鷹。2000。
- 張子樟著。《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市：天衛。2006（二版）。
- 。《走出傷痕—大陸新時期小說探論》。三民。1991。
- 。《青春記憶的書寫》。台北市：幼獅。2000。
- 張清榮著。《少年小說研究》。台北市：萬卷樓。2002。
- 彭 懿著。《世界幻想兒童文學導論》。台北市：天衛。1998。
- 畢恆達著。《空間就是權力》。心靈工坊。2001。

四、外文書籍

（一）譯著

- Campbell, Joseph (喬瑟夫·坎伯) 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台北縣新店市：立緒。1997。
- 。李子寧譯。《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台北縣新店市：立緒。2006再版。
- Campbell, Joseph (喬瑟夫·坎伯) & Moyers, Bill (莫比爾) 著。朱侃如譯。《神話》(*The Power of Myth*)。台北縣新店市：立緒。2002。
- Cashand, Sheldon (雪登·凱許登) 著。李淑琚譯。《巫婆一定得死》(*The Witch Must Die: How Fairy Tales Shape Our Lives*)。台北：張老師。2001。
- Eliade, M. (耶律亞德) 著。楊儒賓譯。《宇宙與歷史—永恆回歸的神話》。台北：聯經。2000。
- Fontana, David (戴維·方坦納) 著。何盼盼譯。《象徵的名詞》。台北：米娜貝爾。2003。
- Forster, E. M. (佛斯特) 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

- 台北：志文。1991。
- France, Peter (彼得·佛朗士)著。梁永安譯。《隱士：透視孤獨》(*Hermits: the Insights of Solitude*)。台北縣新店市：立緒。2001。
- Frye, Northrop (諾斯洛普·弗萊)著。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吳持哲校譯。《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天津：百花文藝。2006。
- 。郝振益、樊振綱、何成洲譯。《偉大的代碼》(*The Great Code*)。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吳持哲譯。《神力的語言》(*Being a Second Study of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4。
- Hazard, Paul (保羅·亞哲爾)著。傅林統譯。《書·兒童·成人》。台北市：富春。1992。
- Hopcke, Robert H. (羅伯特·霍普克)著。《導讀榮格》(*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台北縣新店市：立緒。2002。
- Jung Carl G. etc (卡爾·榮格等)著。黎惟東譯。《自我的探索—人類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台北：桂冠。1989。
- Lorenz, Konrad (勞倫茲)著。游復熙、季光容譯。《所羅門王的指環：與蟲魚鳥獸親密對話》(*Er redete mit dem Vieh, den Vögeln und den Fischen*)。台北市：天下文化。1997。
- May, Rollo (羅洛·梅)著。朱侃如譯。《哭喊神話》(*The Cry for Myth*)。台北縣新店市：立緒。2003。
- Nodelman, Perry (培利·諾德曼)著。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台北市：小魯出版社。2000。
- Pearson, Carol S. (卡蘿·皮爾森)著。徐慎恕·朱侃如·龔卓軍譯。《內在英雄：六種生活的原型》(*The Hero Within*)。台北縣新店市：立緒。2000。
- 。張蘭馨譯。《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Awakening The Heroes Within: Twelve Archetypes to Help Us Find Ourselves and Transform Our World*)。台北：生

命潛能文化。2001。

Tanigawa Atsushi (谷川 渥)著。許菁娟譯。《幻想的地誌學》(*Genso No Chishigaku*)。台北市：邊城。2005。

Thoreau, Henry David (亨利·梭羅)著。孟祥森譯。《湖濱散記》(*Walden*)。台北市：桂冠。1993。

Tuan, Yi-Fu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Escapism*)。台北新店市：立緒。2006。

Vernant, Jean-Pierre (凡爾農)著。馬向民譯。《宇宙、諸神、人：為你說的希臘神話》(*L'univers les Dieus les Hommes*)。台北市：貓頭鷹。2004。

西雅圖酋長等著。李毓昭譯。《西雅圖酋長的智慧》(*The Wisdom of Chief Seattle*)。台中市：晨星。2004。

(二)、編著

Cousineau, Phil (菲爾·柯西諾)主編。梁永安譯。《英雄的旅程》(*The Hero's Journey: Joseph Campbell On His Life and Work*)。台北縣新店市：立緒。2001。

Osbon, Diane K. (黛安·歐思本)編著。朱侃如譯。《坎伯生活美學》(*A Joseph Campbell Companion: 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living*)。台北縣新店市：立緒。1997。

五、期刊論文

(一)、期刊

張子樟著。〈論少年小說的欣賞作用—以「洪健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為例〉。《兒童文學學刊》第六期(上)。台北市：萬卷樓。2001年11月。頁6-21。

蔡淑芬著。〈兒童文學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交叉點—試論自然寫作與少年

- 小說〉。《兒童文學學刊》第七期。台北市：萬卷樓。2002年5月。頁75-99。
- 。〈自我與自由的魔幻表演：凝視地中海巫師及44號神秘怪客〉。《兒童文學學刊》第八期。台北市：萬卷樓。2002年11月。頁117-140。
- 。〈超越魔法的迷思：論《地中海巫師》系列中的巫術、道家哲學與生態意識〉。《東華人文學報》第六期。花蓮縣：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2004年7月。頁223-253。

(二)、學位論文

- 蔣宛玲。《保羅·科爾賀《煉金術士》之研究》。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賴木蘭。《少年小說中人與自然關係的探討》。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許詩玉。《論《地中海傳說》的完美與殘缺》。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六、網站資源

電影《沙漠騎兵》簡介

<http://www.blockbuster.com.tw/Movie/MovieInfo.aspx?Id=4122> 2007/8/10

電影《大智若魚》簡介

<http://www.blockbuster.com.tw/Movie/MovieInfo.aspx?Id=4078> 2007/11/5

湯姆·布朗二世 《追蹤師學校》

<http://www.trackerschool.com/> 2007/11/10

樂活主義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507111204330> 2007/12/05

《松林少年的追尋》網路書介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79064> 2008/4/2

《追蹤師的足跡》網路書介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82010> 2008/4/2

《草原狼導師》網路書介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87518> 2008/4/2

〈未行之路〉網路資料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8031409590>

2008/4/15

電影《海上鋼琴師》簡介

<http://www.blockbuster.com.tw/Movie/MovieInfo.aspx?Id=1443> 2008/6/9



附錄一：英雄之旅的內在原型整合圖：

（引自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364。）

六角星形拆解為兩個三角形，分別代表同一時期的不同階段，內在英雄原型的整合。例如：

- （左上△）準備期的童年時期「天真者」與「孤兒」的整合以「聖嬰」形象來呈現，聖嬰具體表現出純然的天真，但是同時也注意並且了解世界的本相，他對人員及其痛苦充滿了同情和了解。
- （右上▽）青少年時期「追尋者」和「愛人者」的配對原型乃是根植於內心中對幸福快樂的渴求，那就是愛。表現在「聖地」的象徵，所謂的聖地，就是我們可以得到自由的地方。
- （左下▽）成人期「戰士」和「照顧者」整合成為「原型父母」。即為論文中所示：戰士和照顧者的調和照看典型的「天父」意象，其中有溫和、照顧和權威。「天母」則是一個滋長生命也令其毀滅的形象，天父調和獵人的鬥性，天母呈現自然的雙重性，父兼有慈愛，母亦呈現殘酷，這是自然本來有的面貌。
- （右下△）中年轉變期「破壞者」和「創造者」的整合會出現在他們進入下界（underworld）的旅途過程中，在那兒，英雄遭遇死亡進而重生，重新定義自我。
- （中下▽）成熟期「統治者」與「魔術師」融合成為「救世主」，改變英雄身處的環境，讓眾人得到救贖。
- （中下△）老年期「智者」和「愚者」幫助人放下想要控制世界的欲望，英雄愛生命本身達到開悟的境界。

準備期、探索期、回返期

我們可以透過下面的六角星形圖，看到如何以自我、靈魂、本我，以及探索中的三個階段（準備、探索、返回期）來整合生命的發展階段與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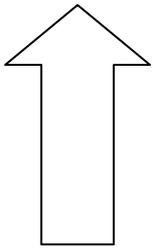
附錄二：盤旋而上的歷程。

(引自卡蘿·皮爾森《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頁 3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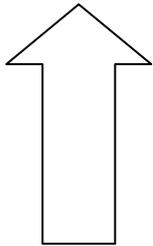
-  成功地整合「照顧者」和「戰士」，是變成偉大「統治者」的先聲。
-  成功地整合「創造者」和「破壞者」原型，是變成「魔法師」的基礎。
-  成功地整合「天真者」和「孤兒」，能使「愚者」大智若愚。
-  當「追尋者」和「愛人者」統合，便能達到最高層次的「智者」。

此處準備期與探索期整合完成的原型，都直指回返期較高層次的狀態，將旅程三個時期縱向比較，則可看出時期間原型的躍進往返，生命發展的模式從二元對立到完整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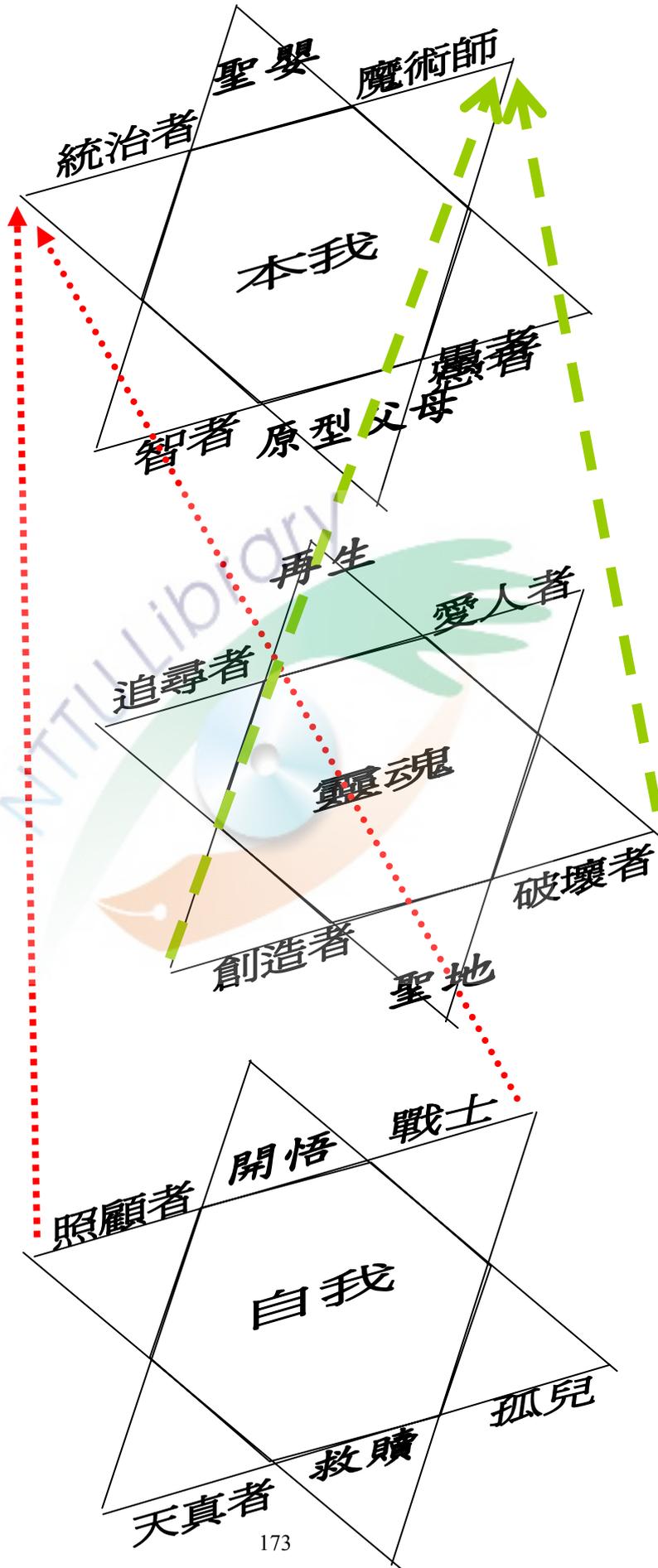
回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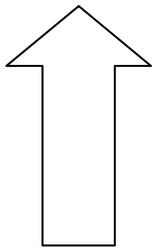
探索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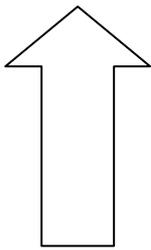
準備期



回返期



探索期



準備期

